

(吉)新登字 01 号

## 心 情

---

著 者 沈荣庆  
责任编辑 于二辉  
责任校对 阿 庆

封面设计 孙晓强  
版式设计 孙晓强

---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吴县市文化印刷厂

---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印 张 8.44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

标准书号 ISBN 7 - 206 - 02778 - 4 / I · 171  
定 价 18.00 元

---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 我梦吴江好(代序)

袁 鹰

我至今未曾到过吴江，但是这个太湖畔的江南古郡却不时在梦中闪现，似乎有点缘份。说起来也很早了，六十多年前，我随家里从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的杭州逃难到上海，就读的第一所中学是同样避难到上海的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初中部，校址便在吴江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屋。吴江路是上海南京西路闹市区里一条冷僻的小马路（原名斜桥弄），恰似吴江也是苏杭沪江南金三角水乡中一座宁静的小城。我从此第一次听说吴江的名字。同班有一位姓浦的同学也是从吴江家乡逃难到上海的，满口吴侬软语中偶尔出现几个特别的发音，例如吴江的“吴”，不读 WU 而读鼻音很重的 N。大家跟他说话时，总是先学他说的“吴江”二字。这就是最早也最深的印象。几十年来，我去过江南铁路沿线的和不在铁路线上的不少中小城市，唯独没有去过吴江。锦华邀请过多次，我也答应过多次，今年春天，她还从同里专门来电话。但是我一再辜负良机，至今没有饮过一口吴江水。

离开吴江似乎很遥远，又似乎很亲近。感谢那位由于思念莼菜和鲈鱼就毅然辞官回吴松江边故里的张翰，为千古文人留下一段佳话。也感谢唐宋明清直到现代的文人诗词，使我走



近吴江秀丽的湖光水色,领略吴江悠久的文采风流。十几年前的一个早春,有一次乘车由昆山走太湖东岸去湖州南浔,想必经过吴江地界。同行十余人,一路说说笑笑,不太注意车外闪过的景色。蓦然瞥见一座长长的贴水石桥,我如逢故人,连忙问兼作向导的陆文夫:“这是垂虹桥吗?……”文夫摇摇头,止住我的话:“不是,不是。垂虹桥没有了。”我不觉一怔:垂虹桥怎会没有了?不久以后锦华来北京,才知道一点大概。原来这座曾有九十九孔之多、为吴江带来长久光采的历史名桥,千百年来屡次遭受岁月风霜侵袭,到十几年前已经毁圮一大半,几乎不复存在了。我听了怅然良久。古往今来,世界上被天灾人祸毁灭的美好事物不计其数,遑论一座古老的石桥!我不清楚吴江市政当局是否有重建这座被誉为“江南第一长桥”的设想。它是古代吴江的骄傲,也会是现代吴江的瑰宝。有朝一日,长虹卧波,流光溢彩,不仅会向过往游客诉说往昔的“垂虹秋色满东南”的璀璨岁月,也装饰今天的吴江人编织五彩家园的蓝图。

在我的心目中,吴江风物,远不是“小桥流水人家”这类已被用滥的形容词所能描绘,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江南水乡城市。仿佛她的每一个乡镇、每一条小巷、每一座石桥、每一道堤岸、每一幢旧屋之间,都会有手持折扇、身穿长袍宽袖的人物走来走去;她的每寸土地上都摇晃着书香、墨迹,飘忽着笛韵琴声。“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正是这位南宋词人姜白石,当年时常舟行吴松江上,留下了“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垂虹西望,飘然引去,此兴平生难遇。”这些潇洒清逸的诗句,让吴江水乡长久地留在人们如诗如画如歌如梦的境界里。五十多年前在

上海,我曾经不止一次听柳亚子先生演讲,他拂动长髯,慷慨激烈地抨击独裁专制,呼吁民主和平,使听众热血沸腾,那浓重的吴江口音,更使人感到亲切。后来再读南社诸君子的长啸悲歌,读午梦堂叶家文士才女们的清词丽句,便越发以为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同吴江朋友一起漫步垂虹桥上,徜徉退思园中,坐在临河的小茶馆里,啜饮南滩熏豆茶,细嚼震泽黑豆腐干了。

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它长久地感应着人们的心灵,远比某些其他艺术形式(比如绘画、歌曲)更具有潜移默化的效应。引起人们的许多思念,许多遐想,许多情愫。对我来说,总以未能更多读到有关吴江的文学作品引为憾事,也因此当听到吴江要编印一套文丛的消息,便有一种空谷足音的欣喜。虽然还没有能先睹为快,但是我相信从这套新世纪文集开始,人们将会看到一簇簇春花、一茬茬桑叶,陪伴一座座新楼、一条条新路,出现在吴江的平畴沃野间,散发新世纪的书香。让我们不仅看到吴江的过去和今天,更会呼吸到吴江人的欢乐与苦恼,回忆与梦想,执着与追求,从而走入他们的内心深处,也让我再续一段从少年时代就同吴江结下的因缘。

写完上面几句话,忽然想到隋炀帝杨广有一首诗起句“我梦江南好”,就换了一个字,借来作为这篇小文的题目,向江南遥寄一缕情思。

2001年初夏,北京

(本文作者系著名散文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 送你一个好心情

吕锦华

阿庆的大名叫沈荣庆，可是圈里圈外的人都管他叫阿庆。阿庆阿庆叫顺了叫惯了，也便这么老幼不分地叫着，感觉很亲切。

那年阿庆去报社副刊工作，我在祝贺他的同时忍不住又想，往后阿庆自己的写作，可能要受到影响，因为编辑大量的工作是为人家作嫁衣，何况报纸的副刊，几乎天天都要发版面，你哪还有时间来安排自己的东西。

后来我果真看到吴江日报的副刊，办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介绍当地历史文化的，有采访民间艺人的，有精短隽永的散文，有朴实无华的随笔。一张地方小报，要办得有吸引力是很难的，但吴江日报的副刊我很爱看，除了一份家乡之情，内容确实也不错，而且里面有不少还是阿庆自己采写的文章，足见他在上面是下了工夫的。

不久前阿庆送来一部他的书稿，书名取《心情》，读完里面的一篇文章，我顿时感到，报纸副刊的工作不仅没有影响阿庆的写作，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生活舞台，也逼他去生



活中不断寻找素材采撷浪花思考问题，从而使自己多年打下的文字功底，在新闻报刊的领域里，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开始出手不凡。

如果说阿庆多年前的散文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生活圈子里的一些事的话，那么此刻摆在我面前的一组组文章，则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且笔力老到思维敏锐，读其文字，也就被深深吸引了。阿庆一些写古镇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漂亮，其中《同里，一枚江南的标本》一文还在一次全国性的大赛中获奖。当时获奖的名单里都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如叶辛、赵本夫等，而阿庆也跻身其中为我们苏州和吴江的作者争了光。如今重读这篇文章，仍觉得回味无穷，尤其是最后一段，写得尤为精彩：“其实，同里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页。历史是不变的，变的只是人的状态。或荣华富贵或衣衫褴褛，这些都将成为历史的一个记忆。记忆里的东西有沉有浮，沉浮自有公论。就如这沉默寂寞多年的同里，游人的蹙音所叩响的又岂止是‘一园二堂三桥’，又岂止是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百年沉舸呢？徜徉在古玩与手工艺品，年画与招幌，糯软的酒令与细绵的茶道的明清一条街，犹如在重温一篇篇明清小说。尽管时过境迁，可那份明清遗风，给今人的提成，怕已远不是遗风本身了。我们可以倚着陈家牌楼听《珍珠塔》的故事，我们也可划舟去“蓬莱仙境”感受“罗星听雨”的妙趣，我们更别忘了去丽则女校，听听那些弱女子是如何滴血言志，不忘国耻的！这样想来，同里给游人的感觉忽然又凝重起来。这样也好，游山玩水的目的，无非是调整心情或扩大见识，而同里除了给你一个江南历史文化名镇的标本，还有一面不老的镜子呢。镜子能映现历史，也能折射你的心境。”——写同里的文章可谓见得多了，包括我自己也写过，但能像阿庆写得这么精彩漂亮的却不多见，因此当时我们几乎所有的评委都给此文投了一票，此文的获奖也



就理所当然。

阿庆还有许多写古镇的写人物的也都有自己的风格，诗情盎然，文字精美，让人读后难以忘怀。比如他写盛泽：“盛泽是属于丝绸的，属于线装书、古装戏里的绮罗文绣、绸缎织绉、八幅绣裙、縠帔、锦裤以及飘逸的水袖的……”；比如他写潘福官的《第三只眼》：“在他的镜头里，没有故作深沉的矫情，没有惊世骇俗的虚妄，没有哗众取宠的媚俗，更没有僵化生硬的匠人之气。那些无论是取材于风光、人物、花卉，还是城市写真的作品，都在营造一种气氛，一种气息，贯穿一种精神内涵。而自然、真实基础上的朴素与美好，是精神上的一种高尚。”还有他采访梅花奖得主、吴江籍的苏昆演员王芳后写的《梨园芳菲》，短短数语又将王芳在艺术上执著追求的故事描绘得生动逼真：“作为一个演员，有了良好的演技和扎实和基本功后，理解与感悟人物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演苏剧《醉归》时，为了把握花魁女内心由表及里、从态醉到心醉的过程，从不沾酒的王芳瞒着家人自斟自饮，寻找醉的感觉，结果真的为此酩酊大醉一回，吓得她从此再也不敢与酒为伍了。人是醉了，但醉的感觉也升华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表演上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在感情上则波澜起伏，感人催泪。”我与王芳相识已久，我们又经常在人大常委会开会时碰头，王芳平时不多言语，读了阿庆的文章后，一个执著追求艺术的王芳又浮现在我面前。

此书的后两辑《旅程画眼》与《心情寄存》也写得不错，文情并茂，很有特色。阿庆人长得高大魁梧，但文章却写得特别细腻，感情起伏宕荡，拿起这些文章一看就知道是阿庆的风格，没有那种重复别人的感觉，看得出阿庆在这方面所花的精力与在创作上的追求。尤其是最后一篇《小芹》，读了很是感动人，也映射出阿庆对平民百姓与贫苦之家的同情与爱心。

阿庆前年加入了江苏省作家协会，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

快慰莫过于能找到一块适合于自己的土壤，从而源源不断地延续自己的创作生命。而从阿庆送来的厚厚一叠书稿中我发现，多年前我的担心已属多余，阿庆不仅把工作与创作结合得非常之好，而且正在走进一个创作的自由王国，这个王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比生命还要宝贵的。

阿庆的文字简洁，有生命力，读阿庆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也能使心情变得愉快起来，相信读过此书的人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是为序。

2001年6月于苏州桂花新村



## 目 录

## ◎ 家乡情韵 ◎

芦墟山歌 .....	3
退思园 .....	9
“连响”余韵 .....	12
叶家埭轶事 .....	15
太湖婚韵 .....	20
江南二题 .....	27
家之园 .....	29
太湖柳 .....	32
香街 .....	35
同里,一枚江南的标本 .....	37
抚摸盛泽 .....	40
深入震泽 .....	44
解读黎里 .....	48
重温芦墟 .....	52
体会平望 .....	56

## ◎艺虹烂漫◎

横扇花烛 .....	63
第三只眼睛 .....	67
无纺丹青 .....	70
梨园芳菲 .....	73
聚币成珍 .....	76
饱蘸深情写心歌 .....	80
盆之景,心中情 .....	84
凝固的电影画面 .....	88
松陵立如 .....	91
忆及往事如吮蜜 .....	94

## ◎旅程画眼◎

全椒散记 .....	99
阳山碑材 .....	108
汉画像石 .....	111
父辈般的常熟 .....	114
一痕记忆 .....	117
上海概念 .....	121
石浦放目 .....	127

## ◎心情寄存◎

2 一棵大白菜和它的某个想法 .....	145
----------------------	-----

一组生长散文诗的照片 .....	148
注满雨声的美丽 .....	153
寻找心情 .....	166
浮想联翩 .....	170
生灵无辜 .....	178
记着,多好 .....	185
暗自复习你 .....	190
农人的作品 .....	193
某种现象 .....	196
秋冬写意 .....	198
看望冬天 .....	202
小雨淅沥 .....	204
空镜框 .....	211
静夜思 .....	214
母亲 .....	225
蜻蜓 .....	228
鹤哥 .....	231
丑树 .....	235
小芹 .....	239
后记 .....	254



# 家乡情韵



## 芦墟山歌

### 一

“芦墟(么)山歌(哎)名声(哎)——呜哎哎嗨嗨响，一日(么)不唱(哟)，就心不爽(哎)，民间(么)艺术(啰)代代(么)传(啰)，好比(么)分湖(哎)一浪(么)高一浪(哎——呜哎)!”

故乡芦墟，盛产鱼米也盛产山歌。沐浴在故乡的山歌里，我们能体会到山歌贴肤的温暖和泥土一样坚韧而又质朴的精神。

鱼米与山歌，构成了故乡独有的含义。

### 二

故乡丰腴而又甜美的鱼米喂养着我，故乡殷实而又饱满的山歌滋养着我，山歌潺潺地从水乡一隅流淌出来，水般清澈，湖般开阔，小草般鲜活，大树般茂盛……

山歌，澄清了爷爷混浊的目光；

山歌，开阔了父亲沉重的胸襟。

鲜嫩的山歌，使田亩里的希望一茬一茬地返青；茂盛的

山歌让贫瘠的日子一天一天地红火……

### 三

唱山歌是闲适而富有情趣的。每每父辈在蒔秧、耨苗、翻泥、收割等劳作中自唱、对唱或一唱众和，广袤的田野俨然成了一个唱山歌的大舞台；或高昂或低缓，或叙事或抒情，蜿蜿蜒蜒飘荡开来，田野之风为山歌伴奏，河边垂柳为山歌翩翩起舞……劳动着的困顿在山歌声中得到缓解，心中的郁积在山歌声中得到释放。有时或两地相邀赛唱或节日赛唱或庙会赛唱，那规模那场面，可谓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引得四乡八邻的商贩、艺人闻声而至，有卖各式土产名点的，有跑江湖耍杂的，有民间艺人卖唱、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的，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实实成了乡间难得的自娱自乐和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盛会。《盛泽竹枝词》里的生动描绘，仿佛又把我们带进了那壮观的场面：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村民们早早吃罢晚饭，把披红戴绿的山歌船摇往指定的河港，依次停泊。船舱里穿得花花绿绿的儿童手捧鲜花众星拱月般地簇拥着参赛歌手。河港两岸挤满了轧闹猛的男女老少，或蹲或站或席地而坐。赛歌开始，山歌船队时而相对而列，时而放棹并进，船队在河面时快时慢地移动，歌声也随之忽高忽低地飘扬。这众多歌手中，最令人钦佩的，要数有即兴编唱本领的歌手，见啥唱啥，指啥唱啥，常常以物喻事，借景抒情，随口编来，出口成歌……



## 四

记忆中山歌是古老的。儿时的夏天，母亲拢着我们几个子女，边摇着蒲扇为我们驱赶蚊虫，边哼着那首不知听了多少回的《种田歌》：

种田人总要唱只种田歌 / 两手弯弯去种六棵 / 吾上年头师傅要种三石六 / 今年要种三石六半六升箩……

年幼的我不谙世事，自然也不懂母亲唱《种田歌》的用意。然而这听不懂的山歌时时挂在母亲的嘴边，萦绕在我的耳畔。耳濡目染久了，便也能潜移默化地焙焙出一种“白米饭好吃田难种”的道理，便也能从余音绕梁的山歌声中，感受一种朴素而又凝重的山歌精神。而从小便从母亲那儿配备的这种坚韧的山歌精神，却成了我日后不竭的人生力量。

## 五

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不识字，却唱得一手好山歌。问她从哪儿学的，她说不清，只知道从上辈那儿学的。这不知何人作词作曲的山歌，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唱下来。其实，芦墟山歌也叫“吴江山歌”，是吴歌的一个重要支脉。它以芦墟的分湖为中心，向邻近的江浙沪两省一市交会的城镇乡村辐射。民间传说，芦墟山歌发源于汉代，由一个名叫张良的山歌始祖教习，被四乡八邻的村民广为传唱，久盛不衰。清代《吴江县志》记载，苏州巡抚丁日昌等地方官

曾多次明令禁唱，但禁而不绝，芦墟山歌那充满泥土气息的优美韵律，至今仍回荡在分湖之畔。

## 六

芦墟山歌有《吴江县志》记载：“吴江乡间早有山歌传唱，其辞语音节尚为独擅，其唱法高揭，清而不靡……”而记载在故乡父老乡亲脑海里的长达 2000 多行的长篇叙事山歌《五姑娘》，却成了迄今发现的汉族最长的叙事山歌，专家学者称这是继《阿诗玛》、《刘三姐》之后，我国又一部民间文学的巨作，同时也填补了长期以来“汉族无长篇叙事民歌”的空白，被誉为“伟大的史诗，卓越的发现”。《民间文学》、《诗刊》、《钟山》、《新华日报》等报刊相继刊登，还被改编成苏剧、锡剧、电视剧上演、播放。

## 七

山歌是缄默的，山歌又是奔放的。这船头、地里携带方便的乡音，这劳动、生活不可或缺的知音所传承给故乡的，或许已不是山歌本身了。这不，1988 年以来，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员施聂姐女士及丈夫高文厚先生（音乐记者）慕名八顾芦墟，走遍芦墟 22 个村庄，访问上百名老歌手，录音录像，收集整理。芦墟山歌丰富的蕴藏量和精深的艺术内涵令他们赞叹不已，称这是“中国的乡土明珠，世界的艺术瑰宝”。在回国后编著出版的《中国吴歌》一书中，详尽地介绍了芦墟山歌。1990 年，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汉学家铃木键



子专程来芦墟考察芦墟山歌。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苏州考察吴歌后，称芦墟山歌是“中华民族民间艺苑中的一朵奇葩”。80年代中期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将在吴江各地采录的829首、21235行歌谣编入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吴江县资料本》。历代依赖口耳相传的芦墟山歌，终于有了文字记载，永传后世。

## 八

唱山歌，总会让人记起一些歌手，如第一代的张云龙；第二代的“山歌女王”陆阿妹、“山歌老虎”蒋连生、“山歌知了”赵永明；第三代传人郁伟、杨文英；第四代新生歌手张莺、包向阳；第五代少儿歌手顾蕊。唱山歌，总会让人想起一些歌名来，有几代人传唱下来的《五姑娘》、《花望郎》、《赵圣关》、《鲍六姐》；有新编山歌《菱塘情画》、《抛梁新曲》、《吴江桥鲈乡人》……

歌手因了这些山歌而成为歌手；山歌因了这些歌手而成为山歌。

山歌与歌手，凝成了故乡一幅有声有色的水乡风情画；歌手与山歌，谱就了故乡一首韵味隽永的江南田园诗。

诗与画，该是发表在故乡芦墟衣襟上的一朵并蒂莲？

## 九

进了学堂门 / 读书须认真 / 先生像爷娘 / 教我识字又做人。

分湖岸边的小学校里，稚嫩的童音伴着韵味十足的少儿山歌，乘着分湖风顺着分湖水荡漾开来漂流而去。“得其精

髓，传其神韵”，芦墟中心小学将学生素质教育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创办了“山歌少儿班”，把学唱芦墟山歌作为音乐课的一项内容。学唱芦墟山歌，又多一份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其深远的意义恐是山歌本身所始料不及的，江苏省文化厅给芦墟戴上了作为省民间艺术之乡——“山歌之乡”的大红花。而芦墟山歌社的成立，芦墟山歌刊物《芦漪》的创办，则成了烘托大红花的两枚鲜活光亮的绿叶……

呜哎哎嗨嗨，在“山歌之乡”泡大的我，真想清清嗓门，再唱一曲芦墟山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一方人物育一方情 / 一方风情传一方歌 / 一方歌声扬一方名……



## 退思园

### 1

仿佛下了一场春雨，转眼间，原本那份古古朴朴悠悠然然的“水乡小桥多，人家尽枕河”的格局，还有被日子孵得稔熟的小街小巷小弄以及走马堂、跨街楼、石库门、排门板……犹似古装演员卸了妆：高楼大厦摩登得令你迷眼；宽阔气派的大马路潇洒得让你咋舌……古镇被一股股浓浓的春雨滋润得生机勃勃，风姿风貌日新月异，出落得令你再也无法走近你记忆中的那个古镇老街，那个散发浓重乡音的熟门熟路。

抑或是应了那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古语？

### 2

古老，越来越远离我们；我们，越来越亲近现代。  
一种趋势，拓展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裂变。  
一种裂变，营造一种始料不及的大氛围。

## 3

然而，这一切却着实愁煞了电影、电视人，再现历史，再现一种或熟悉或陌生的生活所嬗变的某种感悟，到哪里去找既保存完好又具有古镇古意、浓郁的文化底蕴的景观呢？众里寻它千百度，却原来吴江同里还有一块璞玉般的宝地——退思园呢。

退思园为清光绪年间，安徽兵备道任兰生辞职回乡后所建的私家园林。“水芑榭”檐牙高啄，悬挑水面；“闹红一舸”波荡而见船行；“菰雨生凉”轩贴水而筑；“三曲桥”清波倒影……亭、台、楼、阁、廊、坊、桥、榭、厅、堂、房、轩一应俱全。

## 4

退思园恬恬静静地存在着，是有意熨帖电影、电视人的愿望，还是存心留一段岁月的记忆……难怪境内外的摄制组都趋之若鹜，纷纷来退思园拾掇散落在这里的景致呢。

自 1983 年至今短短的十几年里，北京、上海、长春、内蒙古、山东、江苏、福建、海南，还有香港影业公司，台湾飞腾、永真、汤臣影业公司等 30 多家电影、电视制片单位来退思园拍摄了《包氏父子》、《红楼梦》、《范仲淹》、《范成大》、《姑苏一怪》、《家·春·秋》、《戏说乾隆》、《爱心》、《人比黄花瘦》、《风月》等 40 多部电影、电视连续剧。



一块小小的弹丸之地，由一样的草一样的木，一样的石一样的水组合而成，怎就成了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情节了呢？竟有如此这般的魅力，招引着那么多人一往情深，个中原委能说得清道得明呢？

嘿，退思园，你可不要太上镜噢！

## “连响”余韵

不知自己的“脚尺”已丈量过多少回的同里，却始终丈量不出同里乡野那近乎“同里土著人”载歌载舞自娱自乐的“打连响”的余韵有多久远有多深厚。在多少个恬淡幽静的皎洁月夜，插指合掌信步缓行于月光树影之间，常思而不得其解：就这么个桥拱巷曲、河细船瘦、宅深廊回、柱高石叠、街平路旧的枕河之乡，何以如此令人神思情往，纷至缀影嵌姿以致“流韵”悠扬呢？清坐于松间石凳之上，托腮细思仿佛渐入佳境一般。从街面店招处扯出的藤蔓攀绕进对街粗树的繁叶长枝里，明灭闪烁的星灯便如群萤起舞，如梦如幻。

退思广场边的影院门前，偶有孤影只身飘忽而过，之后便是一片静寂。

就在这片空场地上，白天却是另一番景象。为欢庆“同里之春”旅游文化节而潮涌至此的中外游客，慕名着这座千年古镇的奇姿秀色，身不由己地汇聚成人的海洋，莫名其妙地就这么人轧人、人围人。圈外的人便疑惑起来：那水泄不通的圈内到底在干些什么？

“叮叮咣，叮叮咣。”锣鼓喧天，振聋发聩。翘首者眼尖，原来是田边村头看惯了的“青龙戏珠”在狂逐浪舞。再钻进另一个人圈里，听铜铃伴唱，看乡妇“挑花担”，大有古风旧俗胜过



新潮歌舞的浪漫。

看着看着，腮上额头来一个冷吻，原来骑在肩上的小囡吃雪糕找不着了自己的嘴；“嘟……”BP机、大哥大叫声不绝……再想钻出人圈，那是“妄想”。只得左脚右脚轮着“金鸡独立”，以便把两只站累脚相互休息一番。许是她们挑累了或是一个节目演完了，只见她们散了队，在一边鼓鼓捣捣一番，各人手里都换成一根彩棒。噢，她们要打“连响”了。果然她们又排成两队打了起来：轻巧的绣花鞋，紧裤脚的宽松绿绸裤，天蓝的偏大斜襟衫，腰系红绸带，这有声有色的乡妇们打得真带劲，那一张张饱经辛劳沧桑的脸，笑得酣畅忘情，如醉如痴，好不令人羡慕……

我不由地贴在了她们的队尾，身边的一位老姐正边打边唱，冲我摇头晃脑地笑，把自己的“连响”棒交到我手里，教我打。随着老姐的节拍，我情不自禁地打起来扭起来，那憨态熊样，引得各个方位的镜头围着我们上调下降，左旋右转地直忙乎。我越想露脸就越打得别扭。毕竟是大场面，不好意思再搅乎了，就想把“连响”棒还给老姐。不想老姐一手抹汗，一手摆摆：“这是打了许多年的老家什，你喜欢就送你吧。”“真的吗？”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惊喜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拿在手，仔细看，这象征着吉祥、喜庆的“连响”棒便是世代相沿已成习俗的物什，确实是“民淳俗厚”啊。

俗话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其实不然，熟悉的地方本是有风景的，只是你的眼睛熟视无睹罢了。比如面对嘉荫堂、崇本堂或是退思园里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池等以建筑艺术品位高而称绝之外，更多的也只是当成抚栏临风的一个立足点——醉看渔舟碎浪，柔波吻岸；夕阳浅照，观鱼群闲游，总觉有其物而踪影却虚幻飘渺，全不像这“连响”棒简朴无华，直截了

当地诉说着从古至今，这里的乡民历代相传的民风民俗：无不是为勤劳而歌；无不是为勤劳而舞！

哦，勤劳的同里人，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以自己的智慧创造着古镇的文明，难道这古镇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不是因此而得吗？！



## 叶家埭轶事

分湖之滨一个叫叶家埭的小村，与江南水乡众多的村落没甚两样：一条小河穿村而过，两岸的农户紧挨着小河日月星辰，起居生活。小河滋润着小村，小村呵护着小河，就这么一代一代走过来，又一代一代走过去。因小村的人大都姓叶而叫叶家埭。这样的叫法在江南水乡是不为鲜见的，大家都姓叶，说远说近都沾亲带故的。自然村落么，本来就是一棵树上爆出的叶呢。可叶家埭的第一棵树到底长得怎样，村上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反正听爷爷的爷爷这么说来着，就爷爷的儿子的孙子这么传下去。一个村上住着，又是同姓同宗，村前村后自然多个照应，少个羁绊。日子呆久了，那村风民情自然也纯朴起来浓郁起来。

然而，掀开叶家埭的历史衣襟，小村苍老的肌肤上毕竟曾留有一股一般乡野小村所没有的书卷气，这样的书卷气日久弥散，使得原本粗犷大咧的小村也变得温文尔雅知书达理起来……叶家埭的田地，也许既养农人，又育文人？这不，当我走进这个叶氏先祖始居的小村，脑海里萦绕的便是明末清初“吴汾诸叶，叶叶交光”的“午梦堂”里叶绍袁一家的兴衰荣辱、喜怒哀乐了。这样的思古之幽情莅临在大俗的乡村，恐怕有点不伦不类，然而，既然“午梦堂”里的“梦”在乡野小村，触景生情 15

的最好办法便是原路返回了。

300多年前的叶氏实为吴中望族，共出9名进士，更不计举人、秀才了。世居闭塞的乡野，竟以文章学问传家，累10数代而风流绵延，代有传人，人各有集。如抗倭名臣叶可成；明晚爱国文学家叶绍袁；清初诗歌理论第一人叶燮……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文学现象，留给今人玩味的，恐怕已不是现象本身的趣味追求了。当我从古纸堆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跨进“午梦堂”，忽然发现叶绍袁、沈宜修夫妇膝下的4女8子，竟个个都是才情横溢。4个小女聪慧好学，均工诗文，亦精曲律。她们的家庭唱和之作合集成《午梦堂全集》，诗作编入《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辞典》。《午梦堂全集》中最精彩的，要数母亲沈宜修所作的《梅花百首绝句》和次女叶小纨所作的杂剧《鸳鸯梦》。沈宜修的梅花绝句堪称“中国一绝”，叶小纨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位戏曲女作家。柳亚子先生十分钦佩叶氏母女的文才，称“汪洋千顷，烟波一角的分湖”孕育了“数百年风雅辈出，风流耀东南”的叶氏才女，盛赞她们的“诗乐而不淫、不流，非后世女子所能及”。8个儿子中，成就最大的是叶燮，世称横山先生，所著《原诗》，历来被视为诗学重要的理论著作。其父叶绍袁是位具有民族气节的反清名士，在清兵南下国破家亡之际，他毅然削发为僧，走向空山荒刹，一面为抗清义师密谋策划，一面写下了记录民族大耻的《湖隐外史》、《甲行日注》等著作。叶氏母女中以叶小鸾的才名最高，4岁能诵《离骚》，10岁能作联语。一次母亲出上联：“桂寒清露湿”，小鸾即应云：“枫冷乱红凋”。12岁随父至金陵，课以诗词，14岁能奕，16岁善琴，清冷可听，且无师自通。能作丹青，每日临摹《洛神赋》图，所画落花飞蝶极其灵巧。年及笄，丽质大生，娇好如玉人。自恃颖姿，尝言欲博尽今古，为父母所钟爱。可惜红颜薄命，年仅17岁的叶



小鸾与昆山张立平在行百年好合大礼之前5天，突然不起而卒。大姐叶纨纨哭妹过度，不过2月便也随妹而去。二姐叶小纨满含热泪，一挥而就写成了杂剧《鸳鸯梦》。在悲痛中，给妹妹叶小鸾完了一个理想而浪漫的梦。

揣着这样一个悲凉而又绮丽的“梦”，那日我去了一回叶家埭。“十里分湖翰墨香，一门儿女尽文章。孤臣禅去沧桑改，何处重寻午梦堂”。午梦堂是难以找寻了，可在叶家埭的西北向一户农家的竹园旁，当年“午梦堂”里的腊梅与太湖石至今还相依相拥在一起，成了“午梦堂”里的最后遗物。人世沧桑，日转物异。松韵涛声的谢斋耳室，廉洁遗训的清白堂额，梅花绕砌的疏香闺阁以及高梧修篁、绿蕉红樱早已不复存在，而留存300多年的腊梅和太湖石，却至今没挪半步，朝朝暮暮，晨昏相伴。没了家人的照料，没了主人的欣赏，太湖石依然凝固着主人生前的那种刚正不阿的身姿，腊梅依然在该开花的季节里绽放清香四溢的花朵。一些不谙世事的小孩以为是野生的，便连枝带花地采摘回去，插在放水的瓶里，置放在家中堂屋里，能香上十天半月。我忽然在想，叶家埭人怎么这么喜爱梅花呢？会不会是“爱屋及乌”呢。因为叶小鸾生前也极喜欢梅花，曾写下了不少梅花诗：“傲骨欺霜映碧绮，数竿修竹伴清幽。年年燕子无消息，春信难将寄陇头”，便是众多梅花诗中的一首。据说这棵腊梅便是叶小鸾亲手所植；学名“红蕊腊梅”。因花蕊红；花瓣形似狗的牙齿；故村里人俗称“狗形腊梅”。我去的时候不是腊梅开花的季节，也没有亭亭玉立或高大粗壮的身姿，只是像一堆灌木匍匐在太湖石旁。村里一位老妇人告诉我，不知哪一年，这棵腊梅被人砍了，只留下一个梅桩。现在看到的只是梅桩爆出的枝桠。没了身躯的腊梅就像一个瘫子，整天直不起腰来。哎，梅花与小鸾的命一样苦啊。可在我眼里



这棵瘫痪在地的腊梅却是如此的美丽：碧绿的梅叶和梅叶间的心心相印；婀娜的枝条和枝条顶端孕育着的一朵朵米粒般的花蕾——躯干倒下了，可比躯干更重要的灵魂却年年返青绽芽，笑对人世间的风风雨雨。

1922年，南社柳亚子先生偕挚友沈昌眉先生访叶小鸾墓，见香冢犹存，墓碑已断残在地，于是重树“叶小鸾之墓”。次年，沈昌眉作《偕柳亚子至分湖重树叶琼墓石歌》，有句云：“分湖西畔大富围，一杯万古护灵旗。吊梦人来寻不到，芳草凄迷识者稀”。又云：“午梦堂墟为废园，莫问疏香阁中主。湖水滔滔不敢侵，独留三尺埋香土。斩棘除荆墓下来，焚香载羽荐清醒。重刊碑碣心未了，会当补种千树梅。”亚子先生读后，即书《叶琼章墓道歌，次沈长公韵》奉和。首云：“松棱虞部矜风骨，分湖水才人窟。午梦堂前梦未阑，疏香阁外香先没”。末云：“江湖载酒输农圃，飘零我愧分湖主。残山剩水又中原，不及伊家三尺土。香火因缘付后来，梨花酿熟酌新醅。丰碑突兀心犹歉，未种湖滨万树梅”。可惜，柳亚子、沈昌眉始终未能实现叶小鸾墓遍植梅树的夙愿，而她生前亲手所植的那棵“红蕊腊梅”却成了疏香阁里最后一缕“疏香”了。

紧挨腊梅的身旁，有一棵一人多高的“白枣树”倒是长得亭亭玉立，十分的好看，且枝头已挂满了一颗颗楝树果般大小的白枣，我随手摘了一颗放入口中咀嚼，竟满齿生出清香。我不知这棵“白枣树”是谁栽的，竟是这般的富有同情心，甘愿清寂地陪伴着膝下那丛“红蕊腊梅”——白枣树，莫非也通人性？随去的老丁慧眼识珠，在遗址的瓦砾里，捡得半片青花瓷碗盖，很厚很重很古的那种。老丁摸出手帕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碗盖上沾满的泥尘，竟生出灿灿的光亮。看着老丁爱不释手的样子，我猜想会不会是当年叶小鸾素手相握，粉唇相吻的那只

茶杯？

猜想毕竟没有根据，但愿望却是真切的。毕竟“午梦堂”离我们远去已有 300 多年了，偶尔发现一些现时陌生的物什，总把遗址里的遗物联系起来，这样的想法即便牵强附会，总也是一种人的通常心情吧。

## 太湖婚韵

### 隔夜落桌

应一句太湖民风吹熟的乡俚俗语，我们隔夜落桌走向丙子年的“百花生日”，走向国强的大喜之日。

国强的家离太湖只有百十米，国强是枕着太湖滔滔的拍岸声长大的，滔滔的拍岸声把国强拍成一个英俊倜傥的小伙子。而今，国强要在这最经典的拍岸声里举行人生最经典的仪式——迎娶夏天般的芬芳，在太湖的岸边，再筑一个枕太湖滔滔拍岸声的爱巢。

跨入四盏大红灯笼高高悬挂的双摇大门，堂屋正中一面“龙凤呈祥”的紫红大幡下，莹白的套红方糕叠成的“宝塔”尖上，天竹红果鲜艳夺目；紧挨“宝塔”的两侧，一对红烛摇曳生辉；三间掬空堂屋里，婶婶阿婆们围在一起做汤团，叔叔阿公们有的“滋滋”剖鱼，有的“噔噔”剁肉；大花灶上蒸笼热气腾腾、平锅香气四溢；红火的灶堂光把烧柴人的脸颊辉映得通红通红……

有意思的是，隔夜落桌为国强的婚礼忙碌的妇女们，头上一色佩戴着一朵小红花，一问，原来都是来帮忙的邻里乡亲，



国强结婚，就像是自己的儿子结婚，那份喜气，怕是今夜的太湖也要失眠了。

### 讨亲竹

屋背后的竹林一茬茬地茂盛着，风吹过，青竹频频点头相互问候着，表情里，多了一份莫名的欣喜……国强爸披一件青布衫，掬一把铁镢，走向竹林。国强爸绕竹林走了三圈，最后在一对挺拔粗壮的大青竹旁停下了。

国强爸走出竹林时，这对青梅竹马的大青竹已驮在了国强爸的肩上了。竹稍蓬勃的竹叶随国强爸稳健的脚步，“沙拉”“沙拉”翩跹出一种成竹在胸的神态，一种亢奋昂首的心情……

接亲的队伍金蛇一般在鼓乐声、鞭炮声、小孩嬉闹追逐的欢笑声中蜿蜒着穿越桑园、穿越时空，走向稔熟的月亮升起的地方。

两个穿西装的小青年，各自掬一棵讨亲竹，歪歪扭扭地走在队伍的前面，嘴里直嚷嚷：“国强爸真呆，刨这么大的青竹，把我们的肩都掬歪了，隔息叫我们怎么讨亲呀？”

可是说归说，脚步依然如流星，直把后面的人拉下一大截……不觉间，新娘家到了，两棵大青竹静静地偎在新娘家的屋檐下，看搬嫁妆的人们进进出出……“叭叭”彩车徐徐驶出村口，屋檐下留着的一棵大青竹伸长脖子，眷恋地望着另一棵朝夕相处的大青竹渐渐远去……

## 喜事关

接亲的队伍驶在宽阔的太湖堤岸上，那嵌在大道腰际的被唤作桥呀岔呀的褶子，便是一个个点缀清晰的关心段落。

今天是一个久雨放晴的日子，阳光的气息兴高采烈地熨烫着一个个或左或右的靛儿。坐在接近车队最后一辆车的人当属辈份最大，辈份最大的人当属司仪最庄重的情节——车队驶上和驶离桥梁、岔口，必隆重地鸣放鞭炮、散发糖果，俗称过“喜事关”。

这厚厚实实的民风民俗，缘于对人生道路上一次次的提醒的感恩，抑或对翻过的一页页阴晴圆缺的日子的一回回关爱和答谢？

鞭炮富有乐感的蹄声，捎来新娘玉帘里逸出的美眸，彩色糖果在空中舞蹈的姿势，传呼生命中所有的细节，如怀春的花卉生动地展开……

此时，蝴蝶样的新娘正端坐在风的羽翼上，倾听与自己有关的那份传真……

## 嫁妆凳

接亲的队伍里，一位长着娃娃脸的童男子，背着一只红木椅子，大大咧咧走在队伍的前面。

（据说，新娘出嫁时，一定要坐在由新郎家搬来的嫁妆凳上梳妆打扮，而且嫁妆凳一定要由一位童男子背过来。至于嫁妆凳的品质、相貌及性格如何，似乎没多大的干系——只要能坐人就成了。）



嫁妆凳前呼后拥驶抵新娘家。

一位跳出跳进看热闹的村姑，跑酸了腿，见一旁有一只紫红大椅静静地休闲着，便一骨碌坐上去见习一番新娘的感觉，却被一边的长者撵了下来，嘴里直嘀咕：“毛丫头，真不懂规矩，嫁妆凳是不作兴随便坐的。”

村姑愣了半天也不知规矩为何物？

嫁妆凳终于进入了角色：新娘家的女长辈把一条大红缎面被子一头铺在嫁妆凳上，一头搁在椅背上。不一会儿，中式的新娘舅舅抱着身穿婚纱的西式新娘从楼梯上缓步而下，然后很通俗地把新娘端放在嫁妆凳上。新娘的母亲来到女儿身边，拽了拽翘起的婚纱，捋了捋碰乱的刘海，然后摸出戒指，挽起女儿的手。女儿的手早已套上稔熟的诺言，母亲的戒指便只能戴在女儿的段落大意里。随后，母亲又摸出一条带心的项链，项链的环已锁好，而女儿头上的婚纱披得很精致，女儿舍不得这样的精致再倒叙，使示意母亲把链锁打开，直接锁住女儿的要领。母亲的手迟缓一下，泪在眼中欲说还休……该启程了，母亲忽然从怀里摸出一片糕塞进了女儿的嘴里——离开母亲得高(糕)兴才是。

在一片鼓乐声、鞭炮声中，母亲手上的绢头在窸窣作响…

…

## 做下势

做下势是东太湖之滨七都一带人娶亲的一种习俗。势，有形势、趋势；势力、势能、势头等，而七都人说的“做下势”，其实是一种谦词，有谦虚、谦让之意。这不，明明是男家一路敲锣打鼓、隆隆重重地来女家娶亲，该是一种大势派大姿势。然而，因



为你是来娶亲，“势头”毕竟旺旺，而你什么都旺旺，女家就会黯然，心里就会不平衡，毕竟女家是嫁女，于是就把口彩让给女家，让女家做事更体面一点鲜亮一点，而自己甘愿做小。这或许便是七都一带娶亲人家的一种胸襟和豁达大度的风范。

这天，国强家的娶亲队伍到了离女家不远的一户人家场院里，（不能直接到女家），又是鼓乐声声又是鞭炮阵阵，这鼓乐这鞭炮声的用意其实尽在不言中——一是央求这户人家为他们做下势提供方便（其实，不论那家来做下势，主人都会兴滋滋地为其提供方便，能来自家门上做下势，是看得起，说明你家人缘好，门风正）；一是向近在咫尺的女家报个信，好让他们有个准备（如果接亲这天正下雨，男方的人一律不准撑伞，撑伞有高过女家人之嫌）。

邻家的男主人赶紧掬来两张老八仙桌，并排放在堂屋中央，四周放上长凳，好让接亲的人歇歇脚。女主人花肚兜一扎，忙进忙出为大家一一泡上一杯香喷喷甜津津的饭糍干茶。合二为一的八仙桌上随即放上带来的红包裹一对（内有给女家的烟、糖）；天竹红果糕头一对（现在简化了，过去要把整个一担双喜白粉糕挑来）；红木托盘一双，一只放八支花烛、八支红烛、四挂鞭炮，另一只便是放彩礼了，然后请人去女家通报。女家则派人来一一过目，数目与先前谈妥的大体一致了，便吩咐接亲队伍可以去女家了。男方的人必须急步前去，以示久盼的心情和女家的高贵，男方的人脸带笑容，自庆总算过了这一关（过去双方为所谈数目不一致而闹僵翻脸之事时有发生，所以这一关对男方而言很看重）。这时，场院外又是一阵鼓乐鞭炮声，是为谢意，毕竟给做下势的人家添了麻烦，回头放个炮仗，表示一下心意。



## 做上势

上势自然是因下势而言的。

做上势是女家的荣耀。

女家能有此殊荣也是当仁不让的，故而阵势要做足：虽是嫁女，但势派一点也不能推板。

女家三间掬空的堂屋里，早早摆好了四张合并的八仙桌，族里长辈分坐两旁。朝南位置坐着的两位，虽然辈份不大，但看看一身西装领带的“行头”便知是族里最见世面的人。桌子上一式蓝边大碗泡的碧螺春茶，上海红双喜烟。靠大门的桌面上放着一对龙凤花烛和两只红木空托盘（准备收纳男家拿来的礼品），堂屋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乡邻乡亲……不一会儿，有人来禀报男家下势情况。“西装”会意地点点头，随即吩咐“大盘”进堂，然后一一过目，放入桌上的“受盘”里，再拿出四支红烛和两挂鞭炮放入另一只“回盘”让男家带回。“交接”仪式完毕，早已等得心焦的新郎进堂，面向花烛，朝众长辈三鞠躬，派一圈“红中华”，然后走到岳父岳母面前恭恭敬敬地叫一声阿爸姆妈。看时候不早，媒人便左一趟右一回地上楼请新娘下楼，新郎也便左一圈右一圈地给长辈们派烟……这时，媒人喜滋滋地下楼在新郎耳旁如是一番，新郎表情立马喜出望外，一溜小跑上楼给新娘子送鲜花。稍顷，女家舅舅抱着新娘一步一顿地下楼，把新娘放坐在堂屋正中的“嫁妆凳”上，新娘的母亲为女儿佩带首饰；新娘的父亲为女婿戴上戒指，新郎的婶娘赶紧拿出男家带来的鞋子，为新娘穿上。新郎新娘双双走到父母身边，叫一声阿爸姆妈我们走了，便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炮仗声缓缓走向村口停着的那辆彩车……

## 拜 堂

套红的堂屋溢满醒目的喜悦，一种期待已久的嫁接，自蜿蜒的乡间小路，隆重驶来……凝眸深处显影的那份理念，在太湖地气的滋衍里，风风火火地醉生着。

国强牵着新娘飞扬的目光走进回家的感觉里，走进拜堂成亲的乡风民俗里……面对高立礼台的大红花烛，一对新人在一片喧闹的心情里，聆听长辈宣读结婚证书上茂盛的诺言……然后四目相接面面相立互为三鞠躬：既然已将一种心仪已久的向往培植成葱绿的连理枝，那么，轰然而来的心语，此刻便是情深意长的浇灌，语言，也便遁成一种无形的姿势，深深地烙进彼此的缄默里……然后，两人使劲地拽回铆住的情愫，浅浅地向盛开的来宾三鞠躬；继而又向媒人三鞠躬……此刻洞房的燕语在新郎新娘的心房里呢喃着，双唇蓄满桃花般的温热，柔润的掌心里流淌着煮沸的幸福，从乡邻孩童的好奇里隐隐鸣啭着。所有美妙的日子长满耳朵，倾听着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后氤氲四起的熨帖……



## 江南二题

### 跨街楼

你说，你嫁给江南的小镇，纯粹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

小镇年轻的时候，你便一直这样痴痴的站着，且风雨无阻且阴晴不断。春夏秋冬因此而轮回打量着你惊异于你。

你丝毫没有表情，你脚下青石板路面倒很有表情，原本很有个性很有棱角的路面被适应得很是光亮很是圆通，一副朝朝红代代红的姿势。

一转眼，不知历史走进了你，还是你走进了历史。

你始终缄口不语。

人们从你的心情里进进出出，无法揣测。

而今，小镇依然年轻，你却老了，再也看不出你任何的生机。你衰老得像一段历史题材，疲癃地站在小镇丰富多彩的剧情里……

渐渐地，小镇萌发了一种难以启齿却又身不由己的念头——喜新厌旧（其实，这念头你早察觉到了，只是你不忍说破）。

其实你知道，小镇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不想连累小镇，该你的，你走了还是你的；不该你的，你留着也不会是你的。但不管去与留，你毕竟与小镇恩爱过一场风雨过一场，这情份，你心里清楚，小镇的心里也明白——爱过的，何必一定要永远呢？

## 石库门

一帘内涵深刻沉默如金的容颜。

……

走进石库门记忆里的一段段往事，秩序井然地从石库门上的一对被岁月磋跎得斑斑驳驳的表情里伫立着，静静地聆听一位被唤作历史的老人讲述一种沧桑的制作过程和其中一些旧体诗般的老人斑是如何茂盛的……

默默对视兀自站立的石库门，凝睇感受石库门脸庞上写着的那一份不易察觉的疲惫……一些断章残句随石库门的呼吸而衍生出一垄一垄与风霜雪雨失之交臂的吻痕。

其实，石库门只是一种门的概念，可为何要以石库的姓氏称呼门呢？是想证明门里的那份地气的浓烈，还是想表明石库仅是架在门的鼻梁上的一副镜框？

尽管门的结构配备了石库的意境，但依然百密一疏地裸露了石库门内心深处那份小镇遗传的柔情和柔情里长大的浓重的“吱吱呀呀”的乡音。

莫非，石库门真是空有一副刚毅、坚强的外表？



## 家之园

家乡这个林子很大。

一些几百上千年的镇子长得粗壮且又蓬勃。会说老古话和新法话的运河与太浦河，在林子里浅唱低吟着一首首淳朴而新潮的民谣与歌谣，喂养着倍受大地宠爱的无数根的信念。318与205这对连理枝上，流淌着经年不息的绿色的思想，将一种丝绸与稻作的乡风俗韵，编辑成一个故事或一种童话，让春夏秋冬回味无穷。

家乡这个林子很大。

一些几百上千年的名胜古迹开始返老还童。会说吴侬软语的垂虹桥、慈云塔和退思园，多像一只只蜕壳新生的蝉，将一种风的希冀雨的渴盼，孵化出对生命追求的一腔深情，翩然于家园的婆娑间。于是，荣辱与兴衰都将成为林子间一段注册不变的历史胎记，任岁月的瞳孔定格一种坚硬的精神实质。而每每有旅人徜徉林间，目光之镰总会不经意地迟钝了，除了收割惊讶收割感叹，留下的，已是一茬茬收集不去的厚重与深沉，根基的早晨，有阳光温暖，有雨露滋润。于是，旅人又指着不复为他们的景致说，噢，这终究是林子的土特产。

家乡这个林子很大。

深入春天的道路，总有淅沥的春雨按时唤醒土地深处酣睡的种子的夙愿。于是，永鼎、鹰翔、艺龙、华鑫……便似一叶一叶的青翠，迎迓着春雨的抚爱与问候，茂盛着林子的心情，丰富眷恋不竭的继续情怀。

其实，种子的渴望日日夜夜在滋生蔓长，白天接受阳光的鼓励，夜晚在静默中开始分析萌芽的想法，只待母性的土地开始分娩，便以真实的身躯在节气中茁壮，在林中氤氲的气息中摇曳。根的手臂紧紧抓住大地的嘱托，将一种旷日持久的生命意象图腾。

家乡这个林子很大。

一群候鸟在林子上空忘情地舞蹈。蓝天邀来了一朵朵彩云，它们在风的怂恿下，挤挤搦搦、羞羞答答地来林子作客。清沏的河水“哗哗”地招呼鱼儿。通往林子的液体道路上，没有一点风沙的侵扰，它们在快乐老家清丽而动人的前额，去收割一垄垄物质与精神相亲相爱的喜悦……

家乡这个林子很大。

很大的林子里，有一块稔熟的黑土地，祖上留下的“垂虹”便是它的乳名。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黑土地的农人们以横竖撇捺的方式种植感情种植思想，种植唐诗宋词元曲，也种植爱情种植理想种植妻儿的呢喃。农人们在文字的家园里洗漱起居，在文字的家园里日出而作，在离生活很近的地方掀开一角，与文字深处的事物同忧同喜。

游子汇来了思乡的羽翼；旅人寄存着一些个乐不思蜀的情感品质。即使即将被岁月回收而去的夕阳余辉，也以执着的



姿势，酿制一份精神的琼浆，砺炼心灵的钙质，去丰满黑土地的表皮细胞和生命的内在实质。

文字丰富了人生；人生丰腴了文字，笔的犁铧穿越土地的日历，诠释诗歌与哲学的激情，诠释生命与生活的理念，将一种蓊郁而蓬勃的家园特征，高高举过头顶，让世界阅读。

## 太湖柳

### 1

心象的太湖，阔大无边。

优秀的季节里，缠绕绵绵的绿色练带，描绘出太湖柳眉儿的楚楚动人。无论正面、侧面还是或疏淡或浓密的背影，一如柳眉丛中湖鸟清丽悦耳的欢歌。

撕下的一张张日子，哗啦啦流进太湖，流给岸边柳树儿的生活。温馨而柔长的湖岸，泊着我的向往。

### 2

春日里，去太湖边参加同事小王的婚礼。

车在太湖的臂弯上行驶。

目光在太湖岸边的柳幔里穿梭。

一种蓬勃的悲壮美挤进我的凝睇：太湖岸边几乎所有的柳树，都长得腰躬膝曲，弯头扭脑，显得胆怯萎靡，形象猥琐，丝毫没有与太湖广博大气所般配的阳刚之气，仿佛是一群被扭曲、被麻木、被折断精神支柱的灵魂，失去了傲岸的英气，像



是太湖忤逆了它们委曲了它们似的，整日郁郁寡欢、默默无言而又固执地厮守太湖……

## 3

走近太湖岸边盘虬曲折、矮小低垂的柳丛，我仿佛听见柳树柔弱的枝条低声的嘘气；仿佛听见无数张柳树的叶子轻轻呻吟，我猛地低头，哟，我的两只巨大无情的脚已踩痛了柳树纵横交错、纤细羸弱的脚趾了。抬头远看，土褐色的“土地”全是由密密麻麻裸露的柳树根系编织而成——我已坠落在柳树根深蒂固的信念里不知所云了。

## 4

太湖水喜怒哀乐潮涨潮落；太湖柳却无法随心所欲沉浮世态：太湖汛情不佳时，太湖柳便默然地原地不动地没入水中；待得太湖破涕为笑时，土地的关爱已渐渐随水而去。有时，太湖莫名地愠怒起来，浪借风势，一个个风浪吞噬着大地所给予柳树的一荐荐生活依据……冥冥之中，太湖柳仿佛（不，它们已实实在在）感悟到了这样一个真谛：只有依靠团结的力量、自强的力量，才能有自己生存、立足之本。于是，无数根系的相挽互携，拧成一片硕大厚实的根的“湖岸”，一年又一年，承受着风浪的撕咬！

## 5

是的，太湖柳长得弯头扭脑，腰躬膝曲，形象显得过于矮 33

小猥琐，但太湖柳神气高昂，精神抖擞。茫茫太湖柳以自己缈小的身躯和坚定的立场，换来身后宽广繁茂的桑林、果园、稻田……

太湖柳，分明是肩负神圣使命的绿色卫士啊！

6

有根的树，无根的水。  
水会走，树不倒。



## 香 街

五月的小镇是蓬勃而茂盛的。那些个斑驳而陈旧的石库门内，因了一棵或两棵的花树，或是乱砖垒砌的用于洗衣晒物的水泥板上，置放着一两盆食用观赏两宜的碧绿的葱蒜什么的，整个院子便有了一种生机，便仿佛年轻了许多。

“五一”节那天，去小镇拜访一位住在石库门里的画家先生。画家住的石库门似乎不太大，没有那种几进几出的深度和广度，小巧的石库门前是一条沿街走廊，走廊向外有一条连通分湖与市河的叉河。石库门内，便是我所熟悉的境况：紫红漆涂刷过的落地花格长窗；光溜溜的大方砖铺地；斑驳的墙脚边青苔茵茵……倒是临窗的小院里一棵香樟树，一年一个样，让我生了几许陌生感。许是不甘小院里缺少阳光的关照，香樟树一个劲地抬着头踮着脚向上蹿。几经努力，竟也将树冠蹿过了高高的围墙，自由自在地与阳光雨露有说有笑了。上楼推窗，偌大的树冠正好对着窗棂，站远了看，恰似一盆巨大的盆景搁在窗口。正是五月香樟扬花期，那满冠的枝头挤挤搦搦，一不留神便显露出一球球米粒似的花蕾。性急的几朵花蕾已忍不住咧开了嘴、绽开了脸，那笑声竟是那样的奇香无比，如婴儿吮饱了乳汁酣然入睡时通体溢出的那股温馨的乳香，让人不由得翕张鼻翼恨不得多吸几口……

告别画家先生的石库门，折回小镇的老街。老街因了小镇的东面新辟了一条宽阔的新街而比过去显得冷清了许多。然而老街没有因了新街而变得过于的自卑和过于的萎缩，一条清冽冽的市河两岸，各种字号的商家店铺鳞次栉比，虽然没有豪华的建筑装饰，却也不乏繁华兴旺的景象，那份浓浓的生活气息把老街滋润得依然那么的生动有趣。特别是沿河两岸那两排粗壮的香樟树，一棵一蓬，独立成姿，从北端的观音桥向南绵延几里。站在桥顶看，两岸的香樟树伸长着渴望的树桠，或远或近、或疏或密地相互招手致意。几棵迫不及待的，干脆把身体倾向对岸，情急之中竟把脚下的水泥地也给倾出了一道道裂缝。那心情真像是一对苦苦相恋的情人，巴不得一夜之间能相拥相亲……

傍晚时分，喧闹一天的老街渐渐安静了下来，而那如婴儿吮饱了乳汁酣然入睡时通体溢出的那股温馨的乳香，却愈发浓烈起来。随便走近一棵香樟树，满树的枝枝桠桠间都开着粉嫩的乳黄色的小花，纤巧，素雅，亮泽如少女纯情的眸子。横着望去，恍恍惚惚如蝶似蜂，又忽如一场大雪白了香樟的缕缕青丝……轻风掠过，宁静中泛着柔波细浪，羞赧着生动的媚态姿容。此时，一位扎着两条羊角辫的小女孩，正在香樟树下捡拾飘落的花朵。我问小女孩为何要捡拾飘落的花朵，小女孩一脸认真地告诉我说，每年香樟树开花的时候，她都要来捡拾一些香樟花，寄给远在他乡的爸爸……

夜幕降临了，街朦胧，树朦胧，河朦胧，而那股婴儿般的乳香却愈发清新扑鼻了。走上石桥，石桥是香的；走进小巷，小巷是香的；到小河边掬一捧河水，河水也是香的。浓浓的婴儿般的乳香注满了老街、熏染着老街。老街，在渴望绿色的岁月里，积蓄起簇新而浪漫的春意……



## 同里，一枚江南的标本

这些年，同里这本有些泛黄的线装书开始醒目了。

其实，自五代十国，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吴越王钱缪划吴县南地，嘉兴北境，置吴江县后，同里便开始出现在吴江的书架上了。

只是，同里的籍贯是江南，江南又常常多雨，雨又多以梅的姓氏。绵绵的梅雨多少有点朦胧了同里的平仄同里的段落大意。这就有点像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姑娘，打着油纸伞，踮着脚尖，依然望不到熟悉的屋檐下，那个穿长衫的读书人了。

同里，一朵古色古香的莲花在雨中孤芳自赏，真可谓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可同里毕竟是同里，想想它原先的乳名——富士，便令人遥想它的“民丰物阜，商贩骈集，百工事咸兴，园池亭榭，声技歌舞，冠绝一时”的盛景大况了。就如宋代富家之子倪瓒，为避免张士诚罗致，即便落荒而逃，也要择个富地歇脚。文人墨客似乎到哪儿都改不了“癖格格”毛病，倪瓒在《同里》一诗中悄悄道来：“……黄香宅里留三宿，甫里门前过几程。借书市药时来往，不向居人道姓名。”

其实倪瓒也太小心眼了，同里人向来知书达理深明大义， 37

从宋代到晚清，同里曾出状元1人、进士42人、举人90余人，有志书称其“儒绅大夫彬彬辈出”，“多名家盛族”。如元代进士、翰林承旨徐纯夫；明初举人、官至江西右布政使的何源；明代著名造园艺术家计成；清道光进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沈桂芬和近代著名人士陈去病、王绍鏊、金松岑等。不过这些倪瓒是不知道的，但后人余秋雨先生是知道的。尽管同里对余先生而言，也只是《文化苦旅》中的一个驿站，而他却莫名其妙地有了“而同里却一见面就产生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居的奇怪心愿。”这也难怪，人往高处走么。

不过我想，上了年纪的古镇，在吴江也不止同里一个，像震泽像黎里像芦墟，而这些古镇的“知名度”似乎都不及同里。看来，同里骨子里便是一个古典韵味、乡情乡俗流淌在它的血液里的历史经典。

此刻同里就在我的手上翻阅。石库门、石板路、石拱桥、石驳岸，这些坚硬的物质，修饰着同里柔软的性格，使得同里原本就吴依软语的底气，多少增添了一点阳刚之气。有人说，到同里不去退思园，就等于到苏州没去虎丘。其实，退思园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但造园人以小见大、以小求精的玄机可谓高明又精明了。既然苏州园林已经“甲天下”了，离苏州不远的同里就搞一个苏州园林的博览，亭、台、楼、阁、廊、坊、桥、榭、厅、堂、房、轩等等，你苏州园林有的，我退思园都有。这一招，可谓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了。不过退思园的“讨巧”，还有其园名“退思”，它给现代人一个凡事都要“退而思过”的提示。

同里这样一个书卷气十足温文尔雅的地方，确实能给人一种发思古之幽情的感觉。换句话说，一旦进入同里的状态，就有一种怀旧探古的深刻，似乎游同里就该穿一袭蓝布斜襟长衫，手攥檀香木折扇，踱着方步。西装革履或是新潮的超短



裙会大大刹了“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的风景。有次遇上一个同道人，他说在同里住上几天，回去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文质彬彬起来。

同里，抑或是一座令粗鲁和俗气惭愧的古镇？！

其实，同里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页。历史是不变的，变的只是人的状态。或荣华富贵或衣衫褴褛，这些都将成为历史的一个记忆。记忆里的东西有沉有浮，沉浮自有公论。就如这沉默寂寞多少年的同里，游人的跫音所叩响的又岂止是“一园二堂三桥”；又岂止是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百年沉舸呢？徜徉在古玩与手工艺品，年画与招幌，糯软的酒令与细绵的茶道的明清一条街，犹如在重温一篇篇明清小说。尽管时过境迁，可那份明清遗风，给今人的提成，怕已远不是遗风本身了。我们可以倚着陈家牌楼听《珍珠塔》的故事，我们也可划舟去“蓬莱仙境”感受“罗星听雨”的妙趣，我们更别忘了去丽则女校，听听那些弱女子是如何滴血言志，不忘国耻的！

这样想来，同里给游人的感觉忽然又凝重起来。这样也好，游山玩水的目的，无非是调理心情或扩大见识。而同里除了给你一个江南历史文化名镇的标本，还有一面不老的镜子呢。

镜子能映现历史，也能折射你的心境！

## 抚摸盛泽

走近“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盛泽，总想抚摸一下她那丝绸一般柔美丰腴的肌肤。是的，盛泽的丝绸就是盛泽的肌肤。丝绸天生就是水性的，水性的丝绸、水乡的盛泽，一个水字，便把盛泽调理得情致袅娜，意韵无穷。这情致意韵真把欧阳炯的一首《浣溪沙》给说准了：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

盛泽是属于丝绸的，属于线装书、古装戏里的绮罗文绣、绸缎织缟，八幅绣裙、缲帔、锦裤以及飘逸的水袖的。丝绸是用丝线织成的，盛泽也是用丝线织成的——11条街、13条里、14条长坊和65条弄，这些独特的“丝线”经经纬纬织出了盛泽独特的身姿和别致的风韵。把这样灵秀而隽永的盛泽抓在手心里，仿佛抓着了一朵七巧的云或是一掬清冽的水；把这样灵秀而隽永的盛泽穿在身上又好似有千万双灵巧的纤手在柔曼地摩挲人的肌肤，是那樣的体贴入微而又含情脉脉。即使穿着这样的丝质盛泽酣然入睡，梦里的水纹也是如翼如羽漾着一缕锦绣般的诗意……

这样的盛泽，怎不让人生出几许抚摸的冲动。

指间夹裹着盛泽肌肤的体香，读读盛泽温清四溢的故事，一种惬意之感便油然而生。其实，盛泽自清初建镇迄今也不过



300多年的历史。然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嘉靖年间，盛泽便已“锦绣为市”，成为江南诸多工商专业市镇中的佼佼者。到了乾隆年间，盛泽镇乡的佣织者数以千计。其时“居民百倍于昔，绣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近代，盛泽以广大农村丝织业为依托，成为江浙产绸区的集散中心，与杭、苏、湖并称为我国四大绸市。但盛泽毕竟是一个镇，其丝绸已是四分天下有其一。这情状，难道早被明代崇祯进士、里人周灿一言中的？当然，周灿已经走了，可他留下了一首题为《盛泽》的诗，倒为我们作了一次难得的历史定格：“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逐利民加鹜，多金贾自尊。人家勤机杼，织作彻晨昏。”周灿虽是朝廷官吏，但那份“吾俚”情结却是笃定深厚，当他巡抚江西，闻悉京师失守，最后的抉择便是归里隐居。脱了官袍，家乡毕竟还有上好的绸缎呢。

有人说，有美女的地方，就有丝绸；有丝绸的地方，就有美女，这话不假。明末吴越名妓柳如是，便是一位被盛泽丝绸缠绵出来的美女：丰姿逸丽，翩若惊鸿，诗词书画，无不精通。她的传世之作有《尺牋》、《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诗》等。当代大学者、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这位女侠名姝有极高的赞辞，认为如是诗文有“三户七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

不过，周灿是出去了又回来，柳如是却是去了再没回来。可别小看了这位颇有词牌韵味的小女子，即便到了生死存亡，依然怀抱一腔“宜取义全大节”的凛然大义，那份骨气，着实为“吾俚”大大的撑了一回台面的。

当然，为“吾俚”撑台面的还有蚕丝教育的先驱郑辟疆、中科院院士程开甲、旅美钢铁大王唐仲英、弹词艺术家刘天韵……盛泽，毕竟是块钟灵毓秀之地，能出响当当的丝绸，必定能



出响当当的人物。

这样的盛泽，怎不让人生出几许抚摸的冲动。

其实，盛泽最稀奇的是丝绸。因了丝绸，盛泽的口碑走南闯北飘洋过海；最不稀奇的也是丝绸，小孩流口水，扯块丝绸垫垫；姑娘飘逸的“三千秀色”上，随意绾一方丝巾，便绾出了一分妩媚、一分绚丽。就是平头百姓居家过日子，洗碗揩台的抹布，也是一团明晃晃的丝绸。丝绸熨帖了盛泽的生活也熨帖了盛泽的性情。故而，熟悉盛泽的人，总会亲昵地叫一声盛泽的小名——绸乡。

翻开盛泽的“七十二条半”弄，梭子弄、踩纺弄、钵头弄、红纺弄、染纺弄、笳店弄……这些弄名里都蜗居着一个与缫丝织绸有关的故事，只要你随意跨进哪一个故事里，便能听到“阵阵如细雨般的“沙沙”织作声；便能看到一个个“自十岁而外皆能纺织”的织女忙碌的身影。织女们织出的是丝，织进的是情。难怪用这样的情丝织出的丝绸做衣裳，穿在身上凉爽的时候更凉爽，热情的时候更热情。倚着这些与丝绸沾亲带故的弄堂，手头正好有一本晚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你便知道了“这里的街市，如蜂攒蚁集，远近商贾趋之若鹜，经营丝绸的牙行（中间商）已有千百余家”的大体概况了。当然，弄堂里的故事再精彩，也毕竟狭窄和局促了，你不妨登上白龙桥，看看“晴翻千尺浪”；听听“风送万机声”，抑或再到盛泽西侧的国内最大的丝绸专业市场——东方丝绸市场看看，那气势断然不是清初那句“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焉”所能概括得了的了。手感挺好的盛泽，质地挺括的盛泽，总会在你不经意时，让你体悟出一种生命内在的刚强和剽悍。这样的刚强和剽悍所淬出的性格，将洞穿一切时代背景，直抵一种精神的高度。

看来，盛泽是不会忘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这不，一甩



手便是 500 多万元，给蚕花娘子的殿堂焕然一新。同时，也镀亮了盛泽“织云”、“绣锦”的美好愿望。从有梭到无梭；从喷水到喷气，盛泽的心里还是装着那句老话——衣被天下！

呵，这样的盛泽，怎不让人生出几许抚摸的冲动！

## 深入震泽

在吴江众多的城镇中，震泽是唯一曾与吴江平起平坐过的地方：清雍正四年（1726年）划出吴江县偏西地区建立震泽县。然而，震泽毕竟在吴江的怀抱里朝夕相处，晨昏相伴了800多年，800多年的手足之情又且是一朝分离所能断了的！这不，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震泽又欢欢喜喜地回到了熟悉的吴江，回到了牵挂他的父老乡亲们的期盼里——震泽，毕竟与吴江同饮一片太湖水，同走一条颤塘河，同说一口吴依软语呀。

去震泽，无论走太湖，还是跑颤塘，抑或就沿着吴依软语，只要你心中有一座震泽的慈云寺塔，你就永远不会找不着北，永远不会迷失在震泽的绮丽和古典里。因为吴江唯一一座古塔——慈云寺塔，就在震泽——慈云寺塔永远是你亲近震泽、向往震泽最忠诚的引导和接见。

当然，慈云寺塔刚落定震泽的时候，还是很清寂和静谧的，因为在远古时代的震泽一带，“始为洪流，继为泽藪，卒为阡陌”。世易时移，沧海桑田，震泽才由村落渐渐形成集镇。又因地滨太湖，便干脆以太湖的别称“震泽”名之。

以太湖的小名称作自己的大名的，这在偌大的太湖一带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多少让人体悟出一点震泽心灵深处的那种“镇不在大，有湖则灵”的图腾思想了。我们不妨先到



“四面亭”里喝杯“熏青茶”，顺手翻翻震泽的志书，你会欣喜地看到：震泽在元代“村市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居民增为“三四百家”；嘉靖年间“倍之而又过焉”，居民约为八九百家；乾隆年间“货物并聚，居民且二三千家，实邑西之藩屏也。”这样的几个历史画面所能定格的，不仅仅是震泽区域的扩大和居民的增多，同时也昭示着这块钟灵毓秀之地的灵美和富饶，正可谓是“太湖湖水连天阔，中有灵区号震泽”了。就连清代的纪复亨也颇有感慨地写下了《春暮震泽即事》一诗：曲港斜桥处处佳，莺湖春水逼秦淮。棹花风信潮来大，屈指黄鱼欲上街。

那日，我循着纪复亨的这条“诗路”去了“黄鱼欲上街”的震泽，无意间折进了宝塔街上的一条窄弄。也许是窄弄终年不进阳光的缘故，一股浓浓的旧木老砖的气味挟裹着地上潮湿的青苔味，说不上呛鼻，但总让人有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凝重感。再往里走，右边老墙上突现一个石库门，跨门而入却是别有洞天，假山、假亭、假桥一应俱全。所谓的假，只不过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山、亭、桥，但造园主心里的山、亭、桥却是真的；那棵依着假山盘根错节正盛开着的粉红色绣球花却是真的；小姐楼的四个角上刻着的象征“福、乐、寿、喜”四个木雕像尽管都留下了刀疤，但那份企福盼喜的心情却是真的。也许深入这样的景致这样的段落是冒昧的，也许震泽还有许多条这样的窄弄，且窄弄的门扉大都没了原本的那份灵犀，对造访者自然也没了抬眼打量的兴趣。

其实，冒昧的原因只是没来得及与震泽的历史打个招呼。但我想，震泽恐怕是并不会介意的，因为震泽向来就很豁达。深入，其实只想听听震泽的心里话罢了。可震泽又是很直率很重义气的。这一点，无论是三国赤乌年间，孙权的妹妹来



此建造的“望夫塔”，还是北宋末年，徽宗的女儿慈云公主避难到震泽修复此塔，并改称为了“慈云塔”；也不论明代万历五年重修此塔，还是现在的人民政府化巨资再度抢修此塔，个中史记还是传说，似乎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宝塔依然清癯地屹立着。当然还有大禹治水的“禹迹桥”；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的“思范桥”；明末清初国际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的祠墓……这些“历史”留在了震泽，震泽的庭院自然也就“深深”了。难怪唐代的张志和给震泽留下的《无题》诗中说：数椽结庐，一水环镜，玉山浮游，震泽清静。

当然，震泽的“古迹”再多，也是人留给它的，只不过各人的想法和目的不同罢了。震泽既然地灵，就难免人杰了。自南宋绍兴四年至清光绪三十二年，震泽先后出过进士15人，举人33人。进士中有宋代儒林三贤王蕲、陈长方、杨邦弼。另有明代按察副史吴秀，清代翰林院编修倪师孟等。1999版的《震泽镇志》为范蠡、陆龟蒙、王锡阐、徐朴诚、施肇基等22位人物立志。这中间有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文学家，还有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众多的人物和众多的古迹汇于震泽，震泽该令人刮目相看了。然而震泽毕竟是儒雅的，它的崇文重教思想，则让人从另一个层面去体会震泽的厚重了。“迨宋三贤设教于斯，而人习诗书，户闻弦诵，殆浸浸日上矣。”至元代，镇建儒学，亦称镇学。清末民初，镇上先后兴办书院、义塾。光绪三十三年，周积里等办淑群女学，创女子入学的先导。而后施肇曾、沈秩安等人创办了私立初级中学、育英高中，开震泽兴办中学的先河。1979年，震泽中学又被江苏省教育厅列为省重点中学。“王频而后王晓庵，讲学持躬两卓绝。”柳亚子为育英中学撰写的校歌，或许可见震泽历来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



看来,震泽该是名副其实的人杰地灵了。这不仅是因为明代中后期,依赖周围农村丰富的蚕茧资源,以震泽为中心的缫丝、纺经业已颇具规模,也不仅是清代中叶,震泽丝市为我国近代著名的丝市之一,更有作为江苏省的卫生镇、科技工作先进乡镇、新型示范小城镇、农村综合实力百强乡镇的风范和气度。而这样的风范和气度所揭示的必将是更高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提升。

## 解读黎里

江南众多的古镇，似乎都有“人杰地灵”这样的自豪。这也难怪，既然是人杰的地方，自然就难免地灵了。因为所谓的地灵，除了大自然的恩宠外，还得靠人去百般呵护和悉心照料呀。

黎里，自然是众多“自豪”的古镇之一。

当然，黎里很聪明，它懂得名人效应。黎里镇的北端，有两条刚柔相济的“金光大道”：一条是318国道，一条是太浦河。这两条便是黎里通向外面世界的主要大道，也是黎里对外表达心声最重要最醒目最必要的当口。这不，在318国道黎里入镇口，就高昂地矗立着“柳亚子故居——黎里”的那份豪迈和荣幸。如果这样的提醒是平面的间接的话，那么，横跨太浦河的黎里大桥北端的“柳亚子石雕像”，则更形象、更立体、更真切地凸现了黎里与众不同的历史特色了——如果不了解黎里的话，那总归知道柳亚子吧，黎里就是柳亚子的故居——由柳亚子继而认识黎里，或是请柳亚子出个面，目的还是想让大家知道黎里，这大概才是黎里的用意吧。

其实，黎里远远近近的名人不仅仅是柳亚子一个，历史上曾出过26名进士、61名举人。其中宋代有赵礻老、魏宪等名人；清代周元理位居工部尚书；徐达源、吴珊珊夫妇以诗文著



称,还有后来的革命进步人士毛啸岑、张应春;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征燠;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著名竹刻家徐孝穆;中国最早著名电影演员殷明珠等等。之所以打出柳亚子的牌子,恐怕自有黎里的道理,旁人是很难体察出黎里内心的那些个细微末节的。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弘扬了柳亚子的同时也弘扬了黎里自己。

黎里既是一个古镇,且又是出生在水乡的古镇,其长相也就不乏水乡化了。因地处江浙沪这样的“金三角”,其版图形状又恰似一朵盛开的睡莲,故而黎里人总形象地称自己的家乡是“金三角衣襟上的一朵美丽的睡莲”。这样的比喻多少带了点诗意,而诗是隽永的,它可以引领你去联想,去体会联想空间里“睡莲”的种种妙处和不尽的韵味了。东西走向的市河把黎里老街一分为二,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商家、宅院居室,大都是明清两代的木结构两层楼屋。街边店旁弄堂之多,结构之奇,堪称黎里的一大特色。有走马堂楼底的跨楼弄,有两弄相依相偎的鸳鸯弄,有直插郊外的通风弄,还有弄内生弄的母子弄。市河南侧的建新街上,至今仍保留着一片跨街临水的廊棚,夏天遮阳,雨天挡水,不遗余力地将一颗不老的爱惠存给今天和今天的人们。

黎里毕竟是水乡么,水多了自然会想到船和桥。桥是岸上的船,船是水上的桥。黎里的桥是颇有特色的,从用材、形制和大小上,有龙岗石垒的,有青条石砌的;有平卧如长笛横吹的,有拱形似彩虹飞架的;有显现于清波之上的,也有深藏于绿树丛中的;有桥连着桥的,也有桥中有桥的……黎里人是颇有匠心的,即使是驳岸上一只只象鼻形的系船石栏,雕刻得却是异常的精致纤巧,如同金石家手下的一枚枚印章,印出了方寸之间的气象万千,也印出了黎里的儒雅和隽秀。这巴掌大的东



西，黎里人却把它演绎出了实用与景观相融相携的双重内涵，这不啻是黎里人的另一种聪明了。

解读黎里，自然要温习一下黎里的历史。尽管黎里的历史可追溯到2500年前，可在宋、元时还仅仅是一个村落。到了明成弘年间（1465年—1506年）短短的40多年时间里，黎里已是一个居民千百家的大镇。清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黎里镇自西向东长三里半，人口稠密，市场繁荣。昔日瘦弱的梨花村出落成一个丰腴的黎里镇了。这个中的变化因素，无疑是勤劳、智慧的黎里人一代一代不懈努力的结果了。难怪明洪武十二年以人才荐授工部主事的徐衍在《黎里》一诗中感叹：“月出东林外，居人始暮归。街门欣有托，林鸟故相依。草径蛙声聚，松窗萤火飞。裁诗强排问，自觉世情违”了。其实徐衍也不必自责，因为你毕竟是震泽人么。黎里人历来不懈建设家乡的那份执著，倒是着实孵热了我们这些外乡人的心。因为我们的家乡就紧挨着黎里，我们和黎里是一个系统呀。

现在的黎里，“小桥流水旁，深巷幽弄中”仍是黎里肌肤上的一块亲切的胎记。而宽阔的马路，高矗的楼房，气派的商家，则是黎里古色古香的底蕴里绽出的又一种充满现代感的气质。这样的气质所提升的，不仅仅是街容巷貌的俏丽，更是作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的示范镇、江苏省环保示范镇、江苏省科技示范镇、全国先进基层党校等众多荣誉的一种风范、一种气度！

黎里是爱美的，黎里恬美的仪表里总透着春夏秋冬不变的生动，淡淡的水乡气息里总漾着一股淡淡的粉黛馨香，使人不由萌生一种莫名的向往。这个闻名的“鱼米之乡”而今又添上了“日化之乡”的美名。他们生产的霞飞、可蒙、美的、碧丽等日用化妆品香飘万里，饮誉四方，真可谓“十个妈妈八个爱”



哩。

当然，黎里的景、黎里的情所勾兑的恐怕不仅仅是让人心旷神怡的诗情画意。往黎里的深处走，走进黎里中心街12号的柳亚子纪念馆，你的眼前便会凸现出革命先驱为了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场面，你的心情便会随着这一幕幕“历史的诉说”而久久不能平静。当年周恩来总理赠柳亚子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题词，会时时刻刻叮咛着你……

看来，黎里的性格是两重性的——既有小桥流水的柔情，又有铁肩担道义的硬朗。而将这种刚柔相济的性格，具体到黎里的某个方面去解读，应该不难理解黎里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南古镇所呈现的安宁、祥和和充满生机的历史成因了。

## 重温芦墟

有人把自己的出生地称为“血地”，是颇有道理的。所谓的“血地”，其实并不是自己的“血”，而是母亲伴随着阵痛的那片殷红。故而，“血地”有母亲般的伟大。

我的“血地”在芦墟。

芦墟有我贫瘠而快乐的童年，迷茫而憧憬的青年，更有我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芦墟的地气与我的心气是那样的相融相洽相滋相润，是那样的唇齿相依息息相关。尽管我现在已远离了芦墟，但就像一只鸽子，不管飞多远，大脑中总会有一个家乡的磁场深深地吸引着我指引着我归家的方向！

重温芦墟，原来是那样的令人激情四溢。

一首“依家门外即分湖，十里湖光入画图；最爱云台旧诗句，四围春水一芦墟”所呈现的，便是芦墟那种晨雾晚烟、朝阳夕照、悠悠绿波、节节鱼簖所营造的浓烈的水乡韵致了。这样的韵致所展示的恐怕不仅是芦墟的地域风貌，更有芦墟内在的那份人杰地灵的气质所赋予的深远了。我们不妨就从芦墟的地名开始，去复习一下她那殷实而厚重的履历。唐中叶的中宗景龙二年（708），在分湖东畔墟市旁的兵字圩，修建规模恢宏的泗洲教寺。时太湖平原腹地的湖荡密布，芦荻环抱的分湖东滩，居民增至五六百户，较早地发展成了文明程度较高的集



市,遂名芦墟。

芦墟,其实很朴实,其名之意即为芦苇荡畔的集市。因芦墟“地当吴根越角,重湖浩渺,墟落星散”的地理位置,成了古代水上的交通要冲。宋、元、明三朝的“分湖巡检司”均设在芦墟。从清朝起,芦墟居民渐增,日益繁盛。太平天国时期,芦墟成了“大宗贸易”的市场和热闹运输码头。

在历史亘古的橱窗里,因了芦墟的地理位置和钟灵毓秀,诸多文人武将、乡坤义士、村老布衣、农妇才女、僧尼道人在此留下了他们的业绩;也因了她的地理位置和钟灵毓秀,成了历代兵家必争、盗匪劫掠的目标,毁掉了许多先民的智慧和辛劳的结晶,以致形成了芦墟历史名人和古迹多散布于周围村落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于芦墟而言,自然是苦涩的——一个年代久远的古镇,该有杨维桢《游分湖》所描绘的“棠树大十围,桃花灿欲语”的生机和精神呀。

翻开芦墟的封面,每一块历史的方砖上,都安详地镂刻着生存与发展的铭文。尽管芦墟的肌肤上曾布满沟沟壑壑的坎坷与泥泞,尽管芦墟年轻的羽毛上曾饱蘸过让人不忍回首的腥风血雨,但芦墟始终高昂着头颅,却像一面不倒的旗帜,牢牢地占领着信念的高地。微笑着,歌唱着,攀援着,将一种前进的身姿,澎湃成一首雄浑的金戈铁马的民谣,在生命的脉搏中涌动。

芦墟毕竟钟灵毓秀。这样的灵气这样的底蕴,滋润着勤劳智慧的芦墟人在自己的这片热土上不懈地开拓着耕耘着,困了累了,他们吊一吊嗓子,来一段芦墟山歌,苦苦乐乐的往事成了韵味十足的山歌调。调子过后,他们依然乐观地锄禾日当午……这不死的精神,便是芦墟一茬茬蓬蓬勃勃的图腾。

自然,芦墟山歌获得填补汉族人没有长篇叙事诗的空白



的荣誉，那是后话了。芦墟人骨子里的那份聪慧和豁达，就像芦墟四围的春水绵延不止。正如柳亚子先生所言：“芦墟号称文学渊藪”。历史上曾产生过袁黄、叶绍袁、叶燮、郭频加、柳树芳、许半龙等许多诗人和作家。文人打堆的地方，总有文人自己的道理。这一点，文人没有细说，芦墟也没有细说，但芦墟的灵气浸染的儒雅风气，却一代一代发表在人们口碑里。就说清朝乾隆年间的朝廷清官、芦墟孝子陆耀，以母老告假赡养六年送终。忠孝之心感动了乾隆帝，便御书“龙章宠锡”竖匾于他。当然皇帝的御书后人无缘相见，但幽深的竖头斋匾弄却让芦墟这样的美德融会贯通，一脉相承。

芦墟是沉稳而大度的。我们登上镇中的观音古桥，拜读一下桥身斜刺而出的茂盛的石榴树所提示的那份执着；也可以徜徉在蜿蜒的分湖滩，听听《五姑娘》的凄美故事；或是吟着《芦墟晓发》的诗句，去品味一下糯米糕、鲜红菱、三白酒的真趣。当然，我们还不妨翻开《分湖赋》，去领略一下“循岸而东，一泓忽销。吴军呼渡而南来，伍相引兵而遥跨”的浩浩大气……这样的沉稳与大度所勾兑的，便是芦墟宠辱不惊、贫富不移的秉性与大识了。

不过，初晓芦墟的人，脱口而出的便是“鱼米之乡”或是“山歌之乡”。其实这些都不为过，毕竟都有她的历史因素。譬如芦墟的窑业譬如芦墟的米业，这样的传统产业于芦墟而言都有四五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了。当芦墟人忽然明白，窑像一只母鸡在不断为芦墟下“蛋”的同时，也吃掉了芦墟不少的土地之“米”时，芦墟人便毅然将正在下蛋的“母鸡”给一一杀了。这样的“大义”背后，凸现的却是芦墟人的眼光所镀亮的那片前景——分湖经济开发区、分湖旅游度假区；通讯电缆、轻纺、服装、电子机械……这一个个名闻遐迩的标题所含蕴的，



不正是时代驱使所展示的一种芦墟魅力！芦墟人自然不会忘记江总书记在永鼎集团时的叮咛；自然不会忘记在新的世纪伊始，该配备的那份新的精神风貌。而作为芦墟怀里出生的我，自然更不会忘记为“血地”捐上一片孝心。

## 体会平望

说起平望，自然会想到“天光水色，一望皆平”这句话。不过那是平望的过去，这过去的概念可要追溯到隋唐时期，平望地区森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远远望去，天光水色，一望皆平，平望之名因此而得。可现在你打开心中的取景框，再远远望去，那可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了。这个中的变迁因素，平望心里自然清楚，只是不愿多表露罢了。怎么表露呢？即使从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式建镇算起，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600多年该有多少代平望人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平望献智出力呢？这实在是平望内心深处一个难以表述的生命积蓄呀！

其实平望的性格还是外向的，这当然与她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苏、浙、皖、沪三省一市的交通中心，318国道、205省道成十字形在镇区汇合贯通；京杭大运河、太浦河又以十字形的方式携手于平望。这刚柔相济的两个“十字形”，就像两枚含意深远的首饰，佩在平望健硕而又娇美的体面上，使得多姿多彩的平望变得更鲜活更亮丽更楚楚动人了。这样的鲜活与亮丽又常常勾兑人萌发一种想拥抱一下的冲动……这种不断滋长不断高涨的激情，灌溉着平望滋润着平望，平望的情节便也



越发得生动起来。我们可以顺着杨万里《过平望》的诗意,去体会一下“小麦田田种,垂杨岸岸栽。风从平望住,雨傍下塘来。乱港交穿市,高桥过得桅。谁言破书篋,担取太湖回”的平望韵致;也可以和颜真卿一起《登平望桥下作》,去抒发一下“登楼试长望,望及与天平。际海兼葭色,终朝鳧雁明。近山犹仿佛,远水忽微明。更览诸公作,应高题柱名”的豪情;抑或就随萨都刺去《平望驿道》,一边听听越客在船上吹笛,一边看看吴姬在水边卖酒……想象着尽管时序已遥远,记忆已泛黄,但一幅江南典型的水墨画遗风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换个步伐跨入这样的画面:饿了买块步步高升的薄荷糕;冷了带瓶辣油辣酱暖暖身子;或者径直去买几挂轻盈飘逸、银光闪闪的胜墩丝网……要是东西多了没处放,就顺便买只“元宝篮”,即使不装元宝,也得把美好的日子带回家呀。

然而这好日子在平望的心里却是凝重而意味深长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出兵攻吴,屯兵于平望临太湖的一条小溪旁,留下了一条漂满韭菜的“韭溪”;公元1275年,元兵南侵,平望成了两军对垒的烽火战场;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我县,知县杨芷在盛墩建“吞海楼”,布兵摆阵抵御倭寇来犯。为纪念抗倭胜利,平望人便将盛墩改名为“胜墩”。还有后来的太平军与清军的争夺战;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解放战争中,三野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莺湖水……饱经战火的平望,命运多舛的平望,虽有书不尽、道不完的兵难史,但平望人凭藉尽忠于民族、尽忠于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英勇地站立于一片残垣断壁之上、风雨沧桑之中,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蓬勃着平望的心志平望的目光。身子骨日渐硬朗的平望,自然知道好日子的来之不易,知道好好保管好日子的责任。这不,儿子为保家卫国,常常在朝鲜战场上冻僵了手脚,父亲便在后方送来了家



乡的辣油辣酱,暖了身子又暖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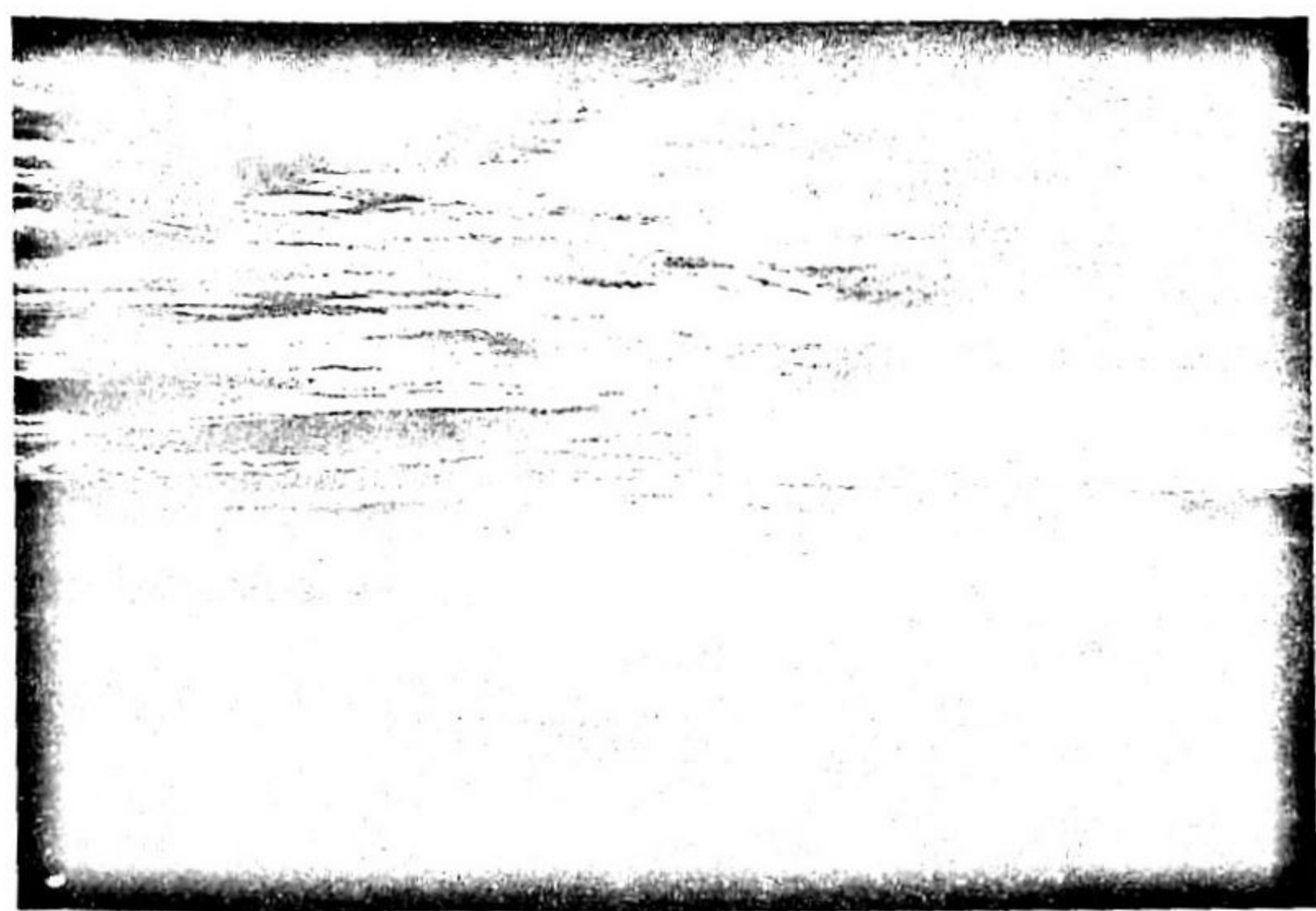
平望是平凡而平静的,但并不平庸,那四通八达的胸襟赋予了平望知书达理、目光远大的秉性。这样的秉性天长日久,激发着平望深层次的发展意愿;激活了平望思想深处的图腾动机。平望毕竟地灵,战火的灰烬只是平望一茬茬返青的有机肥,催促着平望天时、地利、人和;催促着平望一片片的春光明媚、景色怡人,要不范蠡怎会有如此的雅兴泛舟莺脰湖?历代的文人学士即便途经平望,也不禁被平望的美景所陶醉,忍不住要吟诗填词作赋一番。当然,近水楼台的自然是平望的文人雅士,仅宋、元、明、清四代,平望便产生了有名望的书画家 125 人,他们的画笔是满怀着感激的深情在体会着家乡描绘着家乡赞美着家乡呀!还有平望里人潘恽章、潘耒兄弟俩,他们都禀赋优异,致力于学。哥哥潘恽章著有《国史考异》、《松陵文献》,后又仿《史记》体例与友人 吴炎、王锡阐共撰《明史记》,以传一代信史。弟弟潘耒师事徐材、顾炎武,博通经史、历算、音学,康熙十八年以‘布衣中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主纂《食货志》,深受康熙帝的宠爱。但名气大了,难免被人忌妒。但潘耒毕竟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且容小人馋言,便拂手辞官而去,即使康熙帝一再挽留,赐复原官,潘耒却坚辞不受!在潘耒身上,我们至少复制到了平望人那种“桑树扁担——宁断不弯”的骨气!这种骨气日久弥散,一脉相承,烘托出清道光年间为道光帝讲解经传史鉴的殷兆镛;烘托出被柳亚子称为“文武双全”、“吴江花木兰”的平望女儿、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沈月箴;烘托出土木系创始人、中科院院士黄文熙……正是有了这样的骨气这样的底气这样的志气,才有了不屈不挠的平望锐意进取的平望欣欣向荣的平望!

当然,平望是懂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以莺脰



湖为依托的平望旅游风光带激励了平波台、安德桥、小九华寺等年事已高的景物；激活了小桥、流水、人家，平望特有的人文景观和旖旎的水乡风韵正以她妩媚的姿势渐入佳境；民营经济开发区、外商投资区像两棵茂盛的梧桐树，洋溢着无穷的魅力招引着一只只“金凤凰”来筑巢安家……平望茁壮的风姿正如莺脰湖畔高矗的“飞向未来”的雕像，无声的昭示便是平望心灵深处声如洪钟般的豪言壮语！

# 艺虹烂漫





## 横扇花烛

殷红锃亮的浅底木盒里，相依相偎的一对紫红大烛上，粉红的牡丹在绿叶的映衬下，鲜艳欲滴；翩翩蝴蝶忘情地驻足在喜气洋洋的国色里，久久不忍离去；气宇轩昂的蛟龙携着一股紫气风风火火闻声而来；美丽多姿的凤儿，捺不住那份怦然心动，小心翼翼地栖息在花团锦簇里，却一不留神露出了色彩斑斓的凤尾；八仙们穿戴一新，不约而同飘然而至，尽管心情各异，却一样的面露笑容；金黄的花篮里，彩珠闪烁，鸟语花香；碧绿的万年青，把孕育万年的红色果实高高举过了头顶……所有这一切，为我们营造了“颜照”上四个吉祥如意、幸福恒久的字：龙凤呈祥。

其实，这不是大自然中充满灵性的凤儿蝶儿；也不是我们家园里灿然若霞的花卉植物，这是一对花烛，那些栩栩如生的龙、凤、花、蝶和惟妙惟肖的八仙人物全是普普通通的蜡烛做成的。制作这对花烛的人便是横扇镇的八十老人范文尚。

范文尚 14 岁那年去震泽恒裕花烛店当学徒，拜孙桂昌为师。文尚从小心灵手巧，学艺勤奋刻苦，跟随师傅心追手摹，学得一手制烛手艺。20 岁离开师傅到横扇镇独自开办瑞昌花烛店，花烛不仅旧时的达官贵人爱用，普通老百姓也爱

用。哪家办丧事、喜事或是给老人做寿，都少不了到瑞昌花烛店买对素烛、花烛或是寿烛。其实，普通的红、白烛镇上的杂货店也有卖，可人们总爱到瑞昌花烛店买文尚亲手制作的配花蜡烛，像是这样做事才更体面更有气氛似的。

文尚做的花烛由花烛和插花两部分组成。花烛以红烛为主烛，配以涂蜡的硬纸、蜡制的花卉、龙凤，“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等戏文蜡像，构成花烛的下端，上端的“颜照”则写上“龙凤呈祥”、“百年和好”字样，中间是“龙戏金珠”和“凤穿牡丹”等图案，再配以三脚蛤蟆、蝴蝶等装饰。寿烛仍以红烛为主烛，配以蜡纸青松和蜡制鹤鹿、万年青和八仙蜡像，“颜照”上写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金玉满堂”、“鹤鹿献寿”等字样。而素烛则以白烛为主烛，配以蜡制素花和挽联。花烛、寿烛、素烛的其余三面均插上“云片”和各色花卉，使其疏密有致、错落有序。

然而，这样一片深受群众欢迎的花烛店，却在“文革”期间被视作“四旧”，制作花烛的各种模具均被造反派砸毁，店门被封。一直到1984年，年近古稀的范文尚老人才重新点燃了制作花烛的熔烛炉……

令人惊叹的是，如此立体感强，做工考究、图案精巧优美且富丽堂皇的花烛，其制作工具却是一些极平常简陋的炭炉、铁钎、毛笔、剪刀和模具。更令人叫绝的是，以前的陶制模具“文革”中被毁了，范老便利用每年山芋上市，选用上等的山芋削成各式花卉模具，浸泡在矾水里，随用随取，一直可用到来年开春。而使用的原料无非是一些普通的蜡、颜料、五彩纸、铁丝、菜油和各式各样的玻璃珠子。但一经范老这双形粗神不粗的手这么一拨弄，竟奇迹般地变幻出一件



件巧夺天工的工艺品。用范老的话说叫“千般花烛全凭一双手，做了三年花烛，手功轻巧得鬼也捉得出”。

做花烛一般要经过剪纸、熔蜡、调色、浇铸、彩绘、开相等工艺过程，然后再把预先做好的花鸟人物固定在铁丝上，按一定的程序插到主蜡烛上，组成各式立体图案。一对花烛，技术娴熟的师傅也要做二三十个小时才能完工，仅一条龙的龙鳞多达400多片；龙脊的脊翅长短、粗细不一，多达100多支，如何把这些“零件”巧妙地组合成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其功夫可想而知。而花烛上用得最多的牡丹花，先用硬纸板剪成笠帽似的圆锥型，在化开的蜡水里蘸一蘸，手不能捏，只能用一个笔套粘住，然后左手捏笔管，右手用一个微型铁勺在白蜡里蘸蘸，再在红蜡里蘸蘸，轻悠悠地粘在笠帽上，红底白边的牡丹花瓣就成了。待笠帽上匀称地粘满一圈圈薄如蝉翼、质似璞玉、粉嫩欲滴的牡丹花瓣，中间镶一颗银色的珠子作花蕊，一朵形象逼真、呼之欲出的牡丹花便展现在你的眼前了。

牡丹花好看做却难。贴花瓣时，太重则掉下，太轻则粘不住，而且不能歪不能斜，稍有不慎，花瓣缠在铁勺里脱不下，有时手一抖会坏了整个儿一朵花。铁勺蘸蜡也讲究，重了花瓣厚薄不匀，轻了绝薄一片易破……这些细微末节只有全讲究到位了，才能做成一朵牡丹花。

1989年，横扇镇上的一位文化干部，把范老精心制作的一对花烛拍成照片，寄给了江苏省首届民间博览会。南京方面很快给这位文化干部回了信，要他尽快将花烛实物送南京参加博览会。横扇镇党委非常重视这件事，派专车护送，这位文化干部怕花烛被震坏，双手一路托到苏州，再转乘火车送到南京。送展的《龙凤花烛》获江苏省首届“民间美术

博览会”的最高奖——优秀作品奖。

1991年,《人民画报》、《中国画报》均在第10期上以《苏南花烛》为题向国内外介绍。同年,由文化部群文司主办的《群众文化》杂志,在“民间艺术一绝”专栏中,也以《苏南花烛》为题介绍了横扇范文尚老人制作的花烛。那年,《龙凤花烛》、《寿烛》还选送到吴江市的友好城市——法国里昂·布尔昆市展出。

蜡是没有生命的,以蜡制成的花朵同样也是没有生命的。然而,凝结范老一生心血的花烛所蕴含的艺术生命力却是蓬勃不息的。花烛一经点燃,新的生活便铺满烛光摇曳的憧憬,而此时潜然而下的烛“泪”,便是花烛老人默默无言的祝福……



## 第三只眼睛

老潘叫潘福官，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吴江支公司的副总经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相机成了他捕捉和表达瞬间的感受、认识和体会的独特的眼睛——摄影眼。

老潘现在是中国人像摄影协会会员、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山东新闻摄影学会会员、吴江市摄影协会理事长，名字载入《中国摄影家大辞典》，20多年的业余摄影生涯中，凝聚了老潘对摄影艺术孜孜不倦的实践与探索。

老潘家乡在震泽农村。那时，邻村有一个跑乡照相的人常来他们村上拍照，出于好奇，老潘常常跟随那人看拍照。那人看老潘对照相很是着迷，便让他跟着学。老潘心追手摹，从取景、对焦到暗房制作工艺，只要“师傅”能放手给他学的，老潘样样学样样专。1970年，老潘入伍在济南军区某部驾驶班。开车不能走神儿，可车一停下来，老潘望着窗外迷人的风光想：要是自己有一架相机该多好呀。后来，他借了一架长城折叠式相机随身携带，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照片，便试着给部队报纸投稿，《前线报》果真发表了他的一张反映部队战士生活的新闻照片。后来老潘调到军区司令部开车，领导为了发挥他一技之长，配给他一架海鸥DF相机。这下老潘的摄影劲头更高了。他借开车到山沟里拉水的

机会，拍摄的《四门塔》作了《黄河民兵》杂志的封底；《孩子的心愿》获1986年山东省“长城杯”影展鼓励奖；《欢迎您，凯旋归来的英雄》、《解放阁》入选1987年济南军区影展，其中，《解放阁》获二等奖；《金牛湖上》入选济南'90国际摄影艺术展；在“济南国际艺术摄影展”中，老潘送去七幅作品，有六幅入选；泉城“十大景观”摄影比赛中，他获3个二等奖。山东电视台还把他的《春水如兰》拿去在天气预报节目中使用。

1991年，老潘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吴江，相机依然成了他节假日里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喝运河水长大的老潘，对家乡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倾注着无限深情，小桥、流水、人家，日新月异的江城新姿，还有那太湖边上淳厚的渔民、纯朴的村姑，老潘无不挚爱与依恋。

老潘搞摄影，注重作品的内涵、意境和丰富的画面语言。那幅《古镇新貌》表现的是当时松陵镇上最高最漂亮的建筑——吴都大酒店。取景框里的前景有水有树有路，老潘还想在后景左上方有一片云彩作背景，以寓意被摄建筑物高耸入云的气势和吴江人民的博大胸怀。云彩可不是你想有就有的，老潘一连等了三个中午，终于等来了一片如花似絮的白云，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非常有立体感。这幅作品入选吴江对外交流画册，后又参加在日本内滩町举办的中国吴江“古城新姿”书画摄影艺术展，并被日本内滩町市收藏。

老潘的花卉摄影深深地体现着他的内在情感。他拍摄的80多幅花卉作品，题材大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花，在郊外拍下一簇野菊花，名为《回报春晖》，在湖边拍下一朵含苞欲放的莲花，名为《欲语无人》。还有一幅花卉作品，画面上那朵娇嫩鲜艳、楚楚动人的花儿，原来是南瓜花，老潘用镜头“摘”下



来,竟是如此的漂亮可人。这些常人不太注意的小花,在老潘的作品里是那么优美、奇妙,给人以享受和启迪,使人不难理解老潘的感情所至了。

老潘的摄影创作沿循他的个性与审美意识而发展。他的视角呈全方位展开,关注社会,观照人生。老潘常说,业余摄影,其实是“割草打兔子”,只有平时仔细琢磨,才能有一瞬间的创作激情。在他的镜头里,没有故作深沉的矫情,没有惊世骇俗的虚妄,没有哗众取宠的媚俗,更没有僵化生硬的匠人之气。那些无论是取材于风光、人物、花卉,还是城市写真的作品,都在营造一种气氛,一种气息,贯穿一种精神内涵。而自然、真实基础上的朴素与美好,是精神上的一种高尚。如取材于吴江公园烈士墓碑的《绿树披纱祭英烈》这幅作品中老潘抓住了吴江难得的一场大雪拍的。墓碑前有棵球形植物上披满了雪,很像两个雪白的花圈,墓碑周围青松上也满是积雪,老潘用24毫米广角镜仰拍,采用夸张的手法,使后景的墓碑高高矗立,前景的“花圈”伸手可抚,从而将人们缅怀英烈的心情深切地表达出来。

老潘搞摄影,主张“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他不愿沿着别人的脚印走,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感情和直觉。这些年,老潘把自己的摄影立足点放在吴江这片美丽的家园。家乡小桥、流水、人家独特的水乡风韵和人文景观,家乡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他取之不尽的拍摄题材。配合我市的创建、对外宣传、小城镇建设、土地复垦复耕等一系列重大活动,老潘的第三只“眼”不断地瞄向社会,瞄向火热的生活。

## 无纺丹青

画家作画，自然用画纸。而我市画家张辛题的水彩画，却画在一张薄如蝉翼的原工业用的无纺纸上，在水彩画领域独树一帜，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近年来，张辛题创作了一批清新朴实、别具一格具有浓郁江南水乡生活气息的水彩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发表和获奖。在盛泽印染新村张辛题的卧室兼画室里，张辛题正着手准备参加中国水彩画家协会举办的“'97 中国艺术大展”的参赛作品。

张辛题的家乡在美丽的太湖之滨的七都镇。烟波浩森的太湖景色和家乡一草一木的陶冶，使张辛题自幼便喜欢画画。1973年，张辛题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苏州丝绸工学院美术系学习。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吴江丝绸印花厂担任美术设计，尔后还被选送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师从享有“东方色彩大师”之称的李有行教授，专修水粉绘画艺术，从而使得张辛题对以水为媒介所表现出来的水色淋漓、空灵清新的艺术特色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水墨画在“意境”的追求与表达上有了更为理性的感悟，从而掌握了作画所必须的表达能力和审美修养。在中央工艺美院结业后回到厂里，他继续从事丝绸图案设计。他设计的“印花素绉缎”和“真丝印花”等10多件丝绸印花图案作品先后获国家纺工部和江苏省丝绸公司颁



发的奖项。利用厂里每年一次的外出写生机会,张辛题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每到一处风景区写生时,张辛题的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1984年,张辛题把创作的“驳岸、老墙、古桥”为创作基调,大胆运用了棉丝纸质的无纺纸作为水彩画用纸。而无纺纸的运用,既要突破水彩画原有的模式,丰富水彩画的风格,又要保持水彩画的独特艺术个性。张辛题选择无纺纸作画,更能表达江南水乡那烟雨朦胧感和古老墙面的斑驳质感,使软硬两种不同的效果统一在一个画面上,接近国画中的宣纸和皮纸的艺术特点,大大丰富了水彩画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语言,改变了过去水彩画技法、画风比较单调状况。1989年在苏州举办的“绸乡画展”中,张辛题参展的12幅无纺纸水彩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受到苏州文化界人士的赞赏。

张辛题成长、生活在这块饱含着悠久文化的土地上,他把对家乡的那份浓郁的情感倾注在笔端,孜孜不倦地探索画面的精灵和内涵。1991年获江苏省“庆祝建党70周年美展”优秀作品奖(最高档次)的《童年的足迹》,便是张辛题每周从七都到庙港读中学时必经的一段石板路,画面色调采用黄色,寓意金色的少年,光明的前程,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苏州市举办的“张辛题个人水彩画展”中的60幅作品,有40幅是以江南水乡为题材的。张辛题正是带着这样的浓厚乡情,超脱了对物象自然描摹的纯写生,而从内心深处领悟大自然的奥秘和意境,以景画情,直抒胸臆,得到了赏心悦目的深层次的艺术享受。

近年来,张辛题先后创作了100多幅水彩画,部分作品在荷兰、意大利以及台湾、香港被收藏。其代表作《素装》1992年入选“全国第二届水彩·水粉画展览”;《古桥新绿》入选香港

“中国水彩画大展”；《古侨》、《水乡秋意》)1996年入选澳门“中国优秀水彩画家近作展”，《待渡》1993年入选在韩国举办的“中国水彩画精选百人展”等。张辛题的多幅作品还被我市领导作为礼品赠送给日本内摊町、法国布尔昆·雅里昂等友好城市。



## 梨园芳菲

那日，去苏州市文联，朋友偶尔谈及王芳：去年连获两项全国戏曲大奖——第十二届中国戏曲“梅花奖”和全国昆剧“兰花奖”，说王芳还是我们吴江震泽人呢。

作为王芳的同乡，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便专程去王芳的工作单位——苏州苏昆剧团。初见王芳，一身随和的生活便装：一件自己结的红色高领绒线衫，一双高帮棉皮鞋，马尾式发辫用发夹向上夹着，脸上不施粉黛却依然楚楚动人。

1977年，刚刚初中毕业的王芳，被招进了江苏省苏昆剧团，才13岁的王芳，懵懵懂懂还不知道苏昆剧是什么。教书的父亲告诉女儿，苏昆剧是我国的两种高雅艺术剧种。王芳从学校进了剧团，那种在外婆的家里面对空旷的田野“哇哇”叫几声的感觉，在这里似乎找到了可以毫无顾忌地尽情“恣意”一番的舞台。

新奇与兴奋过后，王芳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学艺生涯。苏剧与昆剧，一个年轻一个古老，而两个剧种以一个剧团的形式出现，则意味着一个演员两种剧种都得学。王芳主学的是苏剧，但基础得从昆剧打起，一个台步、一个云手、一个踢腿、一个亮相都有严格而规范的要求，就连嘴的张合咧撇、面

部的喜怒哀乐都来不得半点马虎。

学戏三年，老师言传身教，王芳心追手摩。刚开始王芳练的是武戏刀马旦，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扈三娘”，刀马旦是以动作和形体语言为主，唱的东西比较少，且唱腔短促，而基础则必须从武戏开始。

有了武戏基础，加上王芳的嗓音条件好，团领导便让王芳改唱文戏。演文戏不光是唱、念、做、打，在表演形式上还应有自己对人物特征的内心感悟去刻画人物，这样的人物才有血有肉，演员才不会像个模型。王芳主演的第一部戏是昆剧《扈家庄》，并一举获得“苏州市专业剧团学员戏剧会演”表演一等奖——那年王芳才16岁。

在排练根据分湖之滨的芦墟同名山歌而改编的苏剧《五姑娘》时，舞台上什么也没有，王芳为了寻找“五姑娘坐在河边上，看着滔滔不息的河水，思念着感情甚笃的徐阿天”时的感觉，一下便想到了家乡震泽外婆家门前的那条小河……

作为一个演员，有了良好的演技和扎实的基本功后，理解与感悟人物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演苏剧《醉归》时，为了把握花魁女内心由表及里、从态醉到心醉的过程，从不沾酒的王芳瞒着家人自斟自饮，寻找“醉”的感觉，结果真的为此酩酊大醉一回，吓得她从此再也不敢与酒为伍了。人是醉了，但醉的感觉也升华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表演上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在感情上则波澜起伏，感人催泪。1987年，王芳带着《醉归》去北京演出，竟让首都的观众如痴如醉。演出第二天，中国艺术家研究院召开了首都著名戏剧家四十多人参加的苏剧座谈会，京昆大师俞振飞说：“昨天看了演出，激动得一夜未能入睡……”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同志在百忙中到会发言：“哪个地方戏剧种有尖端人才，有著名的艺术家，那么这个剧种的



地位就高,影响就大,就繁荣昌盛。苏剧也出了一些艺术家,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王芳就是第四代青年演员的代表。”

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王芳演的《醉归》夺得这项活动的金牌——优秀剧目奖;1994年又以《寻梦》中的“杜丽娘”而获得全国昆剧“兰花奖”。而能称得上天下唯一剧种的“天下第一团”,全国有300多家,选上的只有20多家,而奖项只有5个,王芳荣登榜首!

十八年的演艺生涯中,王芳先后成功地塑造了扈三娘、花魁女、孟姜女、杜丽娘、秦依雯、金倩倩、色空、五姑娘、柳春等一系列既有古人又有今人、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角色,形成了自己“清丽典雅、抒情细腻而充满感染力”的表演风格。

“如果把梅花奖比作北寺塔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戏曲演员,我到了八层、到塔顶,但如果没有下面七层的衬托,我这八层还不都是空的?”谈起荣誉,王芳依然谦和地如是说。

## 聚币成珍

走进位于芦墟分湖之滨的吴根生家，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家具摆设，而有的，却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钱币。卧室和客堂间里，8只木框玻璃展橱和墙上挂着的20只镜框里，摆满了自商朝开始，春秋战国、齐国、燕国、楚国、秦朝、西汉、东汉、两晋、南北朝、唐朝、五代十国、北宋、南宋的刀、布、环、贝及近代的各种钞票；美、英、日、西班牙、印度等国币，融金、银、铜、铁、铝、镍、陶、纸等各类货币藏品3万多枚（张），合不同品种1万余枚（张），其中，梁朝大型铁五铢、五铢五铢、五五铢、镰刀货币4枚为国家博物馆目前尚未发现的藏品，中国历史博物馆派专人到芦墟拓片收藏。其中，镰刀货币的发现，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吴国有没有货币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些古今中外、林林总总的货币中，除祖传15公斤外（1公斤约为240只钱币），其余均为吴根生日长时久博采众收于换糖担、铜匠担、扒螺蛳船和大大小小的废品收购站……

1983年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三次集泉热，热点之一是江南水乡苏州，集泉爱好者数千计，而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芦墟的吴根生了，各地泉友书信往来日增，登门观赏切磋频繁，往往陪客细看议谈，随手翻检造成凌乱移位，加之远道泉友来访，终因家中无人而扫兴而归。吴根生便索性挤出两间房间，



将钱币分类排列，配以简要说明，于1988年8月21日在家中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私人钱币博物馆。香港《大公报》、台湾《自立早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及《新华日报》、《文汇报》等10多家报刊、电台、电视台相继对该馆的成立作了报道。吴根生开办钱币博物馆，是以“宣传普及钱币知识，开展钱币研究工作，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开馆至今，已接待中外参观者2万余人次，并多次在上海大观园、南京博物院和苏州沧浪亭举办钱币展览。

吴根生收藏的钱币，不但数量多、长于配套，且多精、稀、异品，其南宋年号币，元末农民起义币等均接近配齐套数，尤其注重收藏稀有少见品种，“绍圣元宝”（铁母）、“绍兴元宝”（小平）、“天启通宝”、“龙凤通宝”、“五铢五铢”等均属国内罕见珍品，吴根生因而被泉界誉为“江南铁五铢王”。

吴根生获此“美誉”，还得从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谈起。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一改过去“刀”、“布”的货币形制，取“天方地圆”之义，始铸方孔圆形的“半两钱”。这种形制的“孔方兄”被称为“钱之鼻祖”，流通将近2200年，直至清末民初。其中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5年“罢半两，行五铢”起，到唐高祖武德4年铸“开元”钱止，流通739年，可谓“孔方兄”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币种。其品种之多，难以穷极。而其中最珍贵者莫过于异形铁五铢。据收藏大家丁福保所著《古钱大辞典》称，他所见所藏的铁五铢不过两个品种，异形铁五铢则闻所未闻，更谈不上收藏了。而吴根生收藏的铁五铢多达100多个品种，其中面有“五铢五铢”、“五五铢”字样的两枚异形铁五铢则为国内罕见的珍品。从权威的《古钱大辞典》刊出的几十枚异形五铢的拓片来看，均为铜铸。苏州钱币界的一位长者说：“吴根生填补了国内空白，实为江南铁五铢王！”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钱币专家鉴赏



后给予高度评价。

俗话说,收藏收藏,先收后藏。那么,吴根生收藏的这一枚钱币珍品又是怎样得到的呢?

吴根生的家乡芦墟镇,地处江、浙、沪的交汇地界。有一次他读《古钱大辞典》,有一段记载跃入他的眼帘:乾隆乙己年夏大旱,太湖水涸数百里,土人于湖底掘得一独木舟,舟中有古钱“达三百余千”,均为铁铸,铁质轻小而色青,面有“五铢”二字。据洪遵《泉志》考证,这批铁五铢,乃梁时私铸。吴根生顿开茅塞:太湖流域的河浜,莫非是铁五铢的丰富源泉?

吴根生 1982 年从部队转业回家乡工作。闲暇之余,他拿着绑有废高音喇叭磁石的竹竿,在收购站附近的河里“吸钱”。有一次,他在浙江省嘉善县一个收购站的河边吸到了两串铁钱,面有“五铢五铢”“五五铢”的两枚珍品,吴根生欣喜若狂——这是一次何等重要的发现! 还有一次,他去嘉善陶庄乡,看见一个农民拎着两串铜钱在叫铜匠担帮他化汤婆子。吴根生对那农民说,古钱不能化,你要汤婆子,我去帮你买一个新的,换你的铜钱。结果,这两串古钱中,又发现了珍贵的“刘丽川小刀会太平通宝”和“洪秀全太平天国”钱币三枚。

吴根生重收藏,亦重研究,经常与三五同仁切磋交流,将所获的钱币知识撰写论文 10 多篇。散见于各类报刊,其中《萧梁铁五铢浅析》获苏州市社科联“优秀成果三等奖”,他所撰写的《聚币微言》,被美国《世界钱币新闻》杂志全文转载、平时赏钱的“诗话”、“微言”顺口而出,朗朗成句,远听疑是山歌,近聆方知是学理。如“物稀为贵,古今同类。远古则稀,近寡则奇”。有人慕名去钱币博物馆参观,吴根生总是以钱相赠,并为他们讲解钱币知识。

作为中国钱币学会会员、江苏省著名钱币收藏家的吴根



生,至今已集币 10 多年。目前,他正潜心收藏国内外的各种银币。其中,“大字龙凤银币”、“文武曹馄银币”、“段祺瑞执政纪念币”等均属银币中的珍品。吴根生说:“收藏钱币,重在研究。切磋交流,旨在普及。”

## 饱蘸深情写心歌

一首好的歌曲能一传十、十传百、成千上万的人去唱去听，给人留下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而一首好的歌曲不仅通过音乐而且还要通过歌词共同表现思想内容、创造感人形象和美的意境。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苏州市音乐协会会员方流洪（原名方留洪），便是这样一位在业余歌词创作园地里笔耕不辍 36 年，取得卓著成绩的歌词作家。他创作的歌词先后多次在上海电视台、江苏电视台、江苏电台、苏州电视台、苏州电台等媒体的“每周一歌”栏目中播出，有 1000 多首歌词先后发表和演出，80 多首先后获全国及省、市各类比赛奖，其中 18 首获全国奖。

《水乡小夜曲》获江苏省“长山杯”民歌、民舞、民乐大赛一等奖；同时又获文化部颁发的全国第五届“群星奖”唯一创作一等奖；《太湖渔归》获苏州市第三届“五个一工程”提名奖；歌词《少女的心月》入选《中国当代歌词选》一书；1993 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歌词专集《方流洪歌词选》。

歌词作家有时也要耐得住寂寞和淡泊名利。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人们记住的往往是歌唱家，而很少有人提及谁作的词或谁谱的曲。方流洪正是凭着坚韧的意志和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在清寂的歌词园地里



默默耕耘着。他写的歌词无论是反映军旅生活的、歌颂党和祖国的，还是赞美故乡、启迪人生等题材的，都紧扣时代脉搏和火热的现实生活，没有那种脱离现实的“故作深沉”和风花雪月的低靡颓废。这无不与他首先能真诚地为人，并将这种精神力量转换为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关。在漫长的业余歌词创作生涯里，方流洪始终以自己独有的心灵触觉来感悟生活，以十分浓烈的抒情笔触来展现生活，且善于在一种细腻入微的艺术灵性中去捕捉自己独到的人生体验，再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浓郁的地方特色艺术地再现心中的那份真情，回报社会，回报与之相濡以沫的故乡。

方流洪8岁跟随父亲学拉二胡，13岁便被当时的海盐县民乐越剧团借去拉二胡。剧团演出全本越剧《麒麟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他还是“首席二胡手”呢。拉的曲子多了，他竟萌生了作曲的念头，可作了几年曲后，他又强烈地希望能赋予音乐以更多的表现形式。于是，他想到了用语言直抒胸臆——作词这一全新的领域，而且一搭上作词这趟“班车”，便如痴如醉一发不可收地“乘”到现在。

1961年，方流洪应征入伍。当的是侦察兵，可兜里常常揣着一个硬抄本，一空下来，便在硬抄本上记载着他的思想情绪、人生感悟和所见所闻。《观察哨兵》、《祝月亮》、《擦炮小唱》等歌曲，就是在这本硬抄本上诞生的。“战斗在炮位/擦炮擦得欢/送走三伏热/迎来数九寒……这首《擦炮小唱》曾唱红了多少炮兵连，鼓舞了多少战士的斗志。1968年，方流洪提升为文化干事，之后10年，曾任军、师政治部文工队队长。在1979年参加“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中又一次受到师党委的通令嘉奖。丰富的部队生活成了滋育他歌词艺术之树的肥沃土壤。在那些年里，方流洪的歌词创作仿佛进入了旺盛期，《拉



炮上山》、《杀敌立功当英雄》、《凉山——我可爱的家乡》、《枣园流出幸福水》、《高炮战士修掩体》、《学英雄、当英雄》等一首首部队歌曲，在部队广为传唱，由他作词作曲的《高炮战士修掩体》、《藏族女民兵》、《西藏高原金灿灿》参加1972年第三届全国全军文艺会演，被评为优秀创作节目。每每谈及这些，方流洪依然谦逊地说：“其实那时的歌词创作也并非是指令，但就是搁舍不下手中的笔，或许是心中涌动着太多的对部队的情愫要倾吐吧。”

1979年底，方流洪从部队转业到了吴江。“从那摇曳的竹林里/从那悠荡的垂柳中/轻轻吹来绿色的风/轻轻吹来芬芳的风/……啊/江南的风/我故乡的风/是金色的风/是甜蜜的风。”这首《江南的风，我故乡的风》由谱写《爱的奉献》、《军港之夜》的著名作曲家刘诗召为其谱曲。在这首歌里，方流洪对第二故乡的殷殷之情如涓涓溪水般流淌不止，吴江的竹林吴江的垂柳，无处不染上了他炽热而美丽的感情色彩。《江南小村》、《水乡小夜曲》、《江南处处小康家》、《太湖柳》、《我爱水乡石拱桥》、《汾湖的小太阳》、《腾飞吧，吴江》等一大批词作无不写得委婉动听、恬静优美，令人爱不释手，使原本就风光旖旎、秀美如画的江南水乡，更平添了几分娇柔、几分魅力。著名作家生茂也为方流洪的歌词《吴江美》等谱了曲。

歌词的美学价值在于不步他人的后尘，不复他人的表达方式，更不墨守他人的语言构架的陈规。方流洪正是通过自己独有的“艺术实践，以高品位、高质量的艺术精品意识展示了他的歌词创作才华。他的词作十分注重听觉形象的清晰、鲜灵，讲究词情与画意的契合。如《少女的心月》、《金银桂》、《放鹅姑娘》等词作，也都注重语言优雅、比拟生动、寓意精深，注重浪漫与现实的审美情趣，注重作品的内在韵律美和外在形



象美,达到了“词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词”的艺术效果。“柳在水的怀抱/水在柳的心头/柳有水的梦幻/水有柳的温柔……”这首《太湖柳》把水与柳这两个水乡常见的景物,拟人化地遥相呼应于情感世界之中,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两者灵性、悟性、秉性,通过一首歌,点化得生动、逼真而又传情。

当然,方流洪在歌词创作上的成就,同他在艺术上多方面的修养是分不开的,他写诗、写散文也写曲艺小品,他作曲、写论文也弹拉乐器。正是因为具有了丰富的艺术才能和扎实的创作基础,使得他的歌词佳作迭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 盆之景 心中情

浅浅的紫砂腰圆盆中，屹立着一座高耸而深沉的“大山”，一对古朴苍劲、粗壮有力、透着阳刚之气的“大树”，仿佛经百年风霜，千年雨雪，依然恩恩爱爱地相依相偎在坚定不移的“大山”旁，朔风淫雨掀走了脚下覆盖着的温暖的土地之被，裸露着的根的信念依旧百折不挠地抓住“山”的深情，高扬的树冠岁岁年年展现一片春的活力……这幅浓缩于方寸之间的大自然图画——雀梅盆景，便是张再良 1989 年获第二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佳作奖”的作品，也是张再良盆景制作生涯中的首次全国性奖项。

说起这个“佳作奖”，张再良眼眸中依然闪现着当时的激动和欣喜。那年，张再良得悉中国花卉协会将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将自己莳养 10 多年的雀梅盆景送去北京参评。20 多个小时的火车旅途，为了不损伤雀梅的一枝一叶，张再良白天放在卧铺上，晚上放在枕边相依而眠……一路关怀倍至地送到北京，可博览会的各项参评奖项已经产生，张再良便将雀梅寄存在组委会，去开房间休息了。不想，评委们被这盆雀梅“复归于朴、高于自然”的高雅气质深深吸引了，七嘴八舌一直评到深夜。第二天，评委们对张再良说，可惜你来晚了，评委们一致同意破例授予这盆雀梅为



“佳作奖”。

这不同寻常的荣誉，对张再良而言，无疑是一次“干透湿透”的褒奖和扶掖，使张再良盆景制作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有了更大的提高，开始由一般意义上的玩向更高层次的赏的境界发展。其后的盆景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文化含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一盆盆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盆景作品，在静谧平和中传达着张再良对人生况味的深刻品尝和理解，从而改变了通常常见的规则式盆景，努力开拓新的欣赏层面和欣赏层次，被越来越多的盆景专家所看好。他精心制作的“榔榆”盆景，1991年在首届中国国际“振兴中华杯”盆景作品展览大赛中获一等奖；“峥嵘岁月”盆景1992年在中国海峡两岸盆景名花研讨会上获走向世界“中华杯”展赛二等奖；黑松“槐魂”同年又获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举办的园艺与盆景艺术培训班学员“青春杯”三等奖；在1999年5月全国第四届杜鹃花展览中，他的杜鹃花——“枝白”获品种一等奖、布局三等奖和栽培三等奖3个奖项，他多次受到陈慕华、程思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现为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理事，江苏省盆景、根艺、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我市平望园林绿化管理站站长的张再良，钻研花卉盆景艺术已有30多年的历史。由于家境清贫，张再良小学毕业后便回浙江海盐石泉老家，直到1970年才回到平望新农5队务农。白天繁重的农活已累得够呛，但回到家，他还要在园子里摆弄几盆从田边沟旁采回来的野花。在张再良想来，野花只要种在盆里种在心上，那么，再野的花也是心中的一处风景，也是生活里的一份慰藉。花种得多了，时间一长，他便开始对花卉的品种、档次有了新的追求。镇上一位花友给了他一本周瘦鹃的《花木丛中》的书，张再良一有空便如饥似渴



地走进去汲取知识的养分。那次他去上海龙华苗圃参观取经，在商店里他看到一本《上海龙华盆景》，便掏出身上仅有的13元钱买了下来。同去的人笑他神经兮兮的像个“花痴”，竟连回去的盘缠也没有了。

有了花卉盆景知识的“撑腰”，张再良种花弄景的劲头更大了。从原来的草本植物向木本植物发展，目前他已拥有黑松、五针松、雀梅、榆树、红枫、杜鹃等60多个品种的近1000盆花卉盆景。自家的园子不够放，便借邻居的园子。一些爱花者来张再良家看花，完了总要讨几盆，张再良总是乐呵呵地笑笑：“看中了就拿去呗。”看中了拿去，拿去了再种。张再良便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吐故纳新”中不断培育着一盆盆“活着的诗、活着的画”。这些年来，张再良仅买花盆就花去了2万多元。张再良常想，花卉盆景本来就是陶冶情操、丰富生活、美化环境的，如果仅仅美化自己的小环境，那还有多大意思呢。

然而，看花容易种花难。张再良最初嫁接培育西洋杜鹃花时，由于不得要领，采用腹接法以中国毛鹃嫁接西洋鹃，结果成活率只有30%。张再良并不气馁，经过不断的实践，摸索出了高枝嫩头嫁接的“劈接法”，成功率达到了98%。这种极具“亲和力”的嫁接方法得到了杜鹃花爱好者的推崇。

盆景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1986年，张再良师承全国盆景艺术大师朱子安先生。这位86岁高龄的盆景大师，看重张再良为人忠厚诚实，对盆景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便收他为“关门弟子”，传授给他“苏州派”盆景制作技艺。

张再良传承师风，虚心好学，在兼容并蓄了垂枝悬崖式和顺风式两种苏州派风格外，突破了“六抬三扎一顶”的结构形式，追求树型的自然美和盆景的意境美，从而将盆景“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艺术法则通过景物的实体和意境的虚体



得到和谐的统一，营造出一种江南水乡式的婉约清丽、古朴凝重而又不失飘逸洒脱的艺术特色。10年前，张再良从山里采集来的一棵榔榆树桩，坎坷不平的树桩腰际嵌着一块斑驳的花岗岩石，桩冠曲折多变，是一块气韵、意境深邃的上好桩材。张再良采用“粗扎细剪”技法，模拟自然环境，按桩形设“顶”，尽量保留它的“山野之气”，避免了矫柔造作的人工匠气。目睹这盆取名“含玉”的榔榆盆景，仿佛给人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张再良在盆景艺术之路上耕耘不止，一件件匠心巧思独运的盆景作品，凝聚了他不竭的智慧和心力，给多姿多彩的生活平添了一份份美的韵致美的享受。1995年，他的名字收进了《中国奇石盆景根艺花卉大观》一书。

## 凝固的电影画面

大凡爱看书的人，接触最早的恐怕要算连环画了。通过一组绘画，叙述一个故事，这便是连环画的初衷。而圈内人则以为，连环画是“凝固的电影画面”，画家便是这一组组定格画面的导演了。

在美丽的莺脰湖畔，有一位熔 10 多年心血“凝固”了 68 篇 4149 幅作品的连环画家。他叫范振涯，其作品主要为历史题材，《三国演义》、《水浒》、《春秋战国》、《东周列国》、《朱熹》、《刘海传》、《聊斋》、《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先后在国内 10 多家出版社出版。其中，《魏晋南北朝》一章编入《中国通史》（绘画本），此书 1989 年获“中国第六届书展”一等奖；参与绘编的《经营谋略》1992 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

在一些人的心里，画连环画，恐怕仅是诸多画种中雕虫小技的“小儿科”，但实际真正要画好却并非易事。一套人物造型正确生动、构图完美、意境隽永的历史题材作品，画面中所出现的建筑、服饰、道具、陈设、以及内容涉及到的民风民俗等均需有出处，都必须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就要求画家必须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各个历



史时代的人物，其造型有的有固定样式，有的则要画家根据资料加想象来创作，但一定要尊重历史，要让读者接受。范振涯为了画一个宋代文人的故事，他首先要查有关宋代的服饰、家具、瓷器图案、建筑结构等，连屏风上的画也力求体现宋代风格。

其实，作品的格调很大程度决定于画家文化艺术的积淀，是画家内在修养的一种外在表现。那一幅幅再现古人生活的图画，从发式到表情，从衣着到用具，以及周围的环境和气息，范振涯都以他细腻典雅的画笔，匠心独运一丝不苟地勾勒了出来。古诗人行吟也好，封建女子的闺怨也罢，都是那么的耐人玩味，仿佛画家亲眼所见一般。范振涯正是以他的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将他的连环画弄得生机勃勃，引人入胜。

1983年，范振涯从一本连环画杂志上看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戴敦邦的一组连环画作品，很是崇拜，便带着自编自绘的近百幅连环画稿《笑中缘》去上海登门求教于戴教授。戴教授很是赏识范振涯的作品，鼓励他说：画种没大小，只怕有心人。

名师指点与自己勤奋钻研，使范振涯的绘画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1985年，广东的《周末画报》发表了他的9幅连环画《王安石骑驴》。以后，《新婚奇案》、《婆媳赛棋》、《谋官有术的官》、《追书记》等自编自绘的连环画小品相继在《周末画报》、《文学故事报》等刊物上发表。

连环画是一笔笔地精描细画的作品，寥寥数笔便妙趣横生不是连环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连环画的精彩在于在不大的画面上，展示出超越画面局限的那种场面的博大与精致，人物形象的生动及千姿百态的高度统一。范振涯正是循着这一连环画的大气，大量运用白描写实手法，以疏密有致的线条造



型、结构严谨的绘画作风和耐人细品的画面寓意，给人一种清新秀丽、富有诗意的感觉。

范振涯的连环画选题，大抵有古典名著、古典诗词、中国通史、中国佛教文化等，而更擅长的便是中国历代文人画。《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中国历代高僧》、《中国典故》等原著中的一个个人物便呼之欲出般地跃然纸上，充满了传统中国文人画卷气浓郁、意境高远的艺术魅力。纵观范振涯的连环画作品，不难发现在这些古朴典雅的画幅之中，有着浓郁的传统绘画风味，我国古代优秀的木刻版画技法，陈洪绶的木刻绣像插图和苏州桃花坞年画的构图、勾勒，都被范振涯融汇吸收，并有所发展和创新。范振涯正是凭藉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底和对待连环画创作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把生活中的真情实景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去，使连环画的创作形式和作品内容得到了更为宽广的拓展。

画连环画是很累人的，中国文人画可依仗作者自身的文化底蕴与长年练就的笔墨功力，轻松潇洒作画，画连环画一样不能偷懒，必须画出它的一切，就好似山野挑夫，一步步的奋力登攀。那年夏天，一家出版社约了范振涯的一部《东周列国》的画稿，四百幅画稿要在四个月内全部完成，这对业余作画的范振涯而言，其艰辛可想而知，待画稿全部完成寄出，人也病倒了。

范振涯正是以他的这种刻苦、勤奋的精神，在连环画的天地里辛勤耕耘着，一如山野挑夫，一步步执着地向连环画的高峰攀登。



## 松陵立如

大凡舞文弄墨的人都有自己的笔名（或艺名），而在笔名前冠以家乡名字的恐怕不多。我市老画家凌立如先生的真名叫凌其根，立如是他的笔名。而每每看他的作品，落款都是“松陵立如”。这倒有意思了，于是我专程去芦墟镇袁家浜 10 号拜访 82 岁高龄的凌立如先生时，随意问起此事，不料立如先生动情地说：“这不奇怪呀，因为我是松陵人嘛”（松陵即吴江之意）。言语间，流露出一种松陵人特有的自豪感。

立如先生是前苏州美专国画系教授、全国美协会员、苏州市书画研究会理事。

凌立如 10 岁开始学画，受外祖父顾坎、师弟陆廉夫的熏陶，小小年纪便灵气十足，处女作《梅花》大受长辈家人的赏识。尔后就读于苏州美专及上海新华艺专，1936 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并荣获银质奖章。上海新华艺专教授谢公展特为立如议订润例：立如凌曼，江苏吴江人。从事丹青十有余年，擅长花卉翎毛草虫及虎，天才颇高，临古之外善从事于创作。从予游以久，故知之详也。同年又至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深造，师从岭南派著名画家张书旗教授，专攻花鸟。其作品形神兼备，栩栩如生，酷似乃师风格，颇得系主任徐悲鸿、高剑父教授的赞赏。1936 年一次赈灾义画活动中，立如画了一幅 4 尺匹

的国画《虎》参加赈灾义卖，徐悲鸿细细端详一番后，便给这幅画标上了当时的最高价一400元，喜得立如一宿都没有睡好。

立如从小失去父母，家里八九个人的生活全靠立如在上海瑞金中学教书挣钱维持。艰苦的生活没有拖累立如追求国画艺术的志向。当时高剑父及其弟奇峰，发扬岭南派力主写生的传统，与张书旗并举创新旗帜，为国画界开拓新风。立如在教书之余，潜心钻研，为自己以后的绘画奠定了师古与创新相结合的基础。

立如持之以恒刻苦钻研，不断探索、研究，既汲取了岭南画派的精华，又在此基础上融进了自己的画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用笔疾速、纵横自如、刚里见柔、润中带燥、层次分明的绘画特色。在立如先生的画室留云馆里，一幅《群鸡菊花》图，把两鸡相对凝视欲斗，数对旁观自若的一刹间动态，描绘得惟妙惟肖。站在《电闪雄威》图前，仿佛听到一声长啸，山鸣谷应，使人不寒而栗。百兽之王的老虎，在立如的笔下，不但毛色亮丽，体态雄健，而且凶狠残暴，仿佛不可一世的跋扈之势一触即发。在这幅气势磅礴的《闪电雄威》面前，也许再多的饶舌之语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立如的作品曾在上海青年画厅、嘉兴文化馆、苏州群艺馆、北京工艺美术部等地展出。在上海市文化宫、美协举办的画展中荣获一、二等奖。前不久又有《花径无限好》、《硕果累累》两幅国画被文化部中国对外艺术展览公司收藏。

1980年，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八十大寿，市政府请立如先生画了一幅《寿桃》图，作为市府礼品送给费达生。费孝通看后非常感动，即挥毫题诗：“去年车绕茅山边/今朝始登茅山巅/儒将流风今胜昔/超圣人凡不求仙。”立如接诗后，便和韵



一首：“时师造化绕篱边 / 为写素材逐浪巅 / 画展荧屏佳音报 / 箴言鼓舞胜神仙。”一诗一画，一题一和，两位老人笃厚的情谊溢于言表。

## 忆及往事如吮蜜

……忘不了/忘不了/你教我学艺术/更教学做人/对国家要忠心/对父母要孝顺/对师长要尊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说书人……

在吴江宾馆“纪念评弹艺术家刘天韵诞辰九十周年”电视晚会上，刘天韵的侄女、国家一级演员刘韵若演唱的弹词开篇《缅怀叔父》的一段内容。

清脆悦耳、悠扬动听的琵琶声，优美柔绵、情真意切的说唱声，这声声不尽的缅怀之情，使刘韵若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家乡盛泽毛家弄和毛家弄里的跨街楼……

或许是受父辈的影响，刘韵若自小便对评弹情有独钟。在跨街楼的书房里，叔父刘天韵教她学艺要刻苦又认真，腔要圆，字要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那时买不起琵琶，韵若就用家里的芭蕉扇，绷上几根橡皮筋，在墙门间里“嘣咚、嘣咚”地自弹自唱，竟也能哼出点评弹的味来了。1949年底，14岁的刘韵若离开了家乡盛泽毛家弄，只身来到上海跟随叔父学艺，1959年加入上海评弹团。

说书是以男档为主的，说、噱、弹、唱尽可以发挥，可韵若是女的，没能继承叔父的书目，韵若便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书目——《晴雯》。叔父对她说：“你要研读原著《红楼梦》，才能领



会晴雯这个角色是如何的心比天高，才能处理好你演的角色的感情变化，比如晴雯为贾宝玉补裘时，她是怎样布置环境的，她的神态、音态、音色、语气等等都要细细揣摩透。”韵若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且钻劲足，悟性好，叔父传授的要领，很快便运用到自己的学艺实践中。韵若唱中篇《晴雯》时，评弹界还没有人演这个角色，节目广告出去，上海马当路上的大华书场门口，买票的听众搨了铺盖排队……1979年，韵若带着《晴雯》到香港演出，再次引起轰动。“来若柳絮因风起”，韵若那抑扬舒展的歌喉，神情兼备的表演，将真与美融和一体，怡人心神，成为刘韵若的成名作。

作为一个评弹演员，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得唱长篇。韵若选择了叔父留下的《落金扇》中的文武生，将叔父“陈调”、“山歌调”的艺术特色兼容并蓄，以丰满自己的演唱。文武生的唱腔要从丹田运气，声调要上旋，给听众一种声情饱满的感觉，形成了“婉转糯软、飘逸”的唱腔风格。闻其声，好像“璧月琼花春色里”，又似“画栏桂树雨声中”。

刘韵若与丈夫张如君夫唱妇随珠联璧合，“张、刘档”成为享誉书坛的“响档”。1982年春，“张刘档”在杭州卖鱼桥附近的书场演出，杭州曲艺团团长陪同保卫处的同志来找他们，说是陈云同志当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后不大听书了，但邓小平同志对他说，你听书也是为了工作嘛，因此，陈云同志邀你们去他那里。见面后，陈云同志说：“上个月，你们在杭州三元书场演出，连续日夜客满，我是每天看报上广告的。”接着，他俩为陈云同志演唱了《双金锭·梦锦过关》一回，陈云听后连连说：“很好，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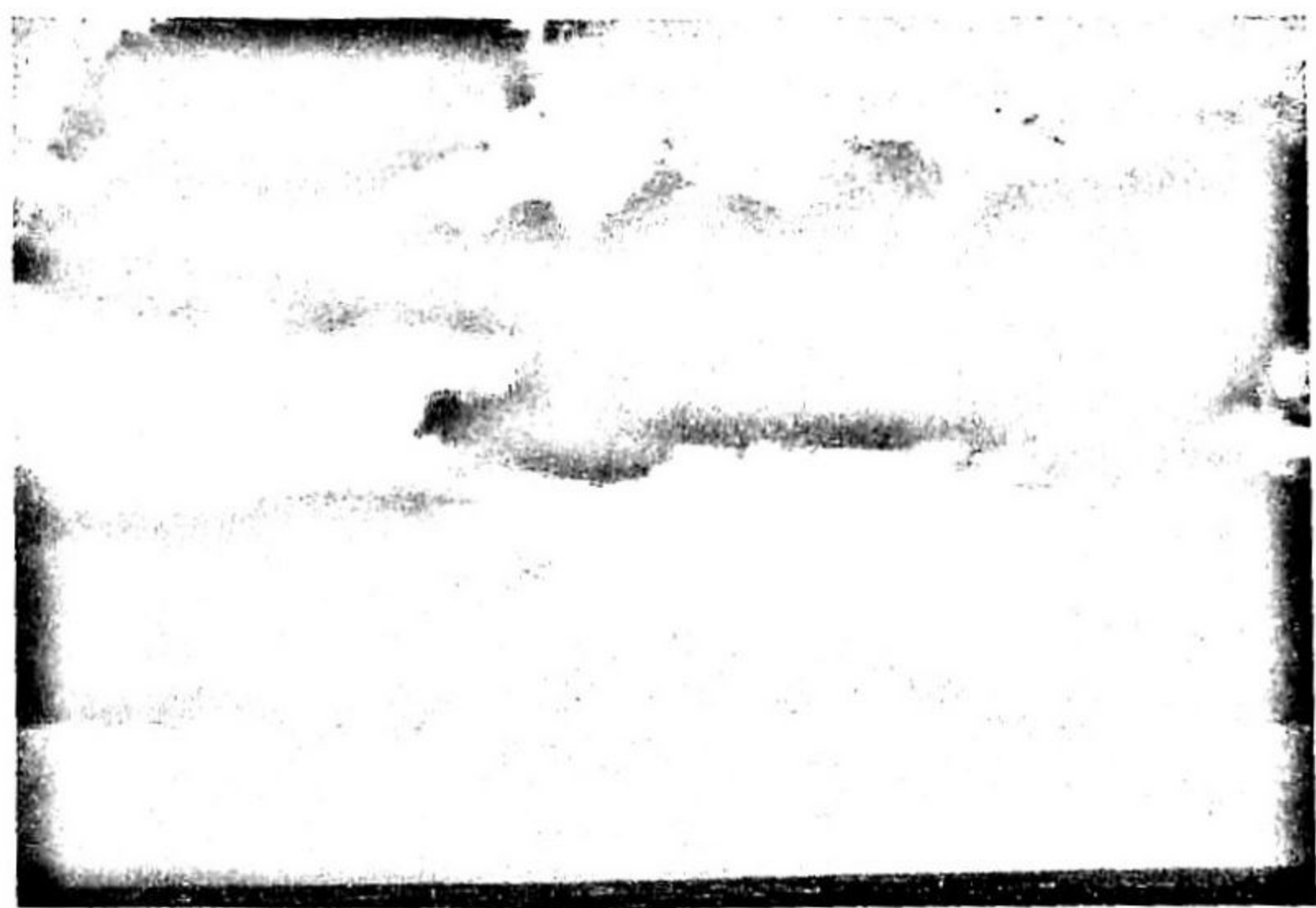
1985年，“张、刘档”及赵开生等演员到北京中央电台录音，陈云同志托警卫局局长来看望他们，并带来了陈云同志赠

送给他俩的墨宝——唐诗《枫桥夜泊》条幅。为了答谢陈老的厚爱，他俩把《枫桥夜泊》谱成评弹曲调，录制成盒带，转送给陈云同志和丁关根同志……

而今，刘韵若已退休了，在家照顾两位老人和整理自己的一些作品资料。这位与评弹艺术晨昏相伴近半个世纪、从毛家弄走出的故乡人，每每谈起自己的艺术生涯，总是甜甜地笑笑：“忆及往事如吮蜜。”



# 旅程画眼



## 全椒散记

安徽全椒县，这个历史上称作“儒林”的地方，是我国著名的古典讽刺小说家，《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故乡。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正是萌发与生情的季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踏上了这片陌生而充满诱惑的“儒林”。与“儒林”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原先的那份水土不服竟奇迹般地温存起来适意起来，整个儿被一股浓浓的“儒林”遗风熏陶了……便努力从那像雾像雨又像云的“儒林”表情里绽出头绪来，到“儒林”的民风郊外采几段国内邮资总付的情节，再偷偷呼吸一点“儒林”的气息，勾兑一份韵味浓浓的“儒林”感觉，带回家，佐料我的生活。

### 儒林别意

沿敬梓路向北走上十分钟光景的路程，眼前豁然开朗，全椒县城北郊走马岗南坡，大片大片黄灿灿绿油油的春色簇拥着一处仿明、清建筑，背山面水，画梁雕栋，曲栏回廊，层次迭宕，蔚巍壮观。这便是我国现今规模最大的文人纪念馆——吴敬梓纪念馆：耗资百万，占地四千平方米。这样的架式要是在上海、苏州、广州或者深圳，也许并不稀奇，可在依然拮据的安 99



徽全椒，如此倾心恐其另有雅意吧。

第一次去全椒，第一次去拜谒敬梓先生，蹊跷勿蹊跷，那几天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六集电视连续剧——《吴敬梓》。也许过于出神入化了，一时竟将心中的先生与电视里王志文扮演的先生从两个遥远的时空拉拢重叠了起来，仿佛先生依然生活在河湾街那幢面临襄河，背有“遗园”，溪水如带蜿蜒其间，周围茂林修竹十分幽静的“探花第”里似的，一作落空便常常独自一人徒步去看望先生。久了，总觉得先生在等我一般。若工作缠身几天脱不开身去的话，便神不守舍，生怕梳着齐腰长辫，身穿蓝布长衫，手托一把紫砂壶的先生正踱着窸窣作响的碎步在埋怨我呢……

如果25年前插队农村时，在蛇舌荡边的知青小屋啃嚼《儒林外史》，使我领悟了先生的“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那么此番来全椒，每每站在先生身旁，我分明已聆听到了先生那“大江东去功名富贵淡如水”的铮铮胸意！做人做事，顶顶要紧的是不失其自我，即便落魄、即便潦倒、即便被“乡里传为子弟戒”，依然安子若素，执意潜下心来做自己的事。在历经世态炎凉看透八股取士的腐朽性之后，先生以庄谐兼擅的妙笔，开始创作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积十余年之功，终于成书。

先生不单以自己不懈的努力为世人撰出一部厚实的《儒林外史》而名垂于世，更以“愤世嫉俗芙蓉敢怨秋风，乐道安贫茵苴不沾尘土”的骨气，为我茂盛一种堂堂君子的风范！这样的心情融在先生的故里而越发酿醇、膨化。

先生性格豪爽，不习治生，遇贫即施，为人耿直。如此一代文豪，参加数次乡试竟都落第，倒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高中了。



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举行征召。众士子迎銮争献诗赋，企求封赏。唯有先生洞察朝廷征聘之虚伪，竟藏匿家中，企脚高卧而回避之，足见先生鄙薄功名利禄，绝意仕途的博大胸襟。当然，在科举取士的封建盛世，先生的这些举动自然不容于世俗。“大好文章，大怪人也”，便是当时里人对他的评介。然而，先生却抱定只要有“瑰意与琦行”对“众庶之不誉”持不在乎的态度。在《儒林外史》里，先生借高尧之口说：“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吃混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扯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便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其用心可谓滴血。真是儒冠不保千金产，稗说长传一部书。一如鲁迅先生所言：“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越是在困境之中，越能洞察世人的真面目。先生不赴鸿博，纵情诗酒，生计因而日益困顿。但先生从不居恩索报，有时断炊数日，也从不去一叩豪门。严冬无炭取暖，就相邀几个知己，乘月色从秦淮水亭绕城墙步行数十里，歌吟呼啸，到天亮至水西门大笑散去，夜夜如此，先生谓之“暖足”。正是这种豁达大度的胸意，筑就了先生“笔扫千年弊，书传万世铭”的思想境界，为世人矗立起一座“讽谐寓真”的警世之碑！

先生的《儒林外史》以洋洋五十五回而画了句号，然而，先生的一生却只以短暂的五十四个春秋而给世人留下了难以释然的省略号！襄水滔滔，流走了昨天，流来了今天。

先生，弟子写此拙文，只想以手中的秃笔努力将先生的叮嘱在自己的心纸上立此存照，以此夯实我——一个个身不由己的欲念……



## 老人与井

宝林路是全椒县城的一条老街，一头系着县城的繁华，一头挽着宁静的田园，可宝林路似乎并不得宠，低矮的砖木结构街衢隔三叉五地郁着亦家亦店的小铺子，门楣上挂着的招牌字幌倒是十分的遒劲有力，很是不俗，犹如一幅幅书法作品展览一般，给耆年的宝林路平添了一份儒林文化的风雅。凹凸不平的街道上不时有吱呀作响的驴车笃悠悠而过，扬起一溜儿熟悉而生疏的市尘，机灵地往两边的店家蹿闪。那盘坐在车架上的驴夫儿扭着秧歌一般……

上了年纪的宝林路似乎很累，可上了年纪的宝林路一天也闲不住。

宝林路上有两所学校，一所是襄河中学，一所是襄河小学。两所学校的学生们给两鬓花白的宝林路带来了热闹、带来了欢愉、带来了生机。

有了两所学校的学生们，宝林路便一天也睡不成懒觉。

襄河中学斜对面是一排墙面纸筋剥落的矮脚瓦房，屋檐下有两个巨大的旗杆石，石上搁着一块厚厚实实的长青石条，石桌面抹得溜光可鉴，两端各撑一把已看不清是啥颜色的油布伞，伞下的石桌上放着几杯红红绿绿的凉茶，还有诸如五香豆，弹子糖，贴花纸，铅笔，练习簿之类的小商品。石桌与墙脚之间坐着一位牙齿落片片的老太，几个背书包的小孩奔到茶摊旁，搁两分硬币便自己动手拿起满晃晃一杯茶一饮而尽，旋即小鹿似的奔向学校。老太慢条斯理地把空杯子往身旁的一只水盆里骨碌碌一滚，皱皮皱脑的手拎起杯子甩甩水渍，又倒满一杯……我们走近茶摊，老太抬头问：“你们喝茶么？”

“不，我们路过这里，看看你。”

“喔，照！照！”老太脸上漾出一池惊喜，不安地招呼我们坐，可陀螺似的转了两圈，也不见个可坐的地方，便尴尬地瘪瘪嘴，无奈地牵了牵头巾，把神情移向了茶摊。

“老太，你高寿多少呀？”

“唷，不照用，不照用，多七十挂五了。”

“老太，你一个人在这里住么？”。我走近老太的家门朝里张望。

“呀，不照看不照看，这里像讨饭似的。唉，老伴去得早，有个女儿嫁远了，我呆老婆子一个，就这么悠着呗。”

同去的李先生指指石桌上的一只黄亮亮的陶土茶杯问：“老太，这只杯子怕有些年了吧？”老太仰天闭了闭眼，伸出两个指头：“二十多年了。”李先生有收集民间小摆什的嗜好，便问：“老太，这杯子能卖给我吗？”老太复又仰天闭闭眼，伸出两个指头：“两块照不？”“照，”李先生学着老太的全椒方言欣然掏钱。我接过茶杯，横竖看不出一点古意，李先生却一脸如获至宝般地满足相：“凭老太这一把年纪，就不会有假”。

“噫，这杯子怎么有一股冰凉的冷气袭手呀，怕是刚才的茶水是井水兑的吧？！”老太耳不老，诡秘地抿嘴笑笑，指指屁股下坐着的井盖说：“这井比我年辈还长呢，我靠这祖传的井在这里摆了二十多年的茶摊了，孩子们爱喝，甜甜凉凉的，来，你喝一杯尝尝啊。”我好奇地接过老太递来的茶杯喝了一口，哇，又凉又甜，真好喝。

我们谢别了老太，走了几步，不由又回头看一眼老太，但见老太正窸窸窣窣地从脚边的竹篮里摸出那只装有白色晶体的小瓶……



## 儒林小街

袁家湾与古城之间，有一条被誉为“全椒人的命脉”的河流——襄河，河湾寥廓，河风宜人。一场春雨给全椒的黄土地洗了个痛痛快快的淋浴澡。满身的污垢顺着山沟小溪流入了襄河，清清的襄河水转眼变得黄黄浊浊的。用手摸摸，好温手。咦，这襄河水莫非还留有黄土地的体温？

跨过襄河上一座古老而健朗的三孔石拱桥，沿一段襄河湾子向北，不一会便到了全椒现今最古老的小街——儒林街。

说也怪，全椒亦有醉人的儒林特曲，宽阔的襄水路，装潢考究的儒林商场……可统个儿提不起一个客边人的一点兴趣，倒是这条静卧于襄河边的儒林小街，成了我心中一隅亲近的注脚，一见便爱意顿生。在愈来愈现代派的建筑物衬映下，这条儒林小街积淀着茫茫岁月的尘埃，至今安然宁贴，于淡泊之中蕴含的那份隽永将一种文化底蕴的痕迹最大限度地装裱在现代心情的氛围里，与日新月异的时代节奏相安无恙。一种膜拜归真的仪式，令我有一种仿佛一步跨入历史的感受。

抑或，这便是日日梳妆打扮的全椒古城胳肢窝里的一块胎记？

宽不过三四米的小街两旁，一落式的青砖平房，墙面是不经挟饰的清水墙，墙缝镶线极为细作，为小街营造了一份特有的古朴与实在，临街一排排年代已久远的木格子窗；青苔腻腻的墙脚跟；屋檐下一串串红辣椒干随风摇曳……与那幅不知名的油画有着惊人的相似，所感受到的几乎全是这样的气息：既沧桑又温馨。而错落有致的风火墙，则像小街额头上的一道

道抬头纹,给人一种饱经风霜的沉重感。风火墙与风火墙对视出一条条狭弄,在小街上一路行走,街北的襄河便一节节步移景异,虽没有苏州园林的花墙一般秀气,却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河边不时传来洗衣槌的“叭、叭”声和鹅鸭恣意嬉水的欢叫声……

小街小意,一路的街铺所营的行当,一如小街风蚀的瘦墙、雨打的薄瓦一般,虽单薄伶仃,却依然固执地填写着属于街的那份内容那份勇气那份儒林小街所不可或缺的韵味——

弹棉花店“嘭、嘭、嘭”地弹奏着世态炎凉的含义;

打铁铺“叮叮、当当”铿锵着某种使人怦然动心的提示;

裁缝店正以斜襟或对胸的形式,为他人作“看人裁衣”的小结;

花圈铺正以奔小康的劲头,赶制五彩缤纷的哀思;

杂货店的货架上塞满了香烟、火柴、糙纸……使人看不出有一丝的杂意;

剃头摊的躺椅上落下的尽是一朵朵花白的岁月,偶尔有一方乌黑葱郁的高产田,修面刀也不会再在擦刀布上多擦几下;

茶馆里的老虎灶每天热情洋溢地沏开小街的新话题,把门楣贴有“紫气东来”的居家日子泡得醞醞的;

点心店的烧饼炉也许过于热心肠了,竟把一粒粒“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口彩给宠坏了;

还是街梢头的时装屋懂小街的心意,将一份份时尚一件件新款一条条曲线一片片靓色扩充在小街的备注里……

——儒林小街也许并不儒雅,却自有一种传神之气等你来领受。



## 鞭炮寄哀思

标题怪怪的，情由却真真的。

我下榻的襄河饭店地处县城中心。不知怎的，出门在外，睡在他人的床上总觉不踏实，本来浓浓的睡意竟像兑了水似的，恬淡得绞不出一点惬意。很晚睡可又很早醒了——窗外远远近近地响着轰轰烈烈的鞭炮声，从我并没关严的心房缝里蹿来，扰得我还没熄灯的梦境便又白日一般透亮。噫，全椒人的喜事怎么接连不断？哎，喜事多了也烦人。

那天刚要出门，忽然又是一阵兴高采烈的噼噼叭叭声，我赶紧几步去凑个热闹，可出喜的心情一下子沉了下来，但见远处一列出殡车队正缓缓驶来，却没有熟悉的哭声与泪水，伴随而来的是高升、鞭炮和火光、烟雾，两边的行人不由驻足，观望乎？致哀乎？车队每到一单位门口便有几个人迅捷点燃预先准备好的各种炮仗，这时，灵车嘎然而停，跳下一个披戴重孝的人，双膝跪向这家单位的大门连连磕头，直至有人把他搀起上车。车没开几步，又一单位的门口响起了鞭炮声，于是，又是磕头，搀起，上车……我留心数了数，短短的一段路，不下有十几家单位或店家为出殡车燃放鞭炮。

我低声问身边的一位老者：“大爷，八辆汽车组成的出殡车队真够气派的，死者生前一定是做官的吧？”谁知大爷脆脆的一句话就把我给呛瘪了，“怎么，这样的场面非得做官才兴咋啦？”后来，大爷告诉我说：“死者生前是一家招待所的烧水工，领导本打算为他开个追悼会，可家属不让。唉，人死了总不能默着了，这不，为他放炮仗的都是些死者生前的好把子，活着做啥码子人，不全放着吗？”

大爷说话时的表情很平谈，平淡得几乎没有表情。可我已分明从大爷没有表情的表情里努力收集到某种深刻、某种许多人刻苦体验的人生真谛：人一生的预决算到底怎样才能收支平衡，才能一生不赤字？！

大爷的一番话能否演释为我的一种计算公式？

……

全椒，给我感受更深的便是全椒人醇醇厚厚浓浓烈烈的民风民情。伤心的事儿一家人担着，何必把悲痛洒一路呢？将丧事切入一点喜事的形式，对亡灵的哀思或许更着重一点呢。



## 阳山碑材

横着，只是一块纳凉的条石。

竖着，才是一座碑。

朱棣也真“心诚”，篡了侄子的王位，却没忘记给老子立块碑。而诚心的大小，似乎只有用碑的大小来体现了。其实，想坐稳交椅是朱棣的潜台词，可他不说不说，却说是给老子朱元璋歌功颂德的。有心计的人做事也真有魄力，呼风唤雨在全国征集了数千名能工巧匠，在南京阳山（古称雁门山）欲开凿三块巨型碑材——碑座、碑身、碑额，运到京都立在他老子的明孝陵前。可三块石头加起来有 31167 吨，叠起来有 78 米高。朱棣有尽孝心之意，而无尽孝心之能。碑材还没有凿成，便急急忙忙迁都北京了，把好端端的一个阳山糟踏得一片狼藉。

——心术不正的人做事，怎会有结果呢？

碑没凿成，留下的三块石头，据说“实为世界之罕见，天下之奇观”。清代进士、著名诗人袁枚游阳山时，曾写下“碑如长剑青天倚，十万骆驼拉不起”的赞叹。

1996 年的最后几天里，我去南京参加省报纸副刊协会的年会。主办者把我们领去阳山参观，说是一般的人到了南京，不大去阳山，阳山没别的什么，只有三块石头。不想看石头的人，去了都有一种失望的感觉。而我们这帮子人都是编副刊

的,不算雅士也算是个文人吧,看石头或许比别人多了一只眼睛。

阳山不高也不峭,沿着一条宽阔的峡谷,走没多远便见一块三面见方,一面连着山体的大石头,底部的凿成三条企口槽,讲解的小姑娘说是当时古人准备到了冬天,地上浇上水,等结了厚厚一层冰,槽里放上滚木运输的,可这方法能否奏效,古人没试过,今人只能听听而已。往里去不远处,横卧着一块长51米、宽14.2米、厚4.5米、重8799吨的碑身,东、南、西三面均与山体凿离,底部只有两个很羸弱的石脚驮负着这个庞然大物。碑身与山体之间留下一条一米宽的缝,很像江南水乡的古宅狭弄。当然,这样的狭弄一旦出现在山区景点,则往往会冠以“一线天”而赋予各种传说。碑身身畔有一块椭圆形的碑额,通体14个石牙,据说是准备雕刻幡龙的头、爪、尾的,虽然没有凿成,但只要你心里想像着该是一条龙,那么龙的神韵便呼之欲出。不过,我站在远处的山顶看碑额,倒像一只硕大的乌龟偎在魁伟高大的碑身身旁,很温馨的感觉。

然而,这样的温馨的感觉是缘于对某段历史的无知而浮映出的一种精神表层的快感,当你得知阳山脚下有一个村庄为什么叫坟头村时,这样的快感便很快消失殆尽。当地的百姓神情漠然地说:朱棣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动用几千名工匠背井离乡为他老子凿碑,每天完不成规定的任务,便拉下山杀死。工匠们只能刨土埋尸……工棚与坟茔为邻,痛苦的开始与痛苦的结束仅隔着一步之遥。活着的工匠与地下埋着的冤魂朝夕相处,晨昏相伴在这座阴阳难分的小村里,坟头村也便由此得名。而这山,却被后人改名换姓叫作了阳山。

阳气在山,阴魂不冷。

沿山路而下,碑材附近有一口工匠们为开凿碑材而挖的



古井，井口一道道绳索勒出的痕印，仿佛是工匠脖子上的一条一条被束缚被压迫的见证。

不该凿的碑终于没有凿成。

该凿的碑，不凿，也将永恒地矗立在人民的心中。

## 汉画像石

1998 年底，省报纸副刊协会的同仁聚首徐州开会，期间东道主《徐州日报》相邀我们去看看徐州的汉画像石。

在徐州风景秀丽的云龙湖东岸，松柏苍翠的云龙山西麓，有一座雄伟的仿汉大殿，其间陈列着 500 多块形状各异的汉代画像石刻。珍贵的历史价值，独特的艺术风格，质朴简洁的历史画面，呈现出许多神秘美妙、令人遐想的境地。它与苏州园林、南京六朝石刻并称为江苏文化“三宝”。

徐州汉画像石最早见于文献是在东晋。伏滔《北征记》一书记有作者在徐州城北六里的石椁上见到“龟龙鳞凤之象”。建国后，随着汉代墓葬的不断发现发掘，汉画像石被大批量发现。

徐州汉画像石最早大都属于墓葬石室绘画，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空间，加上特殊的石刻表现手法，使它成为较易避开兵火和自然的灾害，能够跨越长期的历史沧桑而得以保存的艺术遗产。徐州汉画像石的表现内容可分为：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神话和祥瑞的图案装饰三类。反映汉代现实生活的，主要刻画了贵族的侈糜生活，常见的有飨宴会饮、车骑出行、游射田猎、博弈游戏，舞乐百戏，射御比武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古汉代的礼仪和典章制度。如衣冠服饰的进贤冠、武士冠；迎候制



度的持笏、拥彗、执盾；建筑群式的阙观、台阁、斗拱；舞乐杂技中的翘袖折腰、缘竿走索，以及古代乐器中的钟、瑟、鼓、琴、笙、管，箫等，如茅村汉墓的一幅“楼宇栉比图”，使我们看到了距今约 2000 年的地主庄园和庄园主的活动情况。在这 2 米长的画面上，刻有巍峨的门阙，高大的门楼。门前有“奉命当御”的持戟卫士，院内楼阁错杂，重檐密瓦，其间人物有主有仆有宾，有畅饮，有吉饌、有侍奉，均成规矩。进层宇上的饰物凤凰部合于古籍上的记载：“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种凤凰既是建筑饰物，又是风向标。一幅画，描绘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殷实状况。

徐州春秋属宋，战国属楚，“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之风浸润徐州甚重，加之汉代又是楚王封国，故楚新楚都使徐州一带弥漫楚风，因而徐州的汉画像石，表现神话和祥瑞题材的占了很大比重。神话内容多取材于《楚辞》和《山海经》。常见的有伏羲、女娲、羲和、常羲、东王公、西王母等。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神，他们的使命同于《圣经》故事中的亚当和夏娃。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和女娲皆人首蛇躯，两条尾巴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如《鲁灵光殿赋》所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羲和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神，常羲是月亮女神。徐州汉画像石中表现这两位尊神是羲和举日轮、常羲举月轮，并以阳鸟示为日，玉兔示为月的画面。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神人向西王母求药等，都应呼了中国古代神话祈福求寿的世情。

徐州汉画像石的显著艺术特征，是绘画同雕刻结合的产物。在雕刻手法上主要运用了阴线刻和浅刻浮雕两种形式，其共同特点是以线造型，将立体的物象化作飞动的线条，意存笔先，气派相贯，构图布局繁富充盈。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想知道隐士姜肱的形状，派使者下彭城，画师发挥高超的写生技

艺,图其形状。但又不拘泥于对人体的模仿上,而是联想到大自然中的虎豹龙蛇、鸟兽星云等上,因而徐州汉画像石无论是人物车马,还是奔鹿怒虎,都有准确的形体结构,使之出神、出味。



## 父辈般的常熟

常熟在我心中的印象是古老而鲜活的，一如我的父辈。我最初的一些生命意象或是生命意义，便是由“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虞山，楔入我的生命实质的。这种冥冥之中的遗传理念，让我拥有了日后虞山一般高大挺拔的信念和尚湖一般明澈纯净的心境。

我知道，拥有父辈般的常熟是幸运而富有的。作为长江下游的一个滨江小邑，以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而扬名于世，被列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而作为他的晚辈后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他的第几代嫡孙，但我知道，远有商代贤臣、用筮占卜的创始者、占星家巫咸；让国先贤、开创吴文化的始祖仲雍；孔子的唯一江南弟子、倡导以礼乐为教的先驱言子，近代有清朝同治、光绪两帝的老师、史称“状元宰相，两朝帝师”的翁同龢。自宋朝至清朝，出宰相9人；从唐朝到清朝，中状元8人。在艺坛、文坛、乐坛上，更是涌现了一大批独树一帜的名家，其中最为杰出的有位居“元四家”之首的山水画大师黄公望；明代著有《松弦馆琴谱》的一代琴宗严天池；清初首开“虞山画派”先河的王石谷等等，不胜枚举。这样殷实厚重的历史文化家底，所存留于世的，已不仅仅是我的父辈我的常熟了。但我想，父辈悉心积聚的那份财富，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食

粮；父辈不息的智慧之光，永远是我们路漫漫而上下求索的必然灯塔！

是的，拥有父辈般的常熟是幸运而富有的。父辈既然能在70年代将尚湖围堰耕作，自知让雄性的虞山多了一份“离妻”的苦楚，便毅然在80年代将一个布衣素面、温柔多情的尚湖还给了虞山。而今，当我偎入万亩尚湖的怀抱，体味一份母亲般的温存时，我想，这样的感觉该是一种父辈的胸襟所建筑的精神家园，而这样的胸襟也正是晚辈在未竟的事业中所必须配备的一种日久弥新的品质。

翻开父辈般的常熟，我们可以去兴福寺，领略宋朝大书法家米芾手书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我们可以去方塔公园，用手亲抚一下方塔、古井、银杏三宝所存留的历史印痕，看一看那里收藏的宋、元、明、清200多方碑刻及名人书法石刻，咀嚼一番父辈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我们可以去言子墓，站在2400多年前出生的先哲之墓前，吟诵“旧庐墨井文孙守，高垆虞峰古树森”；我们可以去翁同龢纪念馆，去听听当年的这位“两朝帝师”是如何“峨峨常熟相，罄空辟乾坤”的。我们不妨再从历史回到现实，去商贾云集的中国服装城走走，看看那里的绫罗绸缎那里的五彩缤纷，你就会知道，美丽一旦组成浩荡的方阵，一切的点缀和衬托都将是洒脱不羁和充满情趣的。当然，环城滨河绿化带，南门十字路中心广场、花园浜广场和老县场街心广场所告诉你的，已不仅仅是城市内容的丰富，更是父辈般的常熟伟大而永恒的手势：褪去局促，褪去狭隘，开放的常熟不仅有外婆发髻上好看的簪花，更有现代儿女脸上云霞一般的红晕！

虞山、尚湖、方塔；绿毛龟、鸭血糯、叫化鸡，随口叫一个，便是常熟温情四溢的乳名；巫咸、仲雍、言偃；翁同龢、吴小仙、



陈必谦，随手找一个，便是一份常熟满堂生辉的荣耀。当我们置身在常熟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情节里，我们原先朗朗上口的言辞，或许都一茬一茬地枯萎了，古老的常熟年轻的常熟父辈般的常熟，只有在心里，才是那样的钟灵毓秀那样的肌肤相亲那样的割舍不去……

父辈般的常熟，是父辈无数沉甸甸的岁月，更是我未来无数金灿灿的年华！

## 一痕记忆

老城的东首，原是一片稔熟的稻田。后来被市里规划为开发区，并筑起了一条长长的围墙，遮挡住了我视野里绿油油的麦苗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稻谷飘香的怡然。

于是，这片躺在围墙关怀里的土地，便远离了牛蹄的亲切和蹄坑里小蝌蚪的天真无知；便远离了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诗句。

可这毕竟是一片养人的沃土，长不出五谷丰登却疯长了一幢幢高楼，摩肩接踵，鳞次栉比，仿佛楼与楼之间都能感悟到彼此的呼吸和驿动的心律呢。

新区一隅，有一块被高楼吃剩的土地，面积不过亩，四周楼宇的地基垫高，全都从这里取土。

渐渐地——

楼长成一首凝固的音乐。

地瘫成一池液体的残疾。

有一池残疾的液体作陪，楼活的滋滋润润灿灿烂烂。每当月半的当口，残疾的液体依然多情地邀来一轮明月。于是，便有洞开的窗口里洞开的目光走下楼去，与久违了的月亮交融与久违了的月光亲切……（以往，月亮爬上坡的时候，有前面的高楼阻挡；月上中天的时候，有楼顶覆盖。因而足不出户的



话,终年看不到月亮的面。)现在可好,有楼下的镜子照应着,有月亮的日子里,夜夜心屋的四壁涂满皎洁涂满宁静涂满真切……

毕竟是残疾了的池水,每逢夏天,池水便发臭便滋生蚊蝇。楼下的住户实在难捱这臭气熏天的日子,便联手组织几辆拖拉机,拉来了石子、瓦砾等把水池填平。填平了怨气也填平了池中的月亮。

楼下一老太,原是这片土地的耕耘者。而今土地已不属于她耕耘了,便随儿住进了新楼。(老太实在不明白:站在这片土地上,她是乡下人;住进由这片土地盖起的新楼里,她真的就是城里人了呢?)每天每天,吃饱穿暖便无所事事。无所事事便寻思着想有所事事。毕竟劳碌惯了,嘎然闲下来静下来,两手悠得没处放似的,浑身的不自在。这不,没了泥土的地,不长稻子不造房,闲着也是闲着,何不耙耙拢拢,在瓦砾面上铺上一层土,明儿种点葱头蒜脑的,城里买菜样样贵。

心思打定,老太便忙碌开了。没了大力气,便蚂蚁啃骨头,先垦一只角,四周开沟,用铁镢脑将瓦砾片敲碎,把新楼死角的一堆煤球灰耙来倒在瓦砾面上打底,再从老远的地方一箕一箕地撮来泥土,铺在煤灰面上捣碎,撒上菜籽,栽上葱苗。不出一月,不毛之地便一片嫩绿了。

这一绿便绿了楼底的另外几户家人,纷纷出动,人多力气大的垦大的;人少力气小的垦小时,效仿着老太的作法,拓荒出一块属于自己的余地。然后,这块与大地母亲走失的土地便又走进存在走进季节。阳光和雨水深入无数双目光之手,温存地抚摸得这块渐握渐暖的田地滋滋润润生机勃勃……

田地因此而渐季更换不同的颜色和果实。

田地因此而逐户配备不同的需要和满足。

九一年的洪涝溺得江南水气汪汪。

菜地又被注册成水池。

水池里看不到鱼的泳姿，却有无数绿色的生命鼓胀两腮又难以启齿，一脸奄奄一息的悲剧。

……待水快快而去，露出的只是一块没有表情没有气色的白地，一如老太的脸。

一连数日，没人来重垦这块白地。（似乎都在等待老太出来开头，以此来证实这块白地是否还有重垦的价值和必要。而老太这几天一直往河边跑，她是看明大水是否还会上涨，以此来决定重垦的价值和必要。）

老太似乎吃准了大水的确走远了，便又摸准了自己的那块地皮，开沟，松土，下种……

其它几户便闻风而动。

白地又以菜地的名义，轮季殷勤地缤纷着赤橙黄绿青蓝紫。

九三年的一场大水，又给菜地以灭顶之灾。而这回老太真的老了。大水过后，这块也许本不该成为菜地的菜地也就一直凄凉地白着。

老太永远没有开头。

另外几户也就永远无风可闻。

不知是被大水抛弃还是被人抛弃的这块白地终究没有白成，却疯长了一片稿草、芦苇，像是依然在借用老太遗留的心血和汗水，长得异常的繁茂、蓬旺。夏天的夜晚，便有熟悉而久违的蛙鸣声此起彼伏；清晨，芦苇丛像一节节五线谱，有黄雀、白头翁、尖嘴鸟和不知名的漂亮的鸟儿在其间尽情地蹦跳、欢叫；一只只彩蝶追寻着野花的芳香翩翩起舞；蝉儿们则一个劲地“知了，知了”；草丛里，间或还能看到斑斓的水蛇悠闲地蠕



动的身影——菜地荒芜得生机盎然，凄美得让人落下泪来，一如陡然生疼的心。

稻田。水池。菜地。白地。荒地。

……怀抱太多的故事，开启的依然是一道落莫的风景。在这繁华无垠的一隅荒芜中，在这无言无语的一帘绿色里，是谁，有意无意地撮合了这一痕大自然的记忆？

## 上海概念

1999年10月1日，上海在繁忙的事务中腾出身来，庆祝祖国50华诞；1999年10月1日，我首次拥有了国庆7天长假的机会。作为能时时闻到上海体香的邻居，我将这样的机会的一半给了上海，感受一番上海这样一个名声在外的国际大都市的魁梧和博大。

其实，家里的29寸金星牌大彩电，每天都热情地把上海的喜怒哀乐上海的抑扬顿挫悄悄捎来，卜凡、叶蓉、田明也常常来我家里，与我聊一些有关上海的新闻或旧事。上海的概念与我们这些上海的邻居而言，其实并不生疏，只是平日里工作繁忙，无暇去上海串门。今年的国庆节，终于得暇携儿一起去了一趟上海。

小的时候，邻居家来了一位上海亲戚，说话总是“阿拉、阿拉”的，觉得好奇，便常常端着饭碗听上海人说“阿拉、阿拉”。毛孩不谙事，有时不禁插嘴问几句“上海是啥样的”。那上海人便神气地说：“上海有高房子，小孩看上海的高房子，可千万要捂住帽子，不然一昂头，帽子就会落脱。上海还有大马路、黄浦江、外白渡桥等等，听得我上海就像是在云里雾里。一晃20多年，我的妹妹居然也嫁到了上海。这样一来，我也有了正儿八经的上海亲戚，熟悉的“阿拉、阿拉”声也盈屋绕梁了。因了妹



妹的这桩婚事，我也去过几回上海，从家乡坐车沿 318 国道，到上海不到沪太路车站下车，而是在天山路站头下车，再乘 71 路到外滩。到了外滩就胆子大了，或乘 65 路到底，或干脆沿中山路向南，3 站路就到了。我妹妹的家在南市区豆市街 6 号里，那时去妹妹家，就记住中山南路东侧有一个红砖高烟囱，这是我去妹妹家的航标，航标对面的横马路就是豆市街，好认好记，有时即便小外甥不来接我，我也能摸到妹妹家。可这次国庆节去妹妹家，父子俩也是天山路站头下车，转乘 71 路到外滩，心想反正只有 3 站路，走走吧，也好看看上海的变化，可走得腿如灌铅，依然看不到我熟悉的航标，心里不免有点慌了。再向前走，腿里再加点铅到能坚持，可就是前途渺茫，不敢挪步。无奈之际，儿子提醒我：“爸爸，你还是拿手机与姑妈联系一下，让臣臣来接我们吧。”果然，臣臣汗衫短裤，拖着拖鞋，一副休闲而不失轻车熟路的样子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不是在前方，而是在后面——原来我们已多走了不少的冤枉路。

上海的外面真是变化太大了，可上海的里面，如我妹妹居住的那条豆市街，却依然如我 10 年前去过的一样，斑驳的石库里弄一字排开，弄里的窨井盖附近，爬满了黄赤赤的尿渍，穿着睡衣睡裤的上海男人女人，坐着吱嘎作响的小竹椅，围在一起或甩老 K 或打麻将，虽然到头来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但一下午的时间毕竟打发得有声有色。间或男人尿急了，便站在窨井盖旁一泄为快，这样的情形女人见多了，便也不为怪。若文明一点走到里弄外的厕所去，三缺一的女人没准还会责怪说：“介斯文作啥啦，过来之人啥旯没看到过，就迪搭小小么算来”。当然，这样的情形算不得上海里弄的风情，里弄里的上海人其实谁都不想这样做，这叫“旯没办法的办法”。政府的钱要化在外面，化在上海的形象上。住在老式里弄里的上海人尽管



生活方式简朴一点尴尬一点,但他们毕竟是体谅政府的。虽说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但上海的摊子毕竟很大,消灭了蜂窝炉,消灭了倒马桶,慢慢地也一定会消灭里弄里的随便小便的。有一天豆市街的居民住上公寓新村,他们的素质“勿要忒高噢”。

这些话,虽然由豆市街而出,但多少也能体现现在还住在上海老式里弄里的居民的心声。这倒不是什么上海人“喜欢攒榔头”,毕竟是环境改造人么。要说上海人“攒榔头”,这几年上海人的“榔头”可谓攒大了。原先上海的外滩只有一条防洪墙,杂七杂八的树木中置放着几张石凳,有情人有意人或有情无意、有意无情人借着月色来这里幽会。远眺黄浦江对面的陆家嘴,也只是几幢旧厂房或是几根高烟囱。可现在的外滩一溜烟的观光平台,精致的欧式路灯,彩色的地釉砖,间或点缀着四季花木和浮雕、喷泉。再看看对面的陆家嘴,东方明珠电视塔才让上海人刚刚自豪了一番“亚洲第一”的风光,金茂大厦又拔地而起,成了上海人新的兴奋点,还有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城市高架路、地铁、黄浦江观光隧道等等。这些,都才是近几年上海的“榔头”。现在,他们又在攒城市高架列车的“榔头”。我想,上海人一旦“榔头”攒出劲来,还不知以后又要攒出什么花样的“榔头”呢。10月1日,我们早早吃罢晚饭,想去外滩看陆家嘴那边升起来的礼花。这是国庆50周年上海的一道大菜。以往上海逢年过节,或是什么重大活动,也放礼花,只是在人民广场或是长风公园等一二个地点。今年的国庆上海有10个点燃放,可谓满城礼花不夜城了。为了看得真切,我们从中山南路往北走,虽然车辆已经管制,可6车道的中山南路已是人山人海,汹涌的人潮一个劲地往北涌。不一会儿,前方的人开始倒流,说是外滩已人满为患,延安东路立交桥已封住。于是, 123



我们便后撤。可后撤了好长一段路,才在两幢高楼的夹缝中觅得一块没有遮挡的空旷地打住。7:30左右,突然随着一声礼炮声,浦江对岸的上空升起一朵五彩缤纷的礼花,涌动的人潮顿时兴奋起来……礼花、心花一齐绽放;欢声、笑语一齐荡漾,上海兴奋了,祖国兴奋了,人民兴奋了……

10月2日,上海又是一个艳阳天,气温高达32度,秋天的上海却是夏天的热情。人民广场的鸽们都躲到大树底下,佳佳和臣臣每人买了一包玉米撒在草地上,任他们怎的呼唤,鸽们却个个爱理不理,仿佛玉米和盛情对它们来说都是铺张的献殷勤的,因为广场每天的游人要多出鸽们好几倍,这样的殷勤它们见多不怪了。可佳佳和臣臣毕竟与鸽们一般大小,他们不知道上海广场的鸽们终究是都市里的居民,这样的鸽情世故,小孩是全然不清楚的。其实,花钱买了一次都市里的鸽们的没趣,这倒没什么,问题是,这番童心这片诚意所换来的失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两个小孩至今还蒙在鼓里。也好,小孩么,不该知道的就不要知道吧。过早知道了,让他们也染上鸽情世故,那以后的鸽们不知又要想出什么新的招来。

当然,鸽们的新招再多,也比不过人的,譬如鸽能上天,但不能入地,而人既能上天,又能入地。这不,我们从人民广场乘地铁,一溜烟的功夫就到了徐家汇。那地铁是玄,就在地下打一个洞,然后在蚯蚓似的铁盒子上装上轮子,再让“铁蚯蚓”提速。这一招其实不是上海先想出来的,北京就比上海想得早。但上海人喜欢“攒榔头”,别的地方有的,上海若没有就不叫上海了。这一点,是上海的气魄,也是上海的实力。现在,上海不但地上开列车,地下开列车,连空中也不放过要开列车过把瘾了。不过我想,让上海的内容更丰富一点,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上海滩的土质能否承受得起越来越重的上海呢?但愿我是



杞人忧天。不过最近卜凡在东视报了一条令人高兴的消息：上海将在自己的腹地大幅度地动迁，完了给自己按一只历史上最大的“绿肺”，到那时，上海的肺活量将大大增大，上海的朝气将更加蓬勃。

不过，上海的块头大了，难免有痒痒搔不到的地方。那天我们老小5个人在电视上经常唠叨的大千美食林吃午饭，吃法有点像自助餐，买了筹码随你挑。可大千里挑了半天的“美食”，也没有适意的。我们的目的只是饱腹，可一碗香肠菜饭12元，一小砂碗的豆腐汤10元，清汤寡水的，一汤匙下去，打捞出的只有几块热情蛮高的豆腐。这砂碗的“美食”，成本最多1元，却是10元的售价，百分之九百的利润。老小好不容易找到了坐位，不吃也浪费了这番刻苦的精神。临了出“大千”，腹是饱了，可心里穷酸，每人22元，吃的还是贫下中农的菜饭豆腐汤。哎，林子大了，枯枝败叶不免让人觉得秋风瑟瑟了。

下午3:00左右，天空阴郁起来，继而又愁肠百结地下起了小雨，上海的情绪看来也不稳定。南浦大桥距妹妹的家不远了，便在大桥南堍附近转转。大桥脚下的草坪长得倒是蓬勃，边上有一块牌子提醒游人：小草正在休息，请勿打扰。很有人情味。游人也达理，小草这点要求，人自然是能满足的。可一群白鸽不识字，也不知道小草的这点要求，径直在小草的身上游戏取乐。小草恐怕真得很累了，对鸽们的恣意践踏全然不知浑然不觉得疼痛，睡意正浓的小草在丝丝小雨的滋润下，发出阵阵细腻悦耳的鼾声……一旁树丛中的大桥建设者雕像高大伟岸。看看大桥，再看看建设者的身影，让人觉得雄伟的大桥与高大的建设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便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关系的维系又多少让人多了一份紧迫感和责任感。修桥铺路本是一种积德，为积德人塑像，便就是弘德



了。可这样的美心美意，鸽们又全然不懂。它们飞累了便在建设者的头上肩上甚或手上歇息，这情状其实蛮祥和的，可建设者满身的鸽屎就应该是鸽们的不文明了。鸽们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做鸽准则都没有呢？你们拉屎的地方是我们崇敬的英雄呀，你们怎么能在英雄的头上拉屎呢？你们知道不知道上海在大力倡导“七不”规范，难道人都不能随地吐痰，你们就能随地拉屎吗！上海的天空很宽阔，上海的天空任你们飞翔，可你们也不能这样自由自在，这样自傲不羁呀。看来，你们真该好好坐下来学学上海的“七不”了，因为你们生活在上海，你们必须遵守上海的规范……我这样说你们可不要生气，我这是为你们好。你们生活在上海，应该感到骄傲，你们的素质应该与你们的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相协调呀，你们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将来又如何去迎接上海明天更宽广的天空呢？

## 石浦放目

辽阔无垠的东海岸边，突兀地甩出一条粗壮有力的“象鼻”，任凭海水如何地推搡捏造，“象鼻”始终执著地伸长不变的初衷……久了，“象鼻”生根了，安稳了，继而以海岸的名义，把走失在大海里的一些岛子岛女收养起来，以海水为粮、海风为菜、海浪为床……于是，它们渐渐地长高长大，渐渐地肌肤相亲融会贯通，形成了一个三面环海，一路穿陆的半岛，因“形如伏象”，故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象山”。“海上仙子国，万象图画里”的诗句便是象山独特自然景观的形象描绘。而“象山”半岛风光里的“经典”便是“石浦”了。

### (1)

循着第三届中国（宁波—石浦）开渔节的阵阵起锚声，与好友一同去了趟石浦。

概念中，石浦是不存在的。好在同去的华好马识途，又驾得一手好车，便随着他灵敏的嗅觉一路向东而去。上省道、跑高速、盘山路、走乡道，一路上的时光、时序、时代变迁，似乎都在这短短的 600 多公里的路程里原原本本地展示着。尽管心路的尽头是石浦，可目路的途中所“登录”的哪怕是粗枝大叶



的状态,又何尝不是一种实际意味上的时代索引呢。即使华的车速很快,但翻阅一路的“时代”所备份的记忆还是牢牢地烙印在了大脑的深层次里——自然,前方有石浦召唤,这一路的“短波”只是路途的某个片段而已。

天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石浦。万没料想到,这群山与大海的眉宇间,会脆生生地贴切着如此吸引人的“美人痣”——尽管夜色已将“美人痣”揽在了怀里,可我们下车后,看不到海浪却跌进了人潮——渔港路上人潮如鲫、人声鼎沸,各种店家张灯结彩,与夜幕下闪烁的万家渔火遥相辉映,如果从海上遥看或是从山上俯瞰,这人丁兴旺的石浦或许就是藏在东海之滨的一颗明珠吧。

## (2)

石浦是颇得东海疼爱的,那月亮湾似的港湾天造地设一般,人站在港内是看不到大海的;同样,在海上也很难看到港内。锯齿形蜿蜒起伏的群山像一条绿篱,在东海的一隅给石浦围出了一湾生机、一湾兴旺、一湾生生不息的袅袅烟火。

石浦港让我想起了我家屋后的菜园子——闭而不封、封而不闭,看似有群山环绕,而群山之间却有5门水路畅通无阻。这5扇水门便是;铜瓦门、东门、小湾门、林门和三门。“人家住在潮烟里,万里涛声到枕边”,这优美的古诗,描绘的正是石浦渔港独特的地理风貌。大海对石浦的情意,石浦人是感激不尽的。故而石浦人出海不叫出海,而叫“讨海”;捕鱼不叫捕,而叫“柯鱼”。这一“讨”一“柯”,映现的是石浦人对大海的虔诚和感激。你想,大海已经给了石浦很大的恩赐,你再要向大海索取,能不谦逊地向大海说一声“讨”呢。这一代一代“讨”下

去,石浦人的心里多少有点“猫腻”的,于是讨海用的渔船船头两侧装上两只木雕的大眼睛,一只眼睛向下,说是为了管地;一只眼睛向上,说是可以管天。这两只眼睛真能管得住天地吗?恐怕只有“讨海”的人自己心里明白了。问石浦人,他们也只是说避避邪、壮壮胆。。心底无私天地宽。你心里无邪,要避什么邪呢?但无穷尽地向大海讨生活,总有心虚的时候。听老石浦说,50年代的时候,石浦港内每年都有海豚成群结队从港内回游而过去大海。现在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观了。石浦港还是石浦港,可连原本令海豚眷恋的地方都不想来了,这多少令石浦人心里不安了,生怕大海什么时候心情不佳而怒发冲冠起来。于是,避邪壮胆的想法也就不可避免了。好在现在的石浦人终于揣摩出了大海的心思——总得让大海有个喘息的机会听。我们去的时候正是石浦每年3个月的休渔期后刚刚开渔的第一天,而这样的开渔节石浦已经举办了第三届。当然,这样的开渔节已不仅仅是开渔本身了,它已渐渐地演变成集开渔、旅游、购物于一体这样一个展现自我、推销自我、发展自我的“海洋大舞台”了。

### (3)

石浦是悠久而古老的,石浦又是年青而充满活力的。这话听起来有点像江南诸多古镇:老镇不遗弃,新镇重又生。不想这汪洋大海边的小渔村也走了江南古镇的路线:依山而筑的石浦北面为“老石浦”。邻海而建的石浦南面为“新石浦”。那天我饶有兴致地去了“老石浦”,而华则热衷于他的“一孔之见”去了。

照说,新石浦的马路又宽又阔,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 129



行道一样不缺；道路绿化多姿多彩、高楼大厦摩肩接踵、靓女酷男应接不暇，套用时髦的一句话就是：酷毙了。而“老石浦”则像一个年事已高的长者，依附着大山静静地看着他的子孙长高长大。我沿着中街向西顺着山坡拾级而上。当然，向上也谈不上有什么目的，这一路的古建筑犬牙交错、唇齿相依又相得益彰，就像打开的一本《渔港古镇》，每一页都有一段海腥味特浓的故事。沿着这样的故事脉络，你或许会看到当年聂耳来石浦拍摄电影《渔光曲》的情景；或许会看到元、明两代的抗倭守将给石浦人留下的铮铮骨气。这骨气就像脚下的青石板，越经岁月的洗礼就越发的光明磊落、硬朗结实。这一路地走去，盼儿忽然有了兴趣，问我这海滨的粉墙黛瓦与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什么区别？这不经意的一问，还真是难住了我，但不懂可以问呀。我们从中街折向后街，前面院落的门眉上写着“大夫第”三个字，我们便径直走了进去。院落是一个四合大院，四面是住家，中间是一个大花坛，却不见人。我们沿四周转悠，忽然在花格窗前见一人正在挥毫泼墨，便与他搭讪起来。那人倒也热情，也不问问我们的来历，便与我们聊开了。原来这个大宅的主人叫许论。是清嘉靖年间的四品官，与我们聊天的叫许祖孝，是许论的孙子。至于这“老石浦”的建筑风格，说是有三个特点：首先是这条中街东段 200 多米两侧，基本上保留了明清建筑的风格；在巡司弄还能看到两幢明代石浦巡司衙门旧址。其次，这段老街上每隔 50 米左右就有一座跨街而筑的“封火门”，圆洞形，上面砌有高高的砖墙。假设一个地段不幸起火，“封火门”拦街阻挡，火势一般很难蔓延，这与江南民居的“封火墙”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尽管时代变迁，但老街上还能依稀可见各种店铺字号，我们在福建路上就看到了“浙江省航务局”的字样，可想当年的石浦是何等的繁盛。当然，时代的



风雨有情，留下了这些“历史的老人”，恐怕不仅仅让我们这些匆匆过客解读当年的石铺有多兴旺，更是石浦内心深处的一种底气扩张吧。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起身告辞时，许祖孝却执意要留我们吃饭。素昧相识，饭自然是不吃的，但“大夫第”主人留给我们热情好客的印象，却让我们免费享受了一顿精神大餐。

#### (4)

因了依山而居，逛老石浦犹如上山城重庆。在不知不觉的上上下下中，便又折进了后街2号的一座四合院。其实这样的四合院在石浦并不少见，这在荒辽的东海之滨的渔村是颇为少见的，据说住的都是一些殷实之家。走进这座四合院，虽然少了“大夫第”的那股书卷气，却也萦绕着居家过日子的生活气息。见有生人进了院子，一位看上去很像城里人的大娘走了出来，与我们拉呱了起来。原来这位大娘姓章，这座四合院是她的祖上留下来的。她生于斯长于斯，后来考取了宁波的一所大学，后来又在这所大学里当了教授，在那里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事业。一晃50多年过去了，一个圈子兜下来，又回到了这座四合院，说是这里有山有水，没有污染，过日子是再惬意不过了。我问她，宁波城里还有亲人吧，怎么搁得下呢。不想她却爽朗地笑了起来：宁波城里当然有亲人呀。我像一个播种机，在那里播了种、开了花、这个果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来这四合院里结的，这或许就是一种圆满吧。一问她的年龄，她说已经八十有三了。这让我们大大惊叹不已，看上去不过60多岁的老人，却是这般的开朗而充满活力，莫不是大海澎湃的激情耳濡目染了这位曾经的海边小姑娘？莫不是大海的一往情深



激发了这位已是两鬓苍白的老人？盼儿看上去更熨帖章老太，自然她们的话题便也更丰沛了。我忽然有了一种多余的感觉，一种被东海冷落的遗弃感。这感受瞬息而过，就像平静的大海忽然就大浪汹涌一般，让人不可理喻。之后我想，缺乏大海气息的我，是否也想急于配备一点大海的特征呢？就像眼前的章老太，逗号的地方也是句号的地方，而给她重新复习兴趣的不就是大海的一种提示吗。

### (5)

别了章老太，我们又飘落到了同在老街的幸福路。盼儿随我进了一家书店，可待我买了本《象山揽胜》欲走时，盼儿却生了根，不知哪本书滋补了她。不便打扰，便独自游离了书店，去了幸福路拐角处的一家“老虎灶”。说是“老虎灶”，其实不比苏南的“老虎灶”，一个烧山柴的灶头上架着一口锅，水沸了，用勺子一口一口地泡，一个水瓶1角，也算是一种小营生吧。觉得好奇，便进屋看看。这房子也算是老了，墙是石垒的，地是石铺的，连灶壁也是石砌的，活脱脱一个“石库之家”。说也怪，我的行迹盼儿居然能嗅出来，不稍一息，她便亭亭玉立在我的身旁了。那“老虎灶”一家人还挺热情，见我们在她家门前“考古”，便邀请我们进屋坐坐。主人姓董，夫妻俩都是60开外的人了。两个女儿正巧都在爷娘家，嘴上拉呱，手上不停地在织毛衣。老董告诉我们，前两天（9月13日）来了一个叫“桑美”的台风；呼啦啦把海水带进了石浦镇，整个石浦这回真成了一片汪洋。我这房子海水淹到了1米多高，这种情况几十年不见了。或许是老天与石浦逗着玩吧，不到两天海水全部退掉。这或许是石铺的一点“隐私”吧，客人来了，不说谁也不知道石



浦有这样的底细。听得出,老董的这些话是膀子朝里弯的。其实哪个人不是这样的呢,癞痢头的儿子还癞花香呢。话是听老董说的,但心里明白的自然是我与盼儿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家乡呢。在他乡听到了这样的话,没准还是一份不簿的叮咛呢。正思想着,忽听老董的女儿叫他“舅舅”,便惊讶地问。原来他们是表亲成的亲。或许是一种掩饰,从小让孩子叫顺了,也听顺了,也便自然而然了。我警觉地回头看看老董的两个女儿,却是个个漂亮又聪慧,丝毫没有一点傻相。不过我想,老董的女儿在老董的心里到底是女儿还是外甥呢?老董在女儿的心里到底是爸爸还是舅舅呢?这些自然无须我瞎操心,用现在的话说也许是“双赢”呢。

## (6)

“老石浦”盘踞的那座山叫“大金山”,这是一位当地人告诉我的。可在后街的时候,许祖孝告诉我说是叫“后山”——后街后面的山自然叫后山;而在邻近东海的一带又有人说是叫“耳山”——问的时候怕听错,还特意拉了拉自己的耳朵。这可让我犯疑了,在石浦又买不到地图,听谁呢?后又想,也许都对。那连绵的山峦一座连一座,外人自然很难把它们分开叫了。在“耳山”附近,有一个叫“神奇宫”的山洞,此洞是一个人工开凿的防空洞,据说能容纳好几百人。看了这个山洞我就想起了“东海女民兵”的故事,想象着身处海防前沿的石浦人那种同仇敌忾的同时也没忘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机灵和乖巧。不过这样的机灵和乖巧现在又有了新的涵义——一个水果批发商把它改作了水果贮存库——冬暖夏凉的“空洞效应”使得这些水果们犹如进了一个“保险箱”。这个水果批发商告



诉我，经过洞里保鲜的水果，其口感反而要比没有经过洞里保鲜的水果要好，这样的一个结果恐怕水果批发商是始料不及的。当然，他是不是在吹，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市面上出售的所谓口感好的水果上又没有写字，谁知道是不是经过他洞里保鲜过得呢。

### (7)

在石浦老街，我们沿着西城隍庙路拾级向北，去了石浦的城隍庙。此庙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几经衰败几经重修，为的是搁不下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当然，此庙的主人不是戚大将军，这不，大殿正中为“燮理阴阳”的城隍老爷像，右边才是威震东瀛的戚大将军像，两旁的对联是：“平外患抗倭寇威镇东陲；抚黎民安社稷名标青史”。左边当然还有一个“有求必应”的招宝财神像。到了一个地方，见有庙宇，我的心就会佛化起来。有这个愿当然想表这个心，“路过香”还是要进一柱的，要不然心里总像欠点什么。盼儿好像无所谓，看我认真，也便随我进了城隍庙。

此庙大概不是专业的佛教场所，整个庙里看不到一个穿袈裟的和尚，里面的管理人员全都是凡夫俗子。我径直进去，也没人拦我要收门票，这在其它地方恐怕不行。这一做法我想是比较符合“佛事为善”的：佛门敞开，与人为善。这种宽松的佛教环境是颇得凡人之心的，至少我的心里是和顺的。既然进了庙，香是必要进的。香3元一把，高烛2元一对，香烛全要。可盼儿不想买，而我心里倒希望她也进一把，可又不能替她买。倒不是小器，实在是不能替她买——你的诚心是不能别人替代的；即使别人替了，菩萨也不会记着你的。但我还是要求



盼儿进了一把香烛，可她还是不愿亲自点，那只能由我替她代劳了。我捧着两颗虔诚的心，一一在各位老爷面前叩头唱诺。本想对他们说点什么的，比如许个愿、求他们帮个忙什么的，可在叩首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是不是生怕众菩萨不认识自己，初来乍到就麻烦他们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想，反正不是专程来求他们的，只要我心到情到了，能不能赐福与我，就不要存心了。

### (8)

穿梭在石浦的弄式街头，犹如徜徉在电影《林家铺子》的故事梗概里，有一种感觉一直挥之不去：石浦的今天是否就在这高低错落的窄弄里走出来的？而石浦的昨天是否就像一条东海中的小船——小街、窄弄、矮房，自知难抵大海时不时的勃然大怒，于是便乖巧地渺小起来，生怕招风惹祸。但即便如此，石浦的心里恐怕还是没底，于是有街也不宽；有房也不大；有弄也不深，身子紧贴着大山，眼睛注视着大海——这种带有自悲色彩的生存方式，倒也一代代地维系着石浦从昨天走到今天。当然，这是否是石浦的潜台词，石浦没有告诉我；石浦的表里都没有相关的表露，但石浦的生存状态以及石浦老街那光溜溜的石板路、斑斑驳驳的老墙、青筋突暴的墙门以及墙门内那口老态龙钟的水井，或许也能印证这样的“揣测”多少也有一定的意会意味——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理由，至于这样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理由的价值有多少，只有让历史去掂量了。好在历史已经给石浦一个很关爱的指导——石浦以南更广阔的地方，一个充满都市气象和现代氛围的海滨小城正以它的满腔热情刷新着石浦昨天的局促和不安：远看



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停泊在石浦港边的“中国水产城”，不单吸引了福建、上海、山东、舟山等地的海产品来此交易，更是大大地扩张了石浦这样一个东南沿海著名渔港的内涵和外延。开渔节那天，石浦港内几乎清一色的铁制渔船都装修一新，彩旗飘扬，鞭炮齐鸣，加之海滨大道挤满观看“千船竞发”壮观场面的人群，整个石浦港一片沸腾。拥有10多万人口的石浦开渔节那天又迎来了10多万的中外宾客。这两个10多万放在老石浦的眼里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理喻的。在石浦繁华的新街上，恐怕最多的便是大大小小的宾馆酒楼了，光是开渔节组委会推荐的宾馆就有26家之多，还不包括旅馆、招待所什么的。作为一个镇，这样的招势恐怕连国内一般性的城市都很难具有，却在“躲在东海人未知”的石浦具体化了。说是多，可我们到石浦的那天傍晚，转了好几家宾馆、大酒店，都打着“客满”的牌子，三位专程从合肥开车过来的同行也与我们一样吃了“闭门羹”。最后我们只能在双人标准间320元的梅银宾馆忍痛煎熬了一个晚上。说是煎熬，倒不是说“梅银”不舒服，而是实际住了半晚就花了320元肉痛。好在华想得开：难得出来，不就是图个惬意，再肉痛，也不过一二个晚上！华是见多识广的人，他的魄力自然在我之上，那有不依之理。不过第二天我们还是另换了一家。

夜晚的石浦光怪陆离，令人眩目。不说各店家的招商魅力自有各店家的招数，勾引得过客忍无可忍地进入它们设置的美丽里，就看那隔三叉五冒出来的表情温暖的一个个美容院、洗头房，就让人萌生出一个个洗头以外的想法——跋山涉水来到这样的“海边天国”，该实验一下自己无法见习的那个课题了，况且这里的实验基地又是如此之多。当然，我的这个想法可能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现实要真是如此，恐怕



这些“温情”就不会在“天高皇帝远”的石浦如此“茁壮成长”了。我们去的时候虽说是9月份，但街头的靓女依然慷慨地展览着她们姣美的粉臂玉腿，时不时明晃晃地穿梭一些乳波肩浪、摇曳生姿的性感女郎，活生生地把一些好逮的君子之眼给粘住了。说这话当然有点不打自招，但总比窝在心里要痛快。这满大街飘逸的景色，无遮无拦，又不收你的银子，不粘上一眼才怪呢。人么，哪能摆脱得了动物的属性呢。如果真要摆脱了，都对窈窕淑女没了兴趣，那世界没准会枯萎了。只有红红火火的异性之光不断地浇灌着这一颗颗不知疲倦的生命之灵，生活才多姿多彩；世界才兴盛不衰。但这样一个山窝海房里的小镇，却吸引了如此众多而年轻漂亮的女人来此掏金，不能不说是一种带有海腥味的“石浦现象”了。其实石浦除了大海，并没有多少诸如人文景观之类的旅游胜地，一拔一拔的人去石浦，除了去看看大海，恐怕还想去闻闻带有海腥味的脂粉香或是带有脂粉香的海腥味了。这种人类与自然融会贯通的气味，或许也是一种旅游价值不薄的人情呢？

### (9)

开渔节期间的皇城沙滩，是石浦向游人推出的一份骄傲。皇城的来历，据说是在南宋末年，石浦沙头附近海面上发现许多浮尸，其中有一少年男尸，身穿绣龙黄袍，面如冠玉。人们认定就是在崖山海战中，被丞相陆秀夫背着投海殉国的皇子赵昺，“遂葬焉，外围以墙，因名皇城沙滩”。皇城沙滩号称宁波新十大景点之一，可要冲着宁波去，十有八九要上当的，因为此沙滩离宁波实在太远了。皇城沙滩实际上是两山的夹缝留了长1800多公尺、宽300多公尺的滩地，浩浩然一展如



畴。大海性起时排浪滔天，酷如海面上急速涌动推进的一壁城墙，一壁紧迫着一壁，目无一切地扑上滩头，气势之浩可数浙东岸线沙滩之冠；气平之日涟漪接天，泛出柔情无限可供西施浣纱。当然，这仅仅是听说而已，我没有看见也没有体会。9月的海水已经凉脚了，可难得与海相见的盼儿还是忍不住脱离了皮鞋、卷起了裤子，赤脚闯入了海水里。海浪尽管不大，但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朝盼儿健美的双腿涌来；盼儿似乎很高兴海浪的亲吻，忽然就兴奋地奔跑起来，健美的身姿飞速在金黄色的沙滩上划过，很让人怦然心动的一幕。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相机，追赶着拍摄下了大海的怀抱里盼儿飞舞的镜头。或许是过于忘情了，皮鞋全被海水浸湿了却浑然不知，于是索性脱了湿鞋，光脚踩在柔软的沙滩上，不想感觉是异常的舒服。一步步地走着，沙滩上便真实地留下了自己平时难以看到的一个个清晰的脚印。可没过多久，海浪又迁就地把一个个脚印抹掉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大海的用心良苦吧：人的一生，走过的路有直有曲；曲曲直直都是一种人生，过于沉溺于过去，只能无谓地消耗自己的意志，向前看才是明知的选择！这个道理平时也不乏知道，可面对非亲非眷的大海的提示，心里是否存有一份感激之情呢？

在平展展的沙滩上，三个小孩正在认真地玩“聚沙成塔”的游戏。沙子很团结，不易刨，三个小孩同心协力地刨的刨、垒的垒。尽管怎么看也不像个塔，可在孩子们的心中，无疑是高大而挺拔的。这种无邪的童真忽然像长了眼睛似的直逼我的思想：尽管创造心中之塔的方式已预示着他们将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锲而不舍的精神已远远超过心中之塔本身了。眼前的这帮顽童，难道不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面“镜子”吗？为了定格这难得的“启发”，我又掏出相机，摄下了这份仿佛已远离我



的“童年”。

倘徉在沙滩上，举目远眺辽阔的大海，心便也如大海一般辽阔。这样的心境不是经常有的，也很难保持经常有。特别是从“小桥、流水、人家”走来的我，能很大程度上保持经常有，是可想而不可及的，因为我自知不具备接纳大海一般辽阔的胸襟，更不具备接纳这种辽阔的能耐。可既然已经走近大海的这种辽阔，谁不想复制一点，以便保存给将来的心志呢！沙滩是坦荡的，人的脚印、鱼的脚印、海浪的脚印等等都在沙滩上留下了各自的线索。当然，人的脚印鱼是无法理喻的，就像鱼的脚印人也无法理喻一样。我饶有兴趣地在沙滩上拣拾着一个个被海浪舐犊得光洁白的贝壳，大的、小的；单色的、多彩的，不下10多个。可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也没有一个是相合的，其中有一个身上还留下了小孔。可海水是无棱无角的，是温柔贤惠的，不会对这些弱小的生命这般无情的呀？看着一个个纹路或清晰或模糊的贝壳，想着它们曾在大海的怀抱里是那样的自由自在地生活着。而今却残留在沙滩的指缝里作最后的沉思。不知不觉生命之浪已在它们的身上划出了一道道岁月之痕，可惜它们已没有了疼痛的感觉。它们终年被海浪推敲着，自己却怎么也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它们已没有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达方式，可它们仍然坚守着这片曾经让它们的生活多姿多彩的沙滩，尽管不能呼吸不能呐喊，躯壳的留下同样是一种无声的旗帜！

面对无言的贝壳，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 (10)

尽管在石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天，心绪好像还在石浦飞扬。可华的表情已告诉我归期到了，无奈只能随华而归。华似乎也善解人意，“红旗”在海滨大道上缓缓飘舞，为了能让我们再一次看看大海。我的情绪忽然被大海调动了起来，情不自禁地与华央求：到了大海边不去感受一下大海，总有点遗憾，能不能停下“红旗”，我们去借条小舢舨闯闯大海，也不枉此一趟石浦行了。不想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华到底眼尖，把“红旗”插在了正好停着一条小舢舨的海港边。船主以为我们是要买海货的，忙凑近我们。我们把想法告诉了船主，不想船主来得爽快。最后我们谈妥50元出港去外海兜一圈。装了挂机的小舢舨像离弦之箭在海面上划出了一道弧线，转而向5道水门之一的“三门”嗖嗖而去。船抵“三门”时正值退潮，忽听机器声轻了起来，船老大将小舢舨靠右山岛旁看清一条较为缓和的“潮流”，顺着这条“潮流”小舢舨稳稳地漂流而下，我们不禁为船老大如此娴熟的识水本领赞叹起来。原来，石浦港的五道水门，每遇涨潮或是退潮，每门水路就像是一条高速公路，有快车道，也有慢车道，当然还有“事故多发段”的急流漩涡，如果是条大船则可走“快车道”；如果是条小船，则必须走“慢车道”，否则则会发生意外。刚才我们的小舢舨为何要贴着岛屿行驶，恐怕就在于岛屿边上的潮流相对平缓，属于“慢车道”吧。

过了“三门”，就算是出了外海了，间或仍有一些小岛屿很有耐心地匍匐在大海里。这些岛屿看上去很孤独，但不荒凉，树木长得异常茂盛，不知名的海鸟在小岛的上空盘旋着，不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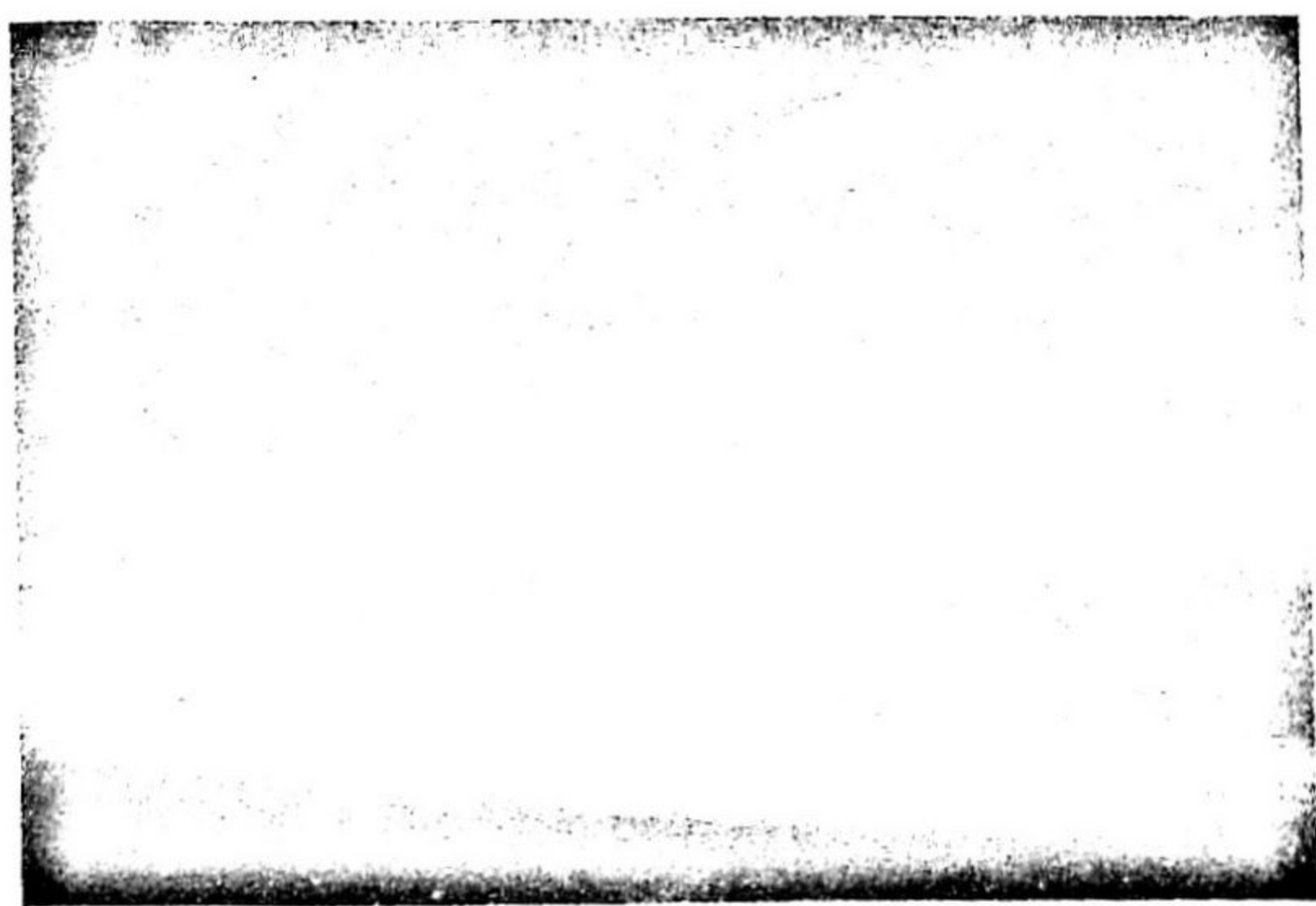
发出一二声吆喝，与林中的老伴打个招呼，或是与家中的孩儿叮咛几句，有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温馨——这份偶居天涯海角与世隔绝的情愫，怎就像与人的情理如同一辙呢？小舢舨一路向东驶去，海水渐渐地泛蓝、泛清。船老大说，我们已经进入深海了。深海会不会遇上海豚之类的动物呢？怎么不可能呢，不过放心好了，海豚是不会轻易伤人的。尽管船老大这么说了，可我心里还是没底，放直了眼线盯着海面看，生怕冷不丁窜出个什么不速之客，因为我们出海的小舢舨毕竟是苍海一粟呀。其实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海面上风平浪静，要是有风浪，我们是万万到不了如此远的深海的。尽管无风也无浪，但海面上呈“~”形的波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涌动着，远远望去，犹如一块巨大的蓝色绸缎在万千双海之手的翩翩舞动中婀娜出多姿多彩的海之景、海之韵……盼儿见此美景，兴奋地偎在船舷边，伸手想掬一把“海角”，提起来时，满是太阳镀亮的一粒粒碎银。盼儿的这一举动倒也提醒了我，连忙拿起一个矿泉水瓶，装了满满一瓶的大海。舔舔手上的海迹，咸咸涩涩的。印象中海是咸的，这回可有了真切的体验。我们似乎还意犹未尽，想让船老大再开远一点。可船老大说，海阔无垠，再开一个钟头也是如此。我们听出了他的“舷外之意”，对他说，你再向北绕过一个岛屿，然后往回走，我们再加你 50 元，怎么样？行！说罢便又开足马力，突突突地把小舢舨架上了“弓”……船老大的做法，让我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在石浦一家小酒店吃海鲜的事。为了招揽生意，店前的马路边放着一块作台板，上面放着许多鱼类、贝类、藻类等各种海鲜。我点了六七个菜，当然是清一色的海货，其中有一盆是装了四条小黄鱼。可上桌时却只有三条了，便与老板娘交涉。老板娘倒也不护短，为我们补上一条，还狠狠训了一顿厨师。但事后我想，要是我“马大哈”地吃



了，扣下的这条小黄鱼还不归老板娘的了？现在露底了，开蒜的却是厨师。这种“猫腻”不知什么时候还会腥哪个呢。

看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的，石浦也不会例外。

# 心情寄存





## 一棵大白菜和它的某个想法

脚一站稳,便开始为自己做嫁衣。

一件件绿衣裳穿得褪成了白衣裳,舍不得丢掉,又一件件收拾拢,整整齐齐地叠好,藏进心的箱底。

年轻时没能嫁出去,老了孤身也要孤得有精神。来世一趟,得有个干干净净的结果。

奇了,餐风露宿,蒙人间红尘。脱衣裸身,竟没一丝脏物缠身!

义无反顾地拧断根的向往,是为了包裹一生的心事,违心地背弃与土地的姻缘,竟又脸色惨白地翻寻记忆的布袋里粘住的那个定情物……(为何这般绝情,又为何绝情得这般伸伸缩缩?)

既已白了少年头,还想另起一行誊写一种少年的姿势从头再续一回返青的风范?

既站着没能圆梦,倒下了,还能萌发新的梦芽?

可梦的结局有两种:或被吊在房梁上或打入地窖。

——上天或入地也许只是瞬间的一种姿式,与你一生积蓄的殷实内涵而言,抑或仅是你美丽情怀里的一次不经意的际遇。

这样的际遇不可能成为结局。

与你近在咫尺，却无法走进你的思想。

是我疏远了你，还是你忽略了我？

可我明明拥有了你，心里便踏实了许多，而你一样拥有了我，为何脸色依然郁郁寡欢漠然苍白？难道这仅仅是一种语言的障碍？

于是，你闭紧了眼睛的窗棂，任窗外白色的喙头手舞足蹈。冻结的视野泥泞成没有阳光造访的旧宅……

或许你心里早已明白：所谓的黑暗其实是光明一手造成的；所谓的痛苦也只是幸福滥用职权而酿造的——可你为何依旧驮负着无法排遣的郁闷，缄口静默于某个善良的计谋里沐浴净身……

是不想让我看到你一转身时那个下雨的眼神？

对你，我起码是应该作些感恩状的。轻轻掰开你的每一片叶瓣，我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地在你的茎脉间凝固。一种思想既然仰仗了你的滋润你的喂养，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将自己的情节匀一点给你，作为赡养你的一份有机肥？可我读不懂你的心思，你留给我的仅仅是一张白纸。

你要我在你这张白纸上写什么呢？

缺少维生素的日子两眼结满血丝，将你按倒在砧板上，锋利的菜刀上溅满你白色的鲜血。

身躯被支解得体无完肤，每一块碎片都瞪大了眼睛……

冷血的菜刀倒在一旁喘息不已。

日子破涕为笑。

你嘴唇皴裂紧抿着困顿与呼吸。

于是，你便开始失眠了。

——生根发芽长叶的叮咛开满了温馨的花朵，鸟鸣蝶舞之时总有一首歌曲由远而近飘向你的心境……腮边的泪光一



如你洁白的记忆,爬满你每一个动情的季节。

动情的季节不会枯萎,温润的春风一阵一阵走来,走过防风林,走出山坳,走向你的家庭……

一个使我瞳孔放大的情景出现了:剥净老态,当心又挨了一刀,一半不知去向,剩下的一半平静地躺在厨房里某个光亮的案板上。纯洁如雪的剖面上蒙着一层尘埃,挡住了满面泪痕的诉说。与半个根茎一脉相承的半颗菜心竟又奇迹般地顽强地昂起了不屈的头颅!

且一样发芽,且一样吐绿,且一样毫无怨言地释放一种生命的象征,一种生命的力度,一种生命的活法。咦,是谁告诉你奋起的秘诀?又是谁为你透露了春的消息?

可你的根明明没有土地的关怀,心没有阳光的温暖……  
何来如此这般不可估量的生命能耐?

——面对遍体鳞伤而心依然微笑的你,我真该好好静下心来听听你的想法!

真的。

## 一组生长散文诗的照片

1994年10月26日,携妻儿赴芦北村参加中秋的婚礼。  
5天后,又去中秋的新房。中秋拿出厚厚一迭他们婚礼上的照片。挑选了数张竟欲罢不能。兴致所至,一吐为快。

### 苇丛轶事

一种笑声,在极其平凡的背景上绽放。  
怀抱鲜花,生命的活力饱满红色的风范。  
一旁熟透了的稻垛不能表白。  
小河屏息,聆听一对新人的心曲。  
青青的芦苇丛中,一枝优秀的爱情,生动着一种人生的过程。

### 连理杯

以一种连理杯的结构,填空一段生活的情节。  
爱,在彼此对岸的怀中,呼吸。  
有一种温温润润适适从从的感觉。  
臂弯臂,铆住两颗心。



钥匙在箱底寂寞不已。

此刻,语言苍白,目光短路……

两扇心灵的窗户,嘎然关闭。

一任液体的阳光酣畅淋漓,灌溉生命的写真……

### 等候春光

绛红色的闺房门上,贴着一朵双喜的笑靥。

门外:驻扎着一位等候新娘的新郎。

门内:滞留着一位等待新郎的新娘。

新娘在闺房内化妆心情。

新郎在闺房外紊乱心绪。

其实,闺房的门已稀开——

只因,新郎的眼中蓄着一泓湖光,无法进去;

只因,新娘的心里矗着一片山色,无法出来。

新郎手中的鲜花兴高采烈、叽叽喳喳,却不理新郎有多急迫;

新娘身上的婚纱眉飞色舞翩翩欲飞,却不解新娘有多渴盼……

时光吞吞吐吐,不肯讲明这难捱的因素是什么。

耐心等等吧,闺门既已稀开,春光终究会为你而灿烂的!

### 为新娘佩戴胸臆

闺房内只剩下新娘和新郎。

闺房内嘎然鸦雀无声。两颗心在释放一种古典式的音乐。

——一种仪式的开始源自于另一种仪式的结束。  
新郎熟悉地找到一块为新娘种植胸花的土地。  
土地的表情温驯而适适意意。  
此时，新娘的脸庞是一朵盛开的红玫瑰。  
此时，新娘胸前的那朵胸花满脸通红，扬起的花帆只欠东  
风的吹拂……

### 难嫁牵挂

新郎的心情已组装成一架无形的花轿；  
媒人的催促已磨损成一段沙哑的噪音；  
一旁的伴娘已提起了你的那只沉甸甸的随身设想；  
婚纱已缤纷出一个为人妻的寓言；然而，新娘却像脚下生  
了根似的，挪不开母亲噙满千言万语的目光……

洁白的纱巾遮住了新娘的脸面遮住了新娘的心事。  
而母亲的脸面、母亲的心事却早已远离了洁白的纱巾、远  
离了遮挡的季节。

这会儿，母亲面对的仿佛已不是熟知的女儿，而是一个无  
法读懂的童话。

可是母亲呀，这童话是你打了十个月的腹稿，构思了二十  
二个春秋才定稿的作品呀。现在，作品即将发表在被称作“女  
婿”的刊物上，况且还是头版头条。母亲如果你实在想念女儿  
的话，只要读读“女婿”这本书，便知女儿可安好。

### 启 程

心的锚嘎嘎作响……



家路犁开的浪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一如新娘姗姗  
的脚花。

柳树。柴垛。芦花鸡。

还有西山头的袅袅炊烟，期期艾艾——相送；

马路。彩花。小“林肯”车。

还有东山头的暖暖阳光，兴高采烈——相迎。

眼神无语。

婚纱无语。

手中的鲜花无语。

……温柔地挽住新郎的手臂犹如挽住一段诺言；

真切地感受新郎的体味犹如感受一种殷实的日子。

深秋的耒铃，催走金色的丰韵，播撒盎然的生机！

驶出的既是一种祥和宁静的目光，生活的流程便无法打  
结。

只是，一家多了一种媳妇的形式，一家少了一份女儿的内  
容。

——媳妇与女儿之间只有一盏灯塔，心岸的对岸是否还  
是心岸？

## 牵 心

把乡俗编辑成一条通俗易懂的红绸带，系上新娘的情节，  
将一座粉刷一新的心房牵回日子的家园。一种浓浓稠稠的幸福  
泛着苹果的气息，苹果的光泽，氤氲所有发表的或没有发表的  
胭脂般的燕语。

爱巢的四壁因此而涂满欢愉。

于是，被藤蔓缠绕的合欢树醒了，新芽如火，绿叶似花。一 151

种如胶似漆的感觉从蓬勃的枝桠间茂盛着，茂盛在两个人的概念里……

——把一颗滚烫的心愿牵引进新房，接受一种崭新的组合。所有的温暖之外，源泉是两颗炽热心。生命的回眸处，总有手挽手的风景坠满日子平平仄仄的每一个驿站。

### 红头盖，你慢些揭

手捧大红花，头盖红纱巾。身旁的新郎已急不可待地把目光之手伸向新娘的涵盖。

新娘此刻是惊耶？喜耶？羞耶？

新郎官呀，你再慢些揭开这标志着女儿与妻子的分水岭吧，好让新娘再一次缱绻在自己的娇羞里，一如缱绻土壤的种子。

红色的亮丽，辉映着幸福的底蕴。拥在新郎铺设的真实里，描想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悟：身畔的伟岸，如何能如春日的阳光？

拥我开发，拥我开放！

新娘静静地倦坐在平稳的踏实上，酝酿些许的温馨，让一些蹉跎的尘埃窒息。然后将一种笑声定格，定格成年年岁岁的青梅竹马；然后让两小无猜的方式驻足生活；然后让夫妻的定义渐次斑斓。



## 注满雨声的美丽

### 1

眼前，一轮明晃晃的生动，托着一束争奇斗艳的情节，热情洋溢地芬芳着一片稔熟的黑土地。额崖的两丛刘海滋滋润润地诗化成一对并蒂莲，亭亭玉立，婀娜多姿。花瓣与花茎之间，一条纤纤温润紫藤一般的小辫婉延盘缠着，如涓涓小溪轻轻哼着一曲无韵的小调，缤纷出一种风情一种景致。崖后的背景动情地展开一种孔雀开屏的姿势。一只彩蝶温顺地偎依于花韵之中，凝神屏息，敛翅减默，生怕一有闪失便有失恋一般的痛苦袭上心头……

——这不是公园里的某一隅景观，也不是影视画面里的某一瞬定格。这是 Y 今天精心制作的一种发型，Y 给它起了个名叫“锦绣花篮”。

我问 Y：是否每天换一个发型？Y 说：那倒也不是，一般四五天换一个，一个月要摆弄一个新发型。脸蛋是爹妈给的，发型得由自己发挥了。

或许，这便是 Y 热爱生活的一个细节？！

Y 的自然资源的确很富饶：高挑匀称的身材；白净细洁富有光泽的肤色；一双明亮亮神炯炯水灵灵善解人意杏桃一般的眸子；峰脉坚挺，歙翼丰满的鼻子；棱角分明，色泽红润，令人怦然动心的双唇；一头瀑布般乌黑发亮充满青春活力的秀发……上帝给予 Y 如此这般的优秀细节，组合而成的无法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不忍多看一眼，生怕一不小心被灼灼的眼光融化；这样的作品又不忍不多看一眼，耽心一不留神便悄然丢失……

无法走近 Y 的美丽。

无法拒绝 Y 的美丽。

## 2

细数 Y 的年轮，已清晰地画着三十圈。Y 说她不喜歡“白丽”，可扑面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Y 在江南某镇一家颇具规模的宾馆任总经理。可递给我的名片上却印着“经理助理”的头衔。（小头衔戴大帽子的名片社会上不要太多噢，可 Y 为何大头衔戴小帽子呢？）见我一脸的惑色，Y 解释说：宾馆开业伊始，请来了几个 S 市人协作管理，Y 是协作人的协作人——经理助理。数月后，S 市人打道回府，Y 便成了这家宾馆的主政人。然而，S 市人走后留给 Y 的除了宾馆漂亮的外表外，还有宾馆内心忐忑不安的赤字所困的疲惫与忧虑……

民间口头禅曰：一钿逼煞英雄汉。Y 不是英雄，却没有被一钿逼煞。人在旅途，哪能没有几条属于自己的路数呢？



Y 毕竟是 Y——和着大自然中阳光一颗一颗敲响生命的乐音，Y 手挽着、心帖着属于自己最壮丽的季节——  
翩翩起舞。

## 3

用心歌唱生命的亮丽也歌唱人生的泥泞！一种自信与抱负充实着 Y 的内容丰满着 Y 的形式。从此不再有丝毫的怠惰。创新的欲念营养着一颗不安份的灵魂。

……宾馆抽穗了，耕耘者饱满的微笑也在 Y 的脸面上抽穗了——宾馆像一位正值豆蔻年华而又瘦弱的少女，在 Y 精心细心专心的呵护下，脸面渐渐有了红晕有了少女应有的风韵应有的风姿应有的风范！

宾馆的风范就是 Y 的风范。

——深入这样的风范，就能嗅到 Y 的气息 Y 的思想。

宾馆的那扇透明无暇的玻璃大门没有正反面没有阴暗面没有前后面。

每天走进自我走进岁月；

每天走出自我走出岁月。

## 4

[一架门框匹配两片门扉，少了一半便无法关住自己的心事。]

即便葱郁茂盛的大树，也会经不住风的煽情，想到冬季便会心悸便会潸然落叶。Y 不是一棵大树。没有盘根错节的心境，风起了，一样会掉叶，掉叶的枝头一样会落泪——泪浓于

血。

捡起 Y 落下的叶子，轻轻撕开放入嘴里咂咂，咦，鲜嫩碧绿的叶片，其味怎会如此的苦涩呢？

Y 说：美丽的外表包裹着的其实是一颗苦涩的内核，这样的内核只能自己意会，无法向别人言传。

面对并非熟知的我，Y 流泪了，眼泪里兑现出的话语字字句句晶莹剔透。

那年 Y 的儿子 8 岁了，全托在上海读书。Y 平时只能一周或两周去看望一次儿子。Y 同样具备一家三口享用人间天伦之乐的形式，却为何凋谢不该凋谢的春意？我问 Y：怎忍心让才 8 岁的儿子离开父母离乡背井只身去上海呢？Y 漠然地点点头又摇摇头：没有办法，我工作忙，没有时间照料儿子。

那他的父亲可以照料他呀。

他不行。

为什么呢？

让一个幸福的孩子呆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这不是更残忍吗！

## 5

[虽说 Y 的婚姻之舟已驶入了八十年代的港湾，可 Y 依然没有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框架。]

男方来 Y 家相亲的那天，Y 呆在楼上就是不愿下来，僵了好长一段时间，实在拗不过父母一遍遍的催促，Y 才勉强走到楼梯的一半眼睛乜斜了一下便贼一般窜回楼上。Y 只乜一眼他便生厌；他盯一眼 Y 便窃喜便铁了心要 Y。也难怪，如此出众娇美的姑娘，怎会不动心呢。这事一直拖着，媒人一次次的



来说，父母一遍遍地要 Y 拿句话，逼得实在没办法，Y 推说上次没看清楚，让他再给 Y 看看。本想以此来伤伤他的自尊心的，让他死了心。可对一个铁了心的人来说，那怕一千次一万次他都乐意！

Y 是一个农村姑娘，可在父母的概念里，女儿压根儿不配备一丝一点农人的特征。父母给 Y 甩下三条择偶标准：A，城镇户口，B，全民企业[有劳保]，C，一定的文化修养。这三条他都具备，况且媒人又是父母官。说白了，Y 的确挑不出他有多大的缺憾，在众多的小姐妹中，Y 的“那位”其硬件还算领先呢。

人说，两只犟牛栓在一根桩上，也会渐生好感的，可 Y 为何与他怎么也生不出好感呢？

……Y 叛逆得好辛苦抗争得好辛苦。Y 精疲力尽了，一张张或微笑或狰狞或慈祥或恐怖的嘴脸在 Y 眼前蹁跹舞蹈……Y 累了，Y 无力再去吵醒熟睡的虎们狮们。三个月后，母亲陪 Y 去了民政部门。六个月后，母亲满是辛劳满是岁月的手为 Y 穿上了新嫁衣——Y 成了人之妻。

一年后 Y 又成了人之母。

## 6

人言：只有结过婚的女人生育过的女人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人又言：只有得到真正爱情的女人事业有成的女人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那么，人所言的一切 Y 都具备着，Y 的生态 Y 的境界是否含有安装完整的可能呢？

[先有婚姻的田亩，再播撒恋爱的基肥，为何依旧绽不出一丝丝爱情的绿意？]

……孤灯下，Y常想：什么是痛苦？痛苦就是干一件自己最不愿干的事。与一个没有一点感情基础的人晨昏相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于是，Y想到了摆脱。可对一个劳模的女儿；对一个天生丽质又想干一番事业的漂亮的女人来说，离异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Y的婚姻真的是上帝的一次不经意的疏忽！？

7

——Y婚姻登记后的一个月，队里有一个“农转非”的名额，几百号人抓一个阄，却给Y抓住了。人人都言Y的手气好命运好，Y却说这是上帝给她的一点安慰一点补偿。[如果这个喜人恼人的阄提前一个月抓到，那么，Y或许已不是现在的Y了。]

——人说：人之所以要找人算命，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命运茫然不知所措了而又急于知道自己命运的始终，所以找人指点找人预卜。Y亦然。Y在上海、杭州、武夷山三个截然不同的时间空间概念里，专找三个瞎子相面，其结果竟奇迹般地如同一辙：25岁以前不能结婚！

天哪，Y属于新嫁衣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三年！就算瞎子骗Y，可无法走到一起的三个瞎子共同骗Y，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 8

风瑟瑟，雨朦朦。夜幕下，Y独自一人彳亍在归家的路上。精美的时装包里，包括着心爱的东西包括着心酸的东西……

床，是两人世界唯一的一个终点站。Y漠然地关上心的房门，将“喔克曼”的两只吉祥鸟放飞自己的树林。Y静静地聆听着贝多芬那首不朽的《命运交响曲》。或许，Y能卸下一点郁闷，从中得到一种心理或生理的呼吸和快感。

一种祈望，一种境界。

## 9

爱旅的驿站里挤满了陌生的爱情收购者，Y已拿不出现成的爱情来预付……盖上往事缝纳的被子，心依然是冷意绵绵。心力交瘁的Y常常不由自主地默默流泪，Y实在无法辨认曾经清纯的泪花里究竟映着谁的容颜？缘字的一半是天意，缘起缘落真的如花开花落？

## 10

Y家园的篱笆上曾插满了爱情的鲜花，一任匆匆过客窥视Y生命的鲜活与盎然。

等到有一双滚烫的手采摘时，才发现爱情已被爱情伤害了；

等到有一对燃烧的眼睛对视时，才知道爱情已被爱情煮糊了。

.....

幡然醒悟，八年搓一绳，栓了自己也栓了别人。

## 11

打开记忆的锁口，往事如流水般汨汨而来。轻轻掬一把，读涟涟波纹，如读一段晦涩的情愫。

……黎明的光景里，Y15岁的花树已出落得有韵有致，磁性十足了。在小村贫瘠的目光里，Y秀色可餐的资源，无疑是营养无数难以注册的精神家园的食粮。

寂寥的小村因此而鲜亮起来灿烂起来。

贫瘠的目光因此而光泽起来丰富起来。

而Y无秀色可餐。Y的可餐之色就是Y最实质最基本的颜色——人生三原色。

15岁的Y拜师学油漆工。

Y为别人调配颜色，也为自己调配颜色。

Y的油漆手艺日臻成熟。Y为他人油漆新房油漆家俱。农村精雕细刻的婚床，一对龙飞凤舞，经Y的纤纤细手一抚弄，便灵性起来生动起来……

Y油漆生活，生活也油漆Y美好的憧憬。

## 12

Y属于17岁那个返青的季节。Y的花树越发的含苞欲放楚楚动人暗香四溢。花香自有恋花蝶，花好自有好花人。那人便是同根同生的同村人，早已暗暗苦思苦恋着Y，却又找不到开启Y芳心的钥匙和勇气。便托人说媒。嫩嫩的Y枝枝桠桠



都很柔弱，还没有来得及长硬朗的观点，便有风便有雨来寻花问柳了。

Y 一个趑趄跌入爱的沼泽地。

待 Y 披爬上沼泽地的岸边，回首看：沼泽地的确很美丽。可这样的美丽不属于 Y。

### 13

18 岁的风景莅临 Y。

Y 无法拒绝 18 岁的青春欲滴。

春天是一个发情的季节。有了春风春雨的喂养，大地母亲鼓胀起坚挺丰满的乳房，孕育着生命孕育着欲望。

生命与欲望一旦同时跨入 18 岁的门槛，便有交搓发烫的恋情之手懵懵懂懂地掀动爱慕的窗帘，试图洞穿恍然隔世的寓言。

美丽的寓言自然更容易被人掀动。

Y 的窗帘被掀得“沙沙”作响。而 Y 早已收拾好上回走失的爱情，并且锁进了心的箱底。

此时，任何一种善意的手势，都会泥泞得锈迹斑斑。

——绳的概念，或许只有蛇能解释清楚。

### 14

趟过 19 岁的岁月之河，追求的声浪已漫过 Y 的警戒线。

Y 是油漆工，哪儿有生活就得往哪儿飞。可飞到哪儿，哪儿就会疯长一片惊讶就会有人大捆大捆地铺张相思……自从 Y 栖息这家工厂油漆一个车间，工厂里那位英俊惆悵的 M 的

眼光便像指南针般死死定向了 Y 的方位。久了, Y 总觉得身后一束熠熠生辉的光芒射得周身发烫。便转身便寻觅, 便有了不错的感觉便有了擦肩而过的莞尔一笑。这一笑使 M 心旗摇动魂不守舍。便悄没声息地任劳任怨地织网——一张捕捞 Y 的网。

网织得很精美, 可找不到撒开的籍口。情急之中, 自己织的网没网着鱼, 却网着自己。

——织网的人, 会有哪条鱼敢亲近呢?

## 15

立在 20 岁的枝头, Y 撩人的姿式里, 繁衍出大片大片的新鲜空气, 叫人不敢大口大口地呼吸而又难捺“怵怵”驿动的心。枝头的果实, 鲜嫩着诱惑鲜嫩着占据。一种渴望采摘的心迹显露无遗。

N 与 Y 同在一个油漆组谋生, 劳燕纷飞的尘缘里, N 早已偷偷为 Y 种下了九佰九拾九朵玫瑰。而 N 的父母亦早已为 N 留下了一块属于 N 耕耘属于 N 种植的责任地。可自打 Y 的风景在 N 心的底片上显影定影后, N 便渐渐荒芜了他的责任地责任心。

……当 N 得知, 自己还没来得及为 Y 种下的第一千朵玫瑰已由别人种下时, N 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 仿佛天要塌地要裂了一般。

……雨过天晴, N 努力擦去偃卧在灵魂深处凝重的阴霾, 撬开被雨水咬死的窗棂, 孤孤寂寂地痴痴迷迷地等待着, 等待着奇迹的闪现。

这一等便是三年。



三年的希望收割的依然是三百年的失望！

无奈之际，N 只得拾起生锈的理智，走向了依然属于他的  
杂草丛生的责任地责任心……

好景不长。责任地没耕耘完半年，N 便又失意地抛下理智  
的锄头，离开了渐次返青的家园，走上一条高高的向往，点燃  
一支烟，燃烧今生无法长抒的心愿，咀嚼无限崎岖的长叹……

当 N 正欲弹去手指间夹着的最后一缕信心之际，N 意外  
地得知 Y 的责任地里也在闹灾——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为 Y  
过早皴裂的婚姻而惋惜，唯独 N 欣喜若狂。N 萎蔫的眼神褪色  
的目光顿时充电一般明亮起来暖意起来，仿佛 Y 的亭亭如荷、  
莹莹如珠的音容笑貌正款款向 N 走来……N 奋力划动双桨，  
急不可等地驶向 Y 的芳心……

Y 的芳心周围依然樊篱森森。在爱情以外的日子里，N 的  
结构无法组装深入 Y 的气质，自然地也就无法深入 Y 的美  
丽。等到愁绪的睫毛上结满欲言又止的冰凌，这，便是 N 为爱  
而剩余的语言。

——等待别人不幸的人，自己也未必大幸。

## 16

一些匆匆而过的事情，一旦抓住了，便不再松手。不管烫  
手抑或是冻手。

与 Y，即便无法穿起的尘缘，悬于一样阴晴圆缺的月亮  
上，悬成一幅凄美的瞩望。

上帝赐予 Y 的那个阉没能改变 Y 的命运，却给 Y 进一个企业的机会。从此，Y 的属性才有了质的变化，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领工资的心情。

那年 Y24 岁。

24 岁的 Y 的身后有了一个 2 岁的儿子。每天上下班，往复一条路。久了，便不由使人联想起一只母鸡与一只雏鸡的情形……

那情形被 Y 的同窗而今又在同一个车间里啄食的 H 深深地镂刻在心的版图上。

H 抖开并不丰满的翅羽悄没声息地照护着母鸡与雏鸡的温存……

渐渐地，H 心中有了爱人的某种标志。

那标志即是 Y 的标志的拷贝。

H 笃信爱的种子萌发的第一根芽芽才是最本质的最真实的最珍贵的。

H 拒绝假冒。

真实的东西一生只求一次。[哪怕这样的真实已不属于自己。]

H 明知自己爱的种子已错过了雨季错过了萌发的季节，H 仍一如既往地等待雨季。雨季年年有，他相信终有一次属于自己的雨季。

H 额头的沟纹已越等越深，却留不住一点一滴缓解旱情的雨水。

四年后，H 与 Y 邂逅相遇。

H 说，我依然在老地方等待雨季，有空请来坐坐。

Y 说，我也依然在老地方等待日出。等待雨季与等待日出



的人已无缘“请来坐坐”。

之后,据说五音不全的 H 学会了一首特好听的歌,歌名叫《迟来的爱》。

H 每唱一遍《迟来的爱》,眼里便有一滴晶莹的梦珠轻轻滑落……

## 17

现实的单程车里,蜷伏着一颗困顿疲惫的心,醒来的故事里,却有着更多的泪渍。

没有真实,存在的又全都是真实。

上班:脸上的微笑只有自己浇灌。

归家:心中的酸楚只有自己独酌。

欢乐与痛苦,真诚与虚伪,热情与冷漠,每天合着节拍与 Y 共舞。在这或明或暗,或浓或淡,或隐或现、或深或浅的旋转里,爱情与婚姻,真的如假面舞会上的一对舞伴?!

## 18

叠好仪容不整的心情,让青藤般的年华重在敞开的胸怀里攀沿。那些凝眸时遗失的日子,早已碎成无法解释的图案;那些憧憬中忽略了的青春,悄悄消退了粉红色的惑欲。即使昨天的站台上遗落过泪珠遗落过红唇般的心事,可是 Y 呵,注满雨声的美丽会更深更浓的稠蓼。你必须昂起属于你的英姿你的风貌,沿着一种心灵的触须一种生命的指向

攀

援。

## 寻找心情

楼上忽然有我电话。

接电话的心情总是忘我的迫切的，恨不得一步便能抓起话筒。

步履间，心里的一点灵犀提示我，一定是你！不然，怎会莫名地步伐加快心动过速呢？

你好！我是阿庆。

阿庆，你好吗？

……嗯，怎么说呢，总体上很好，个体上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哎，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瞎忙。

瞎忙么，总是说不清楚的。

最近的心情如何？

最近我没有心情，而更多的却是心烦，做啥事都觉得没意思，我活得很累。

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

……哪……唉，面对你一连几个心烦、没意思、累，我都快没词了。其实，这已经勾勒出你没心情的心情便是一种心情一



——一种心理环境紊乱的心情。这样的心情的产生与主观上的、客观上的，内在或外在因素不无关系。人，难免烦恼难免忧愁（同时也难免快乐难免喜悦）。就看你如何更具体实际一些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了。你视我为知己，把郁积心中的不悦向我坦露，这我很欣慰。可欣慰过后，更多的却是为你落叶纷纷的容颜而犯愁！假定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一只误入室内的小鸟，而我又无能立马为你谋划一个冲破樊笼的锦囊妙计。这，或许便是人的另一种悲哀。

也许你搁下电话，会心灰意冷地想：唉，满希望把心事告诉他，能得到一点解脱和帮助，可这人也没用。也许一如你所想的，对于心情，我真的爱莫能助了。唯一能助的，便是朋友之间赖以信任的真诚的心声。

我想，人之所以常常觉得苦恼和烦闷，或许是你对生活的人人事事期望过高或期望过低所致。总以为，你投入地爱生活了，生活便能释放出你所期望的那份粲然，将心灵张扬得痛快淋漓，去超越人生的那份无奈，义无反顾、无牵无挂地展示真你的形象。然而，现实甩给你的五味瓶，以及未来旅途上那一抹半推半就的红尘，仍将一如既往地你的生存状态中浑然一体地诱惑你在意你，或不断叠化了一种新的意思，勾引你亲近，勾引你投入，那么，此时的你，又该如何在你心境的悬崖上探明一条属于你的万无一失的路数呢？

阿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适从。

我说了一大堆话，也许依然对你无补，那么你给我一个话题好吗？

……我……我没有话题，只想听你说。

其实，你不妨找个机会去看看你儿子。儿子是你最最刻骨铭心的人，他或许能改善你目前青黄不接的状态。



我不想去。阿庆,你有没有说不清楚的烦恼和忧伤呢?你烦恼你忧伤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凡夫俗子怎会没有烦恼和忧伤呢。记得前些年,每每秋风瑟瑟落叶纷纷的时节,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缠绕着,整天恍恍惚惚的。白天打起精神上班,晚上便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抽烟、喝茶、看书……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以致妻儿都说我怎么忽然怪怪起来了。

其实这怨不得任何人(因为旁人压根儿不招你惹你呀)。

无奈,只得自我冷处理,时间会将你失衡的心里渐渐地调整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层面上。而此时,你从越冬的躯壳中蜕化出的心情竟出落为意料之外的恬美与愉悦。举目远眺,你会发现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窗明几净,情真处你或许还会情不自禁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呢。

这时的你,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真你的风采,你说是吗?也许吧。

这么说,我的话开始在你皱裂的田亩间渐渐返青了!嗯,你真会说话。

哈哈,NO,NO,你过奖了。其实我的嘴巴是很笨的,我在很多的场合总是沉默寡言的。而现在,你的话题使我获得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于是,思路便鲜活了起来灵性了起来;于是,便有了你所言的“会说话”的体会。

我觉得,尽管你比一般人更多坎坷更多曲折更多磨难,可坎坷、曲折、磨难的载面越大,抵御的能力也便越强(应该成正比的)。事实证明,你便是这样的一种人。唯其,你才能对一切的虚伪的做作感到愤懑与羞愧,才能保持一种恬淡宁静的心里环境,才能在更多的日子里愈趋坦荡完美!你以为呢?

……



你干吗不说话呢？是我的话的不着边际，还是尽管动听只是纸上谈兵，使得你如此沉默如金呢？

我在听，听得认真了，便忘了自己该说些什么了。

（哇，一个讲得认真，一个听得认真。一根线牵着两个认真。这到底维系着一种什么样的情结呢？）

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值得珍惜和追求的呢？又如何去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瑰丽的精神家园？如何在纷繁喧闹的人际关系中获取一份生存的最大快慰？如何寻找到做人的真谛？这一连串的问号都是你我揣摸不已的哑语，它像魔鬼又像天使惑诱着人又折磨着人。好在各人有各人的生存方式，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总之，人活一世，可不能像一只没有针线的针线盒！

.....

电话似乎挂长了，就此搁下吧，好吗？

也好。

愿你的心情更早一些晴朗！

OK。

OK。

## 浮想联翩

### (一)

走进人生的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驿站，眉之角的那片绿荫，遮住了一双渴望热情的眼眸。思绪深处，弥漫着一种令人难以释怀的气息，漂绕着不忍离去。走近山的心情，我忽然有了一种回归的感觉；一种和大自然亲切交流的闲适与舒坦。生命，其实就是一次次与大自然肌肤相亲水乳相融后的沉淀与升腾。生命原自于自然，生命的根系一刻不息地搂抱着母亲般的自然之体。唯有此时，生命的分分秒秒才能找到妥贴的无忧之“枕”，才能将自己的心灵安然地放牧在自然的大草原上，咀嚼自然的思想，回味自然的情意，并且把这样的思想和情意收藏起来，营养自己的人生。忽然又想，在营养了自己的同时，是不是也想到了自然之母，并且也给她老人家带去一点儿女的孝敬呢？她老人家待儿女不薄，做儿女的惟有好好敬重她关爱她，她老人家也一定会更好地疼爱我们。也只有这样，她老人家安心我们做小辈的也开心呀！



## (二)

茫茫人海，人海茫茫。

其实，越想脱离人海的黑夜的人，就越容易跌进黑夜的人海——世界万物，既是一种身不由己，又是一种世在人为。关键看你如何寻找一种适者生存的契机。当然，人们常说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是一种愿望一种希望，但这样的愿望和希望要真正转变成现实，还需经过自己百倍的努力，才能扛起你心中业已建立起来的那份大志！有了这份大志，希望之帆才能拥抱风的热情；有了这份大志，前进之脚才能翻山越岭；有了这份大志，精神之树才能蓬勃茂盛；有了这份大志，思想之途才能宽广辽远……志是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无法比拟的生命质量！但仅有志是不够的，还必须花大力气去实践去奋斗，这样的“志”和“气”一旦合成便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 (三)

宇宙是无限的，自然是广袤的，这是我们人类一直以来所不断追求的。因而，人类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一种最佳的途径，努力配备一点宇宙辽阔的眼光，自然坦荡的胸怀。这样的想法其实只是缘自自身的一种本能需要。但是，一旦你有了大海般的胸襟，有了森林般丛深的目光，这样的胸襟和目光就如大海般辽阔，一如森林般丛深了吗？如果你的辽阔与丛深只是建立在自我的利益上的，那这样的辽阔与丛深还有多少社会意义呢？

## (四)

趁你现在还有绿色的憧憬，栽一棵树吧，用你人生的意义，用你生命的琼浆，去灌溉那片属于你自己的绿荫。这样的绿荫能荫及你的心愿，也能荫及别人的心情。这样的“善事”所生发的意义，其实大家都明白，只是要他具体付诸行动的时候，恐怕就不一定能有责无旁贷的姿态了。为什么呢？难道真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思想的一种遗传？也许，我们无法苛求别人，但我们能否从自己开始，把心中的那片绿一波一波地荡漾开去……久之，你会看到你生命的大树是那样的蓬勃，是那样的充满生机！

## (五)

人人都向往山峰的风景，可是通往风景的道路却是崎岖的，你必须不懈地努力攀登，才能欣赏到你所向往的风景。但是，一旦这样的风景被你欣赏到以后，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愉悦着你攀登后疲惫的心情；愉悦着你渴望风景的想法以后，你回过头来看看曾被你征服过的山路，你是否觉得有一种胜利者的豪迈充溢着你的胸怀？是否觉得风景与你的勇气相比，又是那样的黯然失色和无足轻重！

## (六)

俗话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其实，这句话也应该辩证地去理解。舟的生活自然离不开水的关怀；水的关怀也离不开舟的感激呀——舟之所以成为舟，是因为有了水；水之所以能



被舟感激,是因为水的博大和水的无私。水与舟是一对情同手足的兄弟,兄载弟,兄怎么会去覆弟呢?但是这句话的存在想来也一定有它的道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重性——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但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否就一定在水上呢?驾舟者是否识水性,掌舵的水平以及天气的变化等等原因中的一种出了问题,都会导致舟的翻覆。从表面上看,舟的翻覆是水的罪过,但这样的罪过里是否也应该找找舟的原因呢?毕竟外因仅仅是事物变化的一种原因,如果出了问题都找水的原因,那谁知道水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 (七)

人么,总要和人交往。要交往,总得有个称呼。旧社会,有钱有地位的人都称小姐、先生。解放后,人民翻身作主人,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一律称同志。大家都是革命的阶级兄弟,同志一叫分外亲切。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称呼也渐渐地与国际接轨,先生、小姐满天飞。久了,也觉得蛮亲切蛮有人情味的。可现在上街,见了小姐称“小姐”,可就不那么亲切了。据说,“小姐”的心里有一种难以启齿的苦涩。为什么好端端的“小姐”一下就没了青春的光彩?是“小姐”自己没有好好地保管好“小姐”,还是别人把“小姐”给弄丢了?小姐不欢迎叫“小姐”,那还应该叫什么呢?如换了别的什么称呼,“小姐”的心里是不是好过一些呢?

### (八)

在医院里看到这那一幕:38岁的女儿应车祸躺在医院里, 173

68岁的母亲为女儿端尿喂水，照顾备至。有人与她开玩笑，38年前，你母亲为你端屎端尿，38年的现在，你母亲还在为你端屎端尿，这样的亲情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如此珍贵的亲情，在俭朴的病房里弥漫着，扩大着，让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感受到母爱的伟大！由此我想，母亲的爱是无私的崇高的，而作为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否也能像父母对子女的爱一样无私而崇高呢？当然，父母是不会企求子女回报的，只要子女平安幸福，父母吃苦受累都无所谓。但有一个问题是做子女的必须弄明白的，那就是：在承受着父母的爱的同时，有没有承担起父母移交给你的责任！

### (九)

近闻某宾馆餐饮部为了促销，请来了俄罗斯女郎在餐厅跳艳舞为客人助兴，一时间生意出奇的好。丰乳肥臀的三点式女郎在席间或摆弄风姿或乳波肩浪，或殷勤地为你端菜送水或热情地与你相拥合影……宾馆不禁窃喜：只不；明晃晃的三点式左右一摇摆，最好的食也不觉其味了。当然，客人进餐厅，自然是来吃的。吃之余，来点秀色作佐，便也秀色可餐了。看来，宾馆对人的心理可谓揣摸细致：温饱思淫欲，人么，食色性也。据说，有些人倒不是为了色，而是出于好奇，看看近在咫尺的外国三点式女郎，但不就餐是看不到的，也便就餐。餐什么呢，自然是餐食、餐色兼顾了。但有一点窃喜的宾馆可不能窃喜，客人毕竟是来就餐果腹的，不能老想到满足客人的感观刺激，应该把心思多一点放在“食”字上，唯此，才能吸引更多的客人。



## (十)

将一种生命囚禁起来,算不算是一种爱呢?比如把一只鸟关在笼里、一棵花种在盆里、一条鱼养在缸里……其实,囚禁的目的只是让它们换一种活法,使它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鸟儿好像也理会了人们的好意,在笼中叽叽喳喳谈论着它们的美好生活,全然没有什么拘束和压抑的感觉;花儿在盆地里也心平气和地舒枝展叶,一如既往地开花结果,也全然不计较土地之被的单薄和狭窄;鱼儿呢,尽管水之床窄小了,但也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能游能泳,还能吃现成的,生活得自由自在,没觉得比大江大河有什么不舒服的——生活环境改变了,生活内容改变了,生活的心情也大为改善。可有一点它们是始料不及的,那就是:改变它们的生活,不是为了它们,而是为了愉悦人类自己——一种生命意义对另一种生命意义的嫁接,所产生的实际,不是痛苦,就是快乐!当然,这样的“嫁接”的初衷或许是善意的,问题是,在“嫁接”之初,有没有征求一下这些弱小的生命的意见呢?人类的这份“厚爱”,它们是否能领受得了呢?是否就是它们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呢?这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大气一点,设身处地地为它们想想才是呀。当然,它们中的一些成员或许已经接受了人类的这些好意,已经适应了人类为它们创造的舒适安稳的环境,就像人类中的一些成员适应了前人为他们创造的舒适安稳的生活环境一样。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毕竟向往自由,向往“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它们知道如果一旦接受了人类的这些好意,那么不远的将来,它们会在浑然不知中丢失自己的。尽管鸟儿还是鸟儿,花儿还是花儿,鱼儿还是鱼儿,但肯定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自己了。这样想来,对人类的爱,它们还

是应该有所选择的。而人类自己,也应该克制自己,多一点“己所不为,莫施于人”的想法,尽管它们的语言人类听不懂,但它们的心思人类应该明白呀,这一点,就只能拜托人类了。

### (十一)

在水一方,舟的眉目清晰或是模糊,总让人生出几许的惊喜或是忧虑。在不知有否结果的等候中,目光之缆已迫不及待地乘着心绪之叶飞往彼岸。彼岸有否你所期望的舟呢?或许,彼岸的人也一如你所期望的那样,也在苦苦期望彼岸能有一条希望之舟徐徐而来呢——此岸与彼岸,永远是两个希望与失望共存的孪生兄弟!在此岸的人总想到彼岸去看看;在彼岸的人也想到此岸去看看,而这样的愿望的中间却有一条宽宽的“楚河汉界”隔离着,于是彼岸成了此岸的希望;此岸也成了彼岸的希望。这样想来,“楚河汉界”虽无情无意,但却也造就了两岸和两岸人的一片希望。事物本来就是一分为二的么,在你看来是坏的东西,可能内藏着好的方面;好的东西也可能有坏的方面。而这中间尽管有“舟”这样的“红娘”,可“红娘”有时也难以分辨好坏,把好的渡给了坏的;把坏的渡给了好的,错牵了红线。看来,在你准备渡往好的彼岸时,先看看你的“船票”,是否等值。

### (十二)

字典上说“秀”是:植物抽穗开花。以此说,植物抽穗并且开花,便是植物的一种“优秀”了。由了这个“秀”,便衍生了“秀



才”、“秀丽”、“秀气”，“秀媚”、“秀雅”……不一而足。看来，“秀”该是人类所必须配备的一种“优良”了。中央台有一个“欢乐总动员”的节目，其中有一个单元版块叫“模仿秀”，即是长得酷似某某的模仿某某的“秀”。据说报名的人还十分的多。其实每个人都有“秀”，何苦要在大庭广众中模仿别人的“秀”呢？说白了，还不是觉得别人的“秀”比自己的“秀”更具有“读者群”，更具有观赏性？其实话又得说回来，现在的社会上，又有几个人不在作“秀”呢，平胸的在向往“女人挺好”；肥胖的在努力“瘦出你的青春来”；单眼皮的想开双眼皮；黑头发的要染成黄头发；年岁大的人想留住“青春的尾巴”，喜欢穿鲜艳的服装；年纪轻的人想显示“成熟的风采”，爱穿老气的衣服……这也难怪，既然别人的“秀”很“眼热”，就拿来为我所用，吃点苦、花点钱，心里乐着呢。爱美之心哪个人没有；为自己抽一次穗、开一次花，那个人不想？只是社会上的另一种“秀”，看了可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芝麻大的官，张口结舌“这个、那个”；官在他做小人，官不在他做大人；官打个哈欠，他说明天就要下雨了；官伸个懒腰，他又说明天就要出太阳了。还有些人，官虽不大，可屁大的事也要说上个二三小时，自己折腾倒也罢了，可偏要拢上一拨人一起折腾……可官的“秀”他骨子里没有，于是廉价地在外表涂点“秀”，也算是一种做人的方式吧。这样的“秀”，恐怕离“锈”不远了。

## 生灵无辜

### 一只蛙儿

去年夏天，我去乡下的水塘边逮到了一只蛙儿，兴致所至，便带回家放养在天井内。或是陌生的环境给蛙儿心灵蒙上了一层恐惧感之因，原本活蹦乱跳的蛙儿硬是没头没脑地销声匿迹了个把月，竟又奇迹般地出现了——当然，没谋着蛙儿面，只是听到了蛙儿的鸣叫声。

蛙儿落户天井以后，天井内各色各样不可一世的虫儿少了，多了一阵阵久违了的蛙鸣声，多了一份田园的意境与状况。

忍俊不禁的得神。

夏去秋来，秋去冬来。很好听的蛙鸣声终于由响到轻，由轻到没了声息，整个天井像被蛙儿抛弃似的，一下寂寞了许多。我想。这只活得也许并不轻松却也安稳踏实的蛙儿，该早早钻入土地的被窝，开始了漫长而幸福的冬眠了吧。可天井内除了几盆盆景裸露着泥土的慈爱外，其余地方都是水泥硬梆梆的表情，根本不会同情蛙儿的苦衷和每年仅有的一次奢望



的……北风越刮越紧，天气一天天寒冷了起来。本该假在大地怀里酣然入睡的蛙儿呀，此刻你在哪儿呢？

呼呼的北风幸灾乐祸。

冬去春又归。走失一冬的蛙儿也该醒了起床了吧？

仅仅一种虔诚的祈祷而已。

那日，阳光的心情很晴朗。我得闲找来一把小铲子，以松土的方式一一慰问了遭受冬的忤逆的盆景。当慰问到一盆杜鹃时，说也怪，小铲子像长了眼睛似的，一个趑趄蹦出一个窟窿：哇，蛙儿正缱绻在洞内。我的脑海里立马闪出些许嗔怪：嗨，我何时不在为你一冬的冷暖左牵右挂，你倒好，还躲在这儿睡懒觉呢。便欲伸手搀蛙儿起床，手却被蛙儿死死向上爬的前爪慑住了：蛙儿周身寒气逼人，腹腔已明显腐烂。一场生与死的抗争终于定格了——蛙儿再也醒不来了。

蛙儿自以为入土为安了，可别离大地之肤的盆土根本无法再对蛙儿有什么承诺了。而蛙儿却坚信泥土的厚道，抱定宗旨哪里有泥土哪里就有它的温暖……

蛙儿对泥土的信任至死不渝。

其实，泥土没有谎言没有骗局。

那么，一种悲剧的生发，又源于什么呢？

### 娇凤之死

天井的东南角，有一个石棉瓦搭建的一批水小屋，原先是鸽子的家，如今鸽去屋空。每每走进天井，木木地望着粘着鸽羽的鸽舍，心里总觉空落落的。那日街上出现了一个卖娇凤的担儿，便又化了十块钱买了一对黄羽娇凤，第二天又赶制了一

只铁丝鸟笼，挂在鸽屋养起了娇凤。

真服了娇凤的疑心病，且稀奇，疑心病重的鸟，特别的敏感特别的警觉，一见着怪异物，便断然认定其不安好心，拼命的飞扑惊叫，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入夜，娇凤是个睁眼睛。眼不见心不慌，安安稳稳缩头呼呼睡觉。可疑心病重的鸟，即便是睡觉，盹头也特别短，一有风吹草动，便惶惶不可宁日。

这不，深更半夜里忽地莫名地大吵大闹，披衣起来用手电筒照照，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便回屋上床。不多一歇儿娇凤又扑扑地惊叫起来，一连多日被娇凤缠着，心里终于憋不住滋生出怨气来：莫不是故意学着“狼来了，狼来了”来寻我的开心不成？！

这样的情形又重演了几夜，心，便开始硬了起来：谁有这样的精神理你们。

……悲剧终于发生了：早上给娇凤喂食，发现一只雌性娇凤撞得头破血流，死了。可查遍鸟笼周围的物什，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现象。娇凤是他杀？还是自杀？抑或是自己的疑心病所致？

### 一窝鼠崽

那天走近鸟笼，偶见角落的蜘蛛网上粘着一层纤维板屑。显然，这是老鼠所为。循着迹象找到了石棉瓦的夹缝里也有一大堆这样的木屑，便搬来一长凳，站高把夹缝里的木屑全部清理下来。

扫荡了老鼠的老窝，却捕不到狡滑的老鼠——老鼠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

……无奈地清扫残局，眼睛愕然一亮：地上纤维板屑粒堆



里蠕动着几个肉鼓鼓的血色小疙瘩，嗬，是一窝没睁眼、熬熬待哺的鼠崽。平日里杀鸡不眨眼的我，却伸伸缩缩不敢碰这没睁眼的小生灵。稍一碰，立刻疯长一身鸡皮疙瘩，像是小鼠崽会从手上钻到心里去似的，忍无可忍。便大声唤来儿子。儿子比我强，根本不理睬我的惧色，极有兴趣地捧起在地上乱爬乱啃的鼠崽，放入一只器皿里，数一数，五只，喜滋滋地吩咐我：我要的，不许你动它们噢。

儿子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去逗玩鼠崽。见我下班回来，便兴冲冲地拉我去看：

“爸爸，鼠宝宝都睡着了。”

“傻孩子，鼠宝宝都饿死了，你摸摸，身体都硬了。”

“那你干吗不喂点东西给它们吃呢？”

“你不是不让我动吗？”

其实，鼠崽之死，这回是我的疑心病所致（只有天知地知我知），我疑心叫风之死与鼠崽的父母有关！推断为：夜深人静时，老鼠偷偷窜到鸟笼附近，拼命啃咬纤维板……娇凤听到异声四处惊飞，不料，天宽笼小，记记撞在铁丝栏上，终因流血过多而死。

便生出一个恶毒的念头：父债子还！

贼的儿子终究是贼；老鼠的子女永远是作恶多端、人人喊打的老鼠！

可老鼠不认这个理儿，它们或许正在某个暗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被劫持而痛心流泪：担惊受怕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安了个窝，又担惊受怕极其艰苦地生育了一窝子女，含辛茹苦地企望早日把它们拉扯大，做父母的，怎忍心自己的子女也像它们一样遭人唾弃，处处不受欢迎？如果有一天它们的子女离经叛道，重新做鼠，不再作恶了，那时我会否对老鼠的

看法稍稍改变一下吗？

## 双头四脚蛇

搬动天井墙脚边一排青苔斑斑的老砖时，蓦地发现了奇奇怪怪的你，尾部长有一颗小头，形状与大头一模一样：一对郁悒忧愁的小眼；一张紧闭无言的嘴；嘴的上部有两个针尖眼细小的鼻孔——虽具备了头的特征，但嘴不进食，眼不贪色，鼻不嗅香。无心与大头争权夺利，亦无意与大头抢前程，两个头脑一门心思，大头牵动小头随从，行动协调，步伐一致，犹似人的某些优秀品质一般。

便将你安居在我的关怀里一同分享缤纷的生活。你再也不必为你原来的生活奔波、劳累了。祸与福都是一墙之隔的缘，这回你也该缘一份属于你的福了。而我拥有了你，为你拍照，为你发表在报纸上，引得许多人慕名前来看望你讨论你……一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你知名度大增，口碑颇佳地感染着小城的街头巷尾……

是你不小心一跤跌在青云里吗？

当然，成名以后的你自然而然地告别了过去告别了从前的你。

你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

全新的生活是否也会有滋有味地属于你呢？

你不肯用言语告诉我。

——质地颇为讲究的器皿光辉不了你的精神状态；可口可乐的食粮喂养不了你的重重心事；大把大把的口碑装饰不



了你与自然的亲情……你说你是一条残疾了的四脚蛇，你的特点正是你的缺点你的痛苦所在。为了生活，你以你的意志你的抱负你的方式去填写属于你的内容，尽你力所能及的努力为人类多多减少一点烦恼一点无奈……你怨你的残缺，可人类正是看重了你的残缺（似乎你的残缺之处正是你的财富之本），将你远离了自然远离了你的生态。你像一条行尸走肉将一颗破碎的心演绎成人类的某种兴趣某种感觉某种难以名状的满足……

质地颇为讲究的器皿光辉不了你的精神状态；可口可乐的食粮喂养不了你的重重心事；大把大把的口碑装饰不了你与自然的亲情……

看来，我真该有义务有必要为你配备一些体贴和同情？也好，把体贴放入质地讲究的器皿里，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目光细细掰开读一读我的心情我的思想呢？

——你既已残疾了，为何不肯接纳我的爱怜呢？

你说你何偿不想与健全的同类一样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呢？你血管里流淌的一样是热血！心里一样藏有一份向往一份追求呢；你说你恭敬实难从命，也并非固执并非麻木并非悲观，实在是性格所铸命运所焊的生活轨迹，更改了，无疑于经历一次九死一生的大手术！你害怕注目害怕同情害怕干扰……莫非，黑暗与闭塞，困厄与孤独，凄凉与苦郁才是你宁静祥和安稳的栖身之本？

……

留得住你的外表留不住你的内在；留得住你的形式留不

住你的内容；留得住你的目光留不住你的眼神……

属于你的苔痕斑斑的老砖，我已搬回你的心境，只等你的  
回归。

回归自然。回归自我。



# 记着,多好

——给 H 小姐

## 1

你是 78 号,我是 77 号。

我们素不相识,我们坐得很近。

一条被称作列车的线把我们串起,以风驰电掣般的心情,  
传真某段通俗易懂的情节。

## 2

车厢很宽敞,投向你的目光却很拥挤。

抑或,你是本节车厢唯一的一隅风景,使得旅途的疲劳有一个免费寄存处?

那么,能否让我以小桥流水的姿态,刈一点你的风范,为我古色古香的心园,种植几株神怡心旷的时尚,在无言的日子里,芬芳我萎焉无采的诗句。

打着哑语的列车一如既往。

打着哑语的目光一如既往。

我知道，你的芳草园里已种满了各色各样无名的注目。

我知道，我的在乎已无立足之地。（其实我何尝不想也栽种一棵呢？）因为我离你太近，离你太近的我反而找不到栽种的借口。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抓起久违的勇气，拨打你的表情。（本想这样的时候拨打，即便占线也在情理之中。）孰料没来得及装修的问候，竟奇迹般地走俏于你的美丽。

是你我间线路太近，还是人世间上等的真善美组装了你的风度？

“初见你，便觉得你很散文。”

“是吗，我喜欢散文，可我还没有配备散文最优秀的某些特征呢。”

“不，散文应该配备一些你的优秀特征才是。”

“是吗，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没有感觉到的正是最耐人感觉的。”

“是吗……”

……

我们说，我们谈，我们侃……

尔后，我们相邀于某个娱乐之中……抹去抹不去的欢愉，缀满旅途的晶莹。



4

柔情似水的列车播音员蓦然滋润一份属于你的悦耳：“一位没有署名的先生为 11 车厢 78 座的长发小姐点播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祝她永远美丽，青春长驻。”

哇，你好灿烂。车厢里几乎所有的目光都在捕捞你收获你。你呢，一脸的惊讶：“我，为我点歌？”“你呀，没等你缴械，你的亮丽早已被俘于他人的凝睇之中了。”

——你无法更改你的楚楚动人！

（假如人与人之间少一些“矜持”，那么，“爱你就不用商量”哩。）

5

少顷，一位脖子上注册金贵的 A 君悄然移师于你的附近，拉得长长瘦瘦的眼线，殷勤地宏观调控着你的纤纤玉指……

（看牌耶？看你耶？）

也许，这位就是未署名的“爱的奉献”者？

你一脸无题。

时间流行成列车最动心的诱饵。

A 君终于站成一棵苦楝树，茂盛的慕意在作廉价出售。

“11 车厢的一位先生为站在本车厢 78 座旁看一位长发小姐打牌的先生点播歌曲《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A 君“真不忍心明白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歌是明明白白为他点的。

本指望自己擦亮自己的 A 君，顿然黯淡如夜，带着歌声也收拾不去的怅然默然而去。

歌声悦耳动听。

你正极认真极任责地操作着你的内容，全然不知传神的插图门槛外曾发生过的一次次争相订阅的轰动效应。

泛黄的偏爱无风而皱，每一块碎片欲言无语。

## 6

抬头低首之间，列车的呼吸已溢满月台。你轻盈地从临别的行李架上拿下 goodby，为我修饰了一个季节的雁句。

——南京，你的终点站，也是我感恩一次纯情之雨洗礼的起点站。

人海茫茫，人生苦短。苦短的人生旅途中多一些问候多一些友情，人字的坡地上会否次第开放出更多更艳的真诚、善良和爱！

## 7

你要下车了，让我用来不及包装的心情送送你。匆忙中，我忙不迭摸出焐得发烫的愿望请你留下地址，你欣然将一份很丰富的资源，汨汨灌溉于我板结的心田里，温润我绵绵不尽的怀念……

你走了，我真不敢坐到向你的窗口，怕一不留神偷了你的风采你的真实你的坦荡你的永远飘扬的秀发。

又怕弄丢了。



8

车轮滚滚。回忆滚滚。独坐的日子里有缕缕的刻骨铭心洞壁而开：复习你的温情，报考你的恬静，循你最青春的画面越空而去……

9

依然现实。

依然无奈。

只得拜托手中的拙笔，记下这篇情感，心中的风光会否更明媚一些呢？

## 暗自复习你

暗自复习你是一种幸福。

暗自复习你是一种痛苦。

——幸福与痛苦抑或是我孜孜不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顾春夏秋冬不问青红皂白一页又一页复习你的缘由？

没人帮我出思考题，没人助我润作文，更没人为我批改心事，自然也就没人给我打分。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栏里，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填写着你的容颜、你的风范你的真实呀。有关你的一些详细或粗略的复习资料，早已被我的目光之手读得皱巴巴旧兮兮乱糟糟，为何没有一个哪怕稍稍接近一点你的答案为我慷慨一次呢？

莫非，手头所有的复习资料只是你美丽容颜的复印件？

暗自复习你是一种收获。

暗自复习你是一种损失。

——收获与损失抑或都是我兢兢业业、朝朝暮暮、锲而不舍、不管地久天长、不理阴晴圆缺一篇又一篇复习你的理由？

没人帮我指点迷津，没人为我提供确切，更没人给我走私一丁点的风声，自然也就没人为我道喜。可我义无反顾腾出的心思里实实在在、诚诚恳恳地烙着你的气氛、你的温存、你的



消息呀。有关你的一些粗枝大叶或细枝小叶的复习内容,早已被我的手之目光体会得干巴巴瘦几几老兮兮,为何没有一份即便些许贴近你一滴滴的答案为我解囊一回呢?

也许,案头所有的复习内容只是生动情节的某个副本!

暗自复习你是一种享受。

暗自复习你是一种折磨。

——享受与折磨抑或都是我一如既往、一鼓足气、一往情深、不算秋风瑟瑟、不计落英纷纷一遍又一遍复习你的必须?

没人为我梳理纷乱的思绪,没人帮我修理卡水的心笔,自然也就没人为我护理被日子灼伤的姿态。然而,我年轻茂盛的梧桐树上具具体体、清清楚楚地开着你的芬芳、你的色彩、你的魅力呀。有关你的一些青翠欲滴或枯黄欲谢的复习题纲早已被我贯注全神的连心十指感悟得热乎乎浓稠稠粘糍滋,可为何至今没有一些亲近你的答案为我赈灾一趟呢?

是否,心头积蓄所有的复习依据,只是你楚楚动人的某片花瓣?

.....

幸福与痛苦;收获与损失;享受与折磨依然双双成对、形影不离地在意我、亲昵我、好感我。在我正午的阳光里,依然会飘来几朵或熟悉或陌生的云花,写着一些鼓励与问候之类的絮语,在我的上空温温柔柔地叮咛着.....复习你的季节依然鲜亮,正午的阳光依然灿烂。只是你的讯号一直盲音,身穿自信的风度在你绽满厚茧的心屋四周流浪.....

暗自复习得夕阳血红。

暗自复习得月亮惨白。

春天用完的复习题，冬天又铺天盖地地散发给我。仿佛，复习你是构成我生命因素的某个矿物质、某个蛋白质，某个铁质、某个钙质，只有坚持不懈地复习你才有我生命存在的必然似的。

看来，我已不属于复习你的内容，而形式却每天在为我松土、浇水、施肥……

其实，复习的过程就是录用的过程。而一旦录用了，我还有一份好心情这样专注地暗自复习你吗？



## 农人的作品(外一章)

其实,耕耘文字,不是农人的生活,而农人的生活,却犹如耕耘文字那般细致而又辛勤。

田亩如笺,犁铧似笔。季节的橡皮一次次擦去曾经长势喜人的文字,墨水的种子又一次次播洒新的篇章……农人似乎总指望这一季收成能有一个好的发表,又总是嫌这一季的主题不深立意不高,缺乏打动人的情节,于是,改了又写,写了又改……就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农人对田亩的那份执着那份信念,即便是第一个读他文章的老牛不经意的“哞哞”声,也能让南归的燕儿聆听懂了一种亘古不变的道理:庄稼即是农人的作品,农人的作品所呈现出的,永远是我们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喜人景象。

当然,农人发表在稔熟田亩里的作品,是朴实的清新的,因为他们不在乎意识流、朦胧派,他们习惯以纪实的手法,并且以汗水和心血加以修饰。他们也懂得抒情也讲究内涵,他们摘几张葵叶铺在田埂上入睡,然后想象着太阳怎样顺着葵花叶脉升起;他们的犁铧偶尔也会翻出几条或黛青色或粉红色的蚯蚓,他们会饶有兴趣地把蚯蚓放在手掌上,饱嗅土地深处的那缕体香。当然,他们也知道风雨强词夺理地用土地的颜色去浸染清澈河水的那种苦楚……这样的情感这样的思想,作

为他们的作品的有机肥，壮大的，便是一篇篇令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我们可以在城市的繁华里去细细揣摩农人作品的主题；我们可以在日新月异的乡村慢慢回顾一下农人作品的提纲。当然，我们更可以以自己的读后感，去体会农人作品的深远意义……我们读着这样的作品一天天长大，我们的城市读着这样的作品一天天长大，我们的国家读着这样的作品一天天长大。而我们的农人我们的庄稼，开花结果的心声都在作品的手掌上，一方方稿笺就是农人一茬茬恋着的土地；一缕缕伴随新作品问世的油墨香，便是农人的作品生根长叶时散发出一阵阵挥之不去的泥土味儿。当我们坐在粮食深处，欣赏着谷粒的饱满时，我们是否注意到，农人在披星戴月创作时的那份艰辛……

## 抚摸自己

春雨迷蒙，霏霏地扯下页页潮湿的心情；道道雨痕，印在泥泞的记忆里，烘不干理还乱。回首细数往昔，跋涉不出那片郁悒朦胧的雨季。

这样的时刻，独自囚在温情四溢的过去里。倚着一本厚厚的书脊，听那熟悉的墨迹款款而来。往事的风吹醒屋外小园里的勿忘我，时间的跫音在冥思苦想的四壁作响……昏暗的天昏暗的地昏暗的我，重重叠叠却又简简单单。眼里的青春如窗外的雨丝一样凋落，任凭心声百般收留，依然走不出清澈湖面上那片沉浮不定的树叶所栽培的愿望……

这样的时刻，让我想起一些褪色的我一些陈旧的我。然而，从褪色的我陈旧的我走来的我，原本也是很鲜活很明亮的



我呀，而现在的我却要从褪色的我陈旧的我中去找回曾经鲜活曾经明亮的我，我竟找不到该走的线路了。我也曾努力地拨打我的青春号码，可生命的话筒里传来的却是一些不知所云的盲音……这样的日子依然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阴晴不定风雨难测的时光，总在严肃地教导我：生命的列车总在滚滚向前，思想的轨道一旦散了架，那么，轰然而至的，必将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颠覆！我忽然被这样的惊言骇语所震醒，揉揉惺忪的心情，推开那扇沉重的过去，我想即使跨出去依然是风风雨雨，而风风雨雨能模糊我的目光，也能刷亮我的思想也能清醒我的感觉。这样想来，我是该无所畏惧地上路了——前面是艳阳，我就把艳阳当作一把伞，遮挡未来路上的风雨；前面是风雨，我就把风雨当作一轮喷薄而出的艳阳，温暖或焙烘我的注满雨声的人生之路……

## 某种现象

网眼目不转睛，以几张人民币的名义，逮捕了几条涉世不深的小鱼。

离开土地之水的小鱼儿，被一股灿烂的阳光所眩目。一串眼泪，滴成一把千古传颂的故事。

一双很精美的楠木筷正在餐桌上写诗。

铺开渔网晒干的稿笺，诗人个个都是最优秀的渔人。

优秀的含义，听听小鱼儿的解释，便知。

河水熬红了眼睛，一如既往地重复着以往的姿势，只是，对于自己的一些过失羞于启齿。

记忆无法似水。

一只废弃的搪瓷盆里，放养着几条活泼可爱的小鱼儿，崭新的自来水组合家俱，滴式空调配备了水笼头的个性，很实惠。

季节无可奈何，四处流浪。

在水一方的小鱼儿，重温着母亲的体香。与风浪捕击的感觉，跌进深谷，忘了日子长在岸上。

地狱之门嘎然而开，一缕音乐在水面上舞蹈。

清白的搪瓷盆包括着善良包括着邪恶。

液体的路面异常崎岖，小鱼儿喘着粗气艰难地跋涉。翻越



千山万水,依然轮回于父辈的归路……

——几条小鱼儿,一脸的欲说还休。

漂浮的尸体在作生命的续航!

打扫完所有眼泪,竟发现还有一条小鱼儿正扼腕沉思,咀嚼适者生存的真谛。

诗人因此堕落成另一种愚昧:是什么力量喂养这条幼小的生命有如此强大的感悟力?

阳光不语。

流水不语。

清白无辜的搪瓷盆依然包括着善良包括着邪恶。

幸存的小鱼儿正在筹集启航的资金。

情况良好。

……

一种精神,营养着人类。

## 秋冬写意

1、经过或汗水涔涔的夏季或寒风刺骨的冬季，秋天的额头已布满一道道清晰可读的故事，且日益深刻日益凝重。

2、老农的镰刀在秋月的清辉上磨砺着，“嚯嚯”的磨刀声，摇醒了村口那片平展展的饱满，惺忪的眸子里满是沉甸甸的诺言……

3、嘘，轻点，轻点，秋夜的月亮，你走路脚步怎么这么重呀，你没看见老农正在给秋天换衣服吗？你把秋天的皮肤晒黑了，你拿什么去靓秋天的黄皮肤？

嘘，轻点，轻点，溪边的蛙儿，你吆喝的嗓门怎么这么响呀，你没听见虬结的稻穗之根在与母亲说着悄悄话儿？你把秋天的言语打搅了，你拿什么去传真秋天的心情？

4、沐风浴雨，秋天无语。

秋天，倾其所有，献其所得，将季节深处所有的积蓄都毫无保留地储进冬的储蓄所，期望春天增值，奏出了一个季节应有的风度和胸襟。



5、秋夜，总在回忆阳光亲切的快感。温馨的佳期里，总有一些甜蜜丰实的念头驶出心房。那毫不掩饰的一些个朴实的立意裸露着，忘情地陶醉在炊烟袅袅的剧情里……或许，季节的尽头已不是阳光温暖的掌声，但轮回，也是一种精神一种辉煌！

6、其实，站在秋天的民风里看秋，落叶只是一种乡风民俗，一如冬天下雪一般兴高采烈韵味十足。

落叶的过程就是节日的过程。

在节日里成熟在节日里落叶。

曾经真诚地蓬勃枝头，便不该无端地衰老枝头，生存的乐趣在于枯荣不惊，即使自己老去，也得让枝头洒脱得让人嫉妒。

7、秋天的本意不是唯一的雁南归；望穿秋水的人其实根本不了解秋的思想；枫叶红了那是秋天最亢奋最隆重的请帖！

秋天的窗口，篱落香飘，红叶满径；秋天的窗口，稻堆谷聚，金屋藏娇。

8、还是让我们站在秋天的额头下，悉心阅读秋天的故事吧，在我们无眠有梦的岁月里，将一种稔熟的语言囤积成一座座日子，喂养我们的生活。

## 冬的情节

从冬天的心情里醒来，惺忪的树林里，无所不在的是乡村 199

炊烟袅袅的眼眸。一群候鸟，乐不思蜀，寄宿乡村的关怀里，长成一道动情的风景。

几根羽毛，跌在乡村的裙边，被农人的孩子捡起，踮起脚，试图插在乡村的发髻上。乡村莞尔地转过身，甩给我一个满天羞赧的笑靥。

乡村的上空，鸟群播放着很稠的歌声，传遍所有的田亩。田亩激动不已，竖起耳朵聆听到的却是庄稼窸窣作响的脚步声……

### 冬的情绪

走在土地冬的肤色里，阳光慵懒地在田亩间溜达，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雪花去北方串门了，至今杳无音信……冬天的激情感动不了嚼草的老牛，感动不了村浜里散步的鸭子，感动不了村前屋后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一茬茬萌动的细语。

——春天的脚穿在冬天的芦花草鞋里，芦花草鞋开始返青，出现一种春天的姿势，忘了长在冬天的家庭里。

土地辞去冬天，却辞不去冬天的概念。皴裂的土地之手，抚摸这冷峻深刻的季节之躯，却不经意抚疼了对冬天的怀念……

### 冬的心情

冬天，你离我很近又很遥远吗？

你说，你我之间的距离其实就是我生命长度的全部，只要懂得珍惜生命的长度，便能得到了另一头的你，便能在你宽博的胸怀里，获得万物生发的激情。为了寻找你，我把生命的全



部积蓄都兑成跋山涉水的勇气。我义无反顾我无所畏惧，我满含感激的热泪，期待你的凝固！

在水之湄、在山之巅，我的信心在奋争中受口腹之欲的蛊惑而踌躇不前，一些呼唤的语言在炽烈的唇边冻僵……在这个苍白的世界里，只有你赋予了我真实，赋予了我坚毅，赋予了我如你一般的胸襟！而你依然透迤在我干涸的视线里，或许便是一种永恒的召唤？

我知道，你会在意我一如我在在意你。

一种心仪，猎猎飘扬。

——冬天，让我们体会生活的某种艰辛、某种生存的不易。

## 看望冬天

秋已走远了，四季的风采，只有冬在尽心尽力地表白。

而此时的冬，似乎忘了自己该表白的台词，忘了应有的平平仄仄，忘了三九四九苦口婆心的初衷。城市的细节里，依然活跃着秋的粗枝大叶，即便是街心公园这样的敏感部位，依然有春的儿女在叽叽喳喳……

其实，冬还是那个热心肠的冬，该冷的时候还是热热情情风风火火地冷，哪怕大雪纷飞哪怕冰冻三尺，都是冬发自内心的心声。一年走到头了，冬怎么会遗忘自己呢？俗话说：冬天不冷，春天不发。冬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呢，譬如要给大田里的小麦油菜加一床厚厚的雪被，生怕它们淘气地探出小脑袋，皴裂了稚嫩的脸面；譬如要为睡在大地怀里的青蛙唱一支催眠曲，好让好动的蛙们能做上一个美梦，来年能在广袤的稻田里留取蛙声一片……这些都是冬所必须做也应该做的事，冬也将不懈努力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可一句“地球将变得越来越热”，倒是让冬吃惊不小，是人们刻意追求的广告效应，还是正像人们所说的，地球真的患了“厄尔尼诺”症，到了冬天还高烧不退呢（其实，地球本不应该患这样的“厄尔尼诺”症的呀）？好在冬还有自知自明，冬知道这些年来心情不佳，一会儿难耐寂寞独自想念夏的热情；一会儿又不甘萧瑟



想拥有秋的丰硕……就这样心猿意马忽冷忽热，以至于把自己变得冬不冬春不春的，丢失了自己原本大义凛然的性格。

其实，冬还是一如既往地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无数次地想起打雪仗堆雪人的快乐，令我们的灵魂在大雪的世界里倍受温暖。雪加深了冬的感情——冬以梅的方式袒露心扉；梅以冬的盛情写下了一首首纯净洁白的诗篇，这样的姿态才是冬的本意，才是冬的一种景致。春夏秋冬，四季转换，本是很有次序的一种轮回，就像一个家庭中的四个子女，尽管各有各的抱负各有各的追求，但大家一个心愿就是让世界更美好，让“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成为人们想望中的一种标本，而永远地滋润和体贴人们的生活。

可现实中的冬却有点举步维艰左右为难了，如果冬真的“冰冻三尺”了，人们似乎又嫌冬太“冷酷无情”了；冬要是依了人们变得温文尔雅了，人们又会嘲笑是“冬天里的春天”，不梗不糯失了自己一贯的风格。冬怎也不明白，原本属于生命意义的那份不变的秉性，该是四季中重振旗鼓的休止符，该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接力站呀。如果没有冬的默默无闻，又怎会有春的姹紫嫣红呢？是的，人人都向往多姿多彩的春天，但也总得留点心情给冬天呀。其实，冬又何尝不在含辛茹苦地拉扯着春呢……冬的委屈没人理解，即使冬由衷地北风呼叫，人们也慵懒地竖起风衣充耳不闻……

这样的状况，真让冬无所适从了，生命赋予冬的那份使命原本也很灿烂的，可灿烂的使命一旦由冬去完成，却变得如此的坚苦卓绝——是冬心目中的冬变了样，还是人们心目中的冬走了调呢？

## 小雨淅沥

其实，小雨出门的时候天空并没有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只是天空的某个方面已经有一块准备下雨的云朵在心情忧郁地徘徊着。小雨没有预见，也根本不可能预见下雨，因而也就没有准备遮风挡雨的用具。可就在小雨刚刚走到22岁的青春年华时，在一个充满阳光灿烂的季节里，天空就突然地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那年，邻村的大妈很是热心地为小雨牵了根红线，把小雨拴在了邻村一个同样有着青春年华的柱子上。小雨没有弄明白这根柱子到底是黄樟还是乌柏，就稀里糊涂地拴了上去。本来小雨想，即便是根乌柏的柱子，毕竟还年轻还气盛，总能爆出春的信息；总能开出夏的热情；总能结出秋的风采；总能藏起冬的富裕……小雨也努力地尝试着自己淅淅沥沥的温存去浇灌去培植这根种在自己命里的乌柏。可一晃两年过去了，乌柏已在小雨的生命里返青出另外一棵乌柏，这棵被小雨唤作女儿的小乌柏长势倒是十分的喜人，而原本的那棵乌柏却日见的衰败，尽管小雨淅沥，但仍然看不出一点蓬勃的迹象……小雨飘得无精打采，小雨实在是有点坚持不住了——再怎么下，还能看到乌柏的春天吗？

于是，小雨把女儿托付给了父母，毅然决然地解开了那根原本挂在乌柏上的缆绳，只身去了一个叫盐城的地方，开始了



自己艰辛的打工生涯。自打以后，小雨身在异乡为异客，心中之雨便再也没有淅沥过。其实，一样的小雨怎就不一样的下呢？小雨说，原来的小雨是下在自己的田地里的，可现在我已走出自己的田地，走出不该属于我的田地，再苦再累再心酸，我也不会小雨淅沥了。毕竟小雨的生命中还有春天，春天的小雨赛如油啊。渐渐地，小雨开始在盐城有了起色，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渐渐地，小雨晶莹的眼眸里又开始泛出粉红色的爱情之光。一次偶然的机会，小雨邂逅了一位叫小冬的朋友。小冬的长相称不上英俊潇洒，却有一种内在的磁性深深地吸引着小雨。因为在朋友的地方，因为这地方还有别的朋友，小雨、小冬只是礼节性地照个面打个招呼。可彼此的心里却有一股波澜欲兴的暗流在蠢蠢欲动：小冬想尽快挣脱冬的桎梏，渴望有一份春天的小雨来滋润被冬冻结的激昂之情，而眼前这个叫小雨的姑娘怎就忽地能让自己冰封已久的心潮有了解释的萌动？而小雨欲言又止的静默中，已渐渐淡去了乌柏狰狞的扩张，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春光里又何尝不想找回那片既熟悉又陌生的春色呵！可面前这个叫小冬的小伙咋就如此不经意地拨动了那根已松懈的爱慕之弦？没人能做出解答，这仅仅是一种心领，能否神会，还有赖于“缘”的契合。

或许，这是一种好的开端。在以后的一段时光里，小雨、小冬越走越近，他们都把彼此作为自己的心灵寄存处，热了有小冬凉爽一番；干了有小雨滋润一阵……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所茂盛的，不仅仅是人生道路上的相提相携，更有这种相提相携所厮磨出的热情凝固了一种难以抗议的物质。这种物质使他们又是如此的心动和爱不释手。于是他们不辞辛苦地为他们心仪已久的物质安营扎寨，他们用心用情呵护物质、浇灌物质，他们知道这样的物质有一个温暖的



名字叫“爱情”。他们白天怀揣着“爱情”而忙碌；晚上搂抱着“爱情”进入梦乡。不知不觉“爱情”长高了长大了，他们都觉得“爱情”在各自肩上的分量。他们都想把“爱情”放下来歇息一会儿，可他们又都不愿意先松手。于是他们只能牢牢地抓紧“爱情”，生怕“爱情”落地后会生根、开花、结果。（其实他们何尝不想这样呢，只是他们的“爱情”没有一块适合的土地——土地之床上已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爱情”，他们的“爱情”还没有注册，还不能享受世俗眼光的青睐。）他们知道世俗眼光犹如民政局，没有经过世俗眼光许可，他们是万万不能在阳光下晾晒“爱情”的。可长期不晒太阳的“爱情”是会发霉的呀。而小雨却说，她一开始就没打算将这份“爱情”晾晒在太阳底下的，只要能两心相印；只要能两情相悦，彼此观照着、彼此欣赏着，这就够了。这样的想法如小雨一般地滋润着他们貌似的家庭生活。其实他们并不需要再见习这样的生活了，这样的生活对他们而言都早已毕业，都分别被各自的婚姻“另存位”了。可“另存位”的婚姻里，他们各自的爱情又都分别“下岗”了。尽管他们的表情里都还留着“婚姻”的因素，可他们的灵魂却早就是“单身汉”了。

那日，一如“那日”一般。可就在那日，小雨似乎还在春天，而小冬的冬天却意外地来临了——小冬的妻子千里迢迢从福建老家赶来盐城，看望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小冬。此时的小冬犹如霜打的油菜蔫了头：他寂寞空廖的港湾已泊进了一艘同样寂寞的小船，模拟并且挪用了妻子的形式妻子的内容，他已无法将妻子的泊位腾出原先的诺言。可妻子的小船已经驶进本属于她的港湾，他能不开关迎候？而此时小冬的妻子也如当头灌了一罐浆：众里寻夫千百度。蓦然回首，夫君却在他人石榴裙下。惊讶、失望、气愤……想象中的夫妻久别重逢该是人间熟



悉的“悲喜剧”呀，满心欢喜怎就变得如此残酷如此不忍侧目呢？一个是本来意义上的妻子，一个是现实意义上的妻子。本来与现实同时睁大无以回避的眼睛，等待小冬能有一个春天的提示。

小雨不堪等待了，因为她已读懂了小冬的季节里还存储着他生命中难以抹去的那部分陈年往事，这些陈年往事已让小冬复习出了其中的承诺原来还是那样的鲜活，鲜活得几乎可以照出自己的灵魂了。于是，小雨毅然走进了“情感超市”。其实这样的“情感超市”是不买卖情感的，而只是展览情感。小雨作为委托人，把她与小冬的“情感”交给了“超市”。小雨似乎并没有真正想好进超市的初衷，超市却已向她投来了暧昧的媚眼……他们的故事正在被一种叫“电视”的物质绘声绘色地演义着。小雨坦然面对，陈述以往的“情感”。可被陈述的“情感”此时已像失眠的心，已很难找回来时的家园。小雨说，前一阵子她就像是在“剥洋葱”，明知越往里剥越刺眼，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往里剥，为的就是刺眼后的明亮。可现在再来讲这个故事，小雨表情的屏幕上已难以找回最初的那份“明亮”了——其实小雨的电源依然充沛，而连接小冬的那条情感热线却已经断路了……当小冬的妻子出现在“情感超市”的“真情久久”柜台时，目光聚焦的不是小冬的妻子，而是小雨：旧情新爱的分水岭便是小冬；旧情新爱都有一种连续剧的意味，如果小冬重拾旧情重温旧爱，那么小雨的角色无疑是口碑不佳的第三者了；如果小冬以旧换新不计前情，那么小冬的角色无疑便是新版陈世美了。外面的目光很精彩；外面的目光又很无奈。既然已将这样的三角情放上了超市的货架，目光的购买力自然很旺盛。他们提着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随意抓点风花雪月的佐料，便可以带回家煮一锅花边新闻，美美地滋补一下已



经乏味的口舌。这些其实都由不得小雨，小雨已经在被别人剥洋葱了，被别人剥洋葱的滋味只有洋葱自己知道了。（其实小雨以前也剥过洋葱，只是剥的时候眼辣心甜；现在被别人剥洋葱，已是眼辣心苦了，而且这样的苦辣没法说，说了也没人同情。）选择是幸福的，选择又是痛苦的，但不管是幸福还是痛苦，这样的选择都不属于小雨。而恰恰“情感超市”的主持人幸灾乐祸地非要他们之间当着众目睽睽有一个选择，这样的局面对三个当事人来说都是尴尬而难堪的，但又不得不跨进这样的尴尬和难堪的境地，撩开各自的遮羞布，把一种密封程度很好的隐私开启在良莠不齐的目光丛林里……

结果对小雨而言已经不重要了，但结果还是不期而至：小冬似乎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毅然决然地跨上了重返旧情的方舟，去修补那段曾经被破过格的婚姻。面对眼前熟悉又陌生的情景，小雨沉默良久，突然爆破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难言之隐……那爆破声悄然无声，却震天憾地，使人在领略了所谓的破镜重圆的修补其实不在修补匠本身，而是另一种圆镜重破的无私献礼。镜子既然破了，怎么圆也还是破镜。只不过分道扬镳的两片镜面又回到了一起，但中间的那条缝是无法抹平的。如果小雨再向前跨一步，恐怕爱情的结果就会向小雨绽放笑容；如果小雨再向前跨一步，那么尴尬与猥琐的将不仅仅是小雨一个人了，然而小雨没有向前，而是后退。后退是一种明知还是软弱呢？小雨没有作任何的明示，但小雨转身留给人们的那个背影，却让人们读懂了作为“第三者”内心深处的那份苦楚。其实小雨也知道“第三者”是一个并不光彩的字眼，走进超市很可能要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但她还是勇敢地披上“第三者”的黑衣，走进超市走进世俗的目光里，以自己的真情换来人们的不齿；以自己的良知为了别人放弃自己、为了幸福放



弃幸福、为了明天放弃今天……这种猥琐背后的伟大，是否也能张扬一种人格魅力，是否也能给社会给人性空间一点提示呢？

天空晴朗的时候是不会下雨的，这是一种常识；心空晴朗的时候也是不会下雨的，这是一种常理。然而晴朗的天空忽然就下起了雨，人们就会咒几句天空的变化无常；晴朗的心空忽然就下起了雨，这雨只要不淋着别人，人们是不会咒骂的。小雨的心空此时已是黑云压阵，幸好云块不大，仅仅压着小雨一个人的心空，不管是小雨淅沥还是大雨滂沱，都不会殃及别人。小雨似乎是注定小雨淋漓的命：为了婚姻走出婚姻，为了爱情走出爱情；爱人的人不被别人爱，不爱人的人被人爱，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小雨不明白，小雨也弄不明白，可比小雨聪明几百倍的世俗是否就弄明白了呢？

其实，既然是小雨，就难免淅淅沥沥了。可小雨毕竟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呀。大自然所赋予小雨的是一种淅淅沥沥的行为方式，这样的行为方式其实不应该赋予同样叫小雨的小雨身上。小雨是大自然的一种表达，就像是小雨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表达一样。尽管小雨有时确乎表达得过于缠绵过于多情过于的让人不可理喻，然而大自然还是宽容了它体谅了它

尊重了它，并给了它一个很好的表达心声的机会和存在于大自然的权益。这样的气派和胸襟当然只属于大自然，可与大自然休戚相关的人类，耳濡目染的感受应该萌发一点这种大自然的境界了。尽管小雨有时飘忽不定有时多愁善感，可喜怒哀乐、阴晴圆缺毕竟都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存方式。人类在分享并且赞美“三月里的小雨”的同时，是否也该让冬天里的小雨有一个宽容的温存呢。因为已经是冬天里的小雨了，命运的

不济已经让小雨在人生的舞台上搭错车了，再让小雨多一些宽松的环境、多一些友善的目光、多一些怡人的气象，小雨淅沥的时候没准也是一种风景呢。



## 空镜框

书案的海岸线上，搁浅着一架黑色的空镜框。一条流浪的无鳞鱼喘着粗气欲穿越空镜框的时间隧道，却被一片坚硬的透明不透风的怪物引诱于一块盐碱地里无疾而终。

无鳞鱼死了，却瞪着白眼看世界。

每每此时此刻便有一种悲壮的情景茁壮成心境里一枚冰冷的石头。石头很古怪，被一名路遇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便很小心地带回实验室。

据说，这枚很古怪的石头缠去了考古工作者余下的全部生命积蓄，依然不知所云。

据说，这枚很古怪的石头后来被一位年轻的收藏家收藏，有人警告收藏家，要看懂这枚古怪的石头，非得耗用尽你眼睛里的最后一滴眼神不可。

又聋又哑又瞎的空镜框依然不为所动。

曾也风情曾也风流曾也风光的空镜框，此刻正独自豪饮一杯杯红色的泪白色的血勾兑而成的鸡尾酒，醉醺醺地搂紧窗外私奔而来的风的秋波，殷勤地让某段柔肠寸断的情节受孕，经过注满渴念的妊娠期，却依然一回回分娩出酸酸涩涩的“葡萄胎”……

空镜框安详而辉煌地做着月子。

第一个探望者：音乐是空镜框产后最好的营养；

第二个探望者：空镜框产后多饮音乐会得肥胖症；

第三个探望者：同样音乐还要看用什么乐器演奏，是古筝、二胡、琵琶，还是爵士鼓，萨克斯，吉它；

第四个探望者：哪种乐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像空镜框这种情况该适宜那种音乐；

第五个探望者……

每一个探望者的每一种意见，均标有 690 防伪条形码。

肺腑之言，真知灼见。

音乐依然在水池里游弋。

空镜框痛苦地咳嗽不止。（喉咙的沙场上，厮杀声不绝于耳，一滴血正忙着录相。）

盛放音乐的水池十二分的平静。

空镜框倏忽间失去了璨然的红润，渐渐羸弱，昏厥于充满爱意的婚床。

冥冥之中，空镜框忽地听到了一声炸雷般的声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为大……

空镜框被震撼了，瞪大无光的瞳孔疯溅所有的语言，去灌溉哪怕残缺的但毕竟属于自己亲身所生的那份壮丽。

窗外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是日环食的阴谋。

窗户心里明白却沉默无语。

不能全怪窗户，因为窗户本身也处于一种囚禁状态，谁要走漏半点风声，将永远暗无天日！

只有窗外花坛里的那棵美人蕉依然翩翩起舞，一脸的幸福乐祸。

空镜框满头大汗，晶莹的呓语潜然而下，被阳光拾起，擦亮，串在一根光线上，失物招领。



行人如织。谁也不在意，路旁，有一帧美丽的忧伤。  
以空灵的姿势存在，以负重的方式死亡。  
一遍遍翻晒与往事一起走过的日子，山影已淡，水影已远  
……所有的象征均假故支开。  
长成化石。

## 静夜思(100 则)

1、季节的春天是暂时的,人生的春天是永恒的。问题是,如何以生命的激情去灌溉心中的春天。

2、春天是美丽的,比春天更美丽的是青春。

3、撕下的一页日历,该是你人生大厦的一块砖?

4、真情,可以浇灌他人的心灵之花,也可以美化自己的人生之路。

5、困难,对于意志坚强的人而言,永远是疲惫而乏力的。

6、在植物世界里,结果的并不一定开花;开花的并不一定结果,但怀揣的,却是同祥的一份爱心。

7、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莫过于真情;最高尚的莫过于道德。

8、小草曾经也是风景,风景自然不可或缺小草。



9、连挫折都不遭遇的人生，或许就是一个挫折的人生。

10、千年古树尽管很伟大，却从未忘记在秋冬之季将自己的衣服盖在脚下的小草身上。

11、其实，附丽人生的最好办法是勤奋。

12、斑驳的大树尽管很苍老了，可每年的春天，它依然青春焕发。

13、蜡烛既想照亮别人，又想保全自己。可在两难时，便毅然“蜡炬成灰泪始干”。

14、笼中的鸟啥都不缺，就缺自由。

15、花朵的美丽是人们对它的赞誉，而花朵自己却浑然不知。

16、车轮踏踏实实地转，是因为心中永远装着一个信念：路在脚下。

17、其实，舵手把握的，不仅仅是方向，还有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滩和恶浪。

18、人的一辈子，奉献越多，附加值便越高。

19、不要指望船在水中航行能四平八稳，因为船本身就不是四平八稳。

20、红绿灯也许成不了行人的好友，但红绿灯却对每一个行人都十分友好。

21、学游泳要识水性，学做人要懂真诚。

22、今天给小树浇一杯水，明天在大树下乘一份凉。

23、其实，羊的智慧并不比豺狼低，只是羊向从来没有一颗害人之心。

24、风筝飞得高远，不仅有风的鼓励，还有牵引它的线在时时叮咛着。

25、轻则浮，重则沉；美则丽，丑则恶。

26、寻求理解并不困难，只要你肯打开自己的心扉。

27、风把风筝托得又高又远，可人们的掌声却给了风筝。

28、大树不言，自是一种风范；小草不语，亦是一种伟大。

29、没有月落的悄然无声，哪来日出的气势磅礴。

30、冰雪对腊梅而言，则是它们最温暖的礼遇。



31、叶子,是大树蓬勃的旗帜,也是蓬勃大树的诺言。

32、大雪,是越冬植物的襁褓,也是它们成长的摇篮。

33、友情一旦当股票抛出,那么窃喜的肯定不是股东。

34、下什么饵钓什么鱼,可鱼没有统一口径。

35、丑到极致便是美,美到极致呢?

36、青苔之所以能在船体上驻脚,是因为船也有歇脚的时候。

37、月亮能旷工或迟到,可太阳不行——谁去给它们健全规章制度呢?

38、爱美是一种本能;爱丑是一种本领。

39、大雁都会写的人字,人却要蘸尽一生的岁月去写。

40、不贪腥的猫,不是好猫。

41、蚕吐丝明明是爱的奉献,可偏偏有人说它作茧自缚。

42、自己怕吃苦,却要给刚出生的婴儿舔点黄连。

43、风度若能补考,办法只有自修。

44、桥与渡船都默默奉献,可它们之间从不奉献。

45、一支烟的价值,仅仅在于帮助你美丽地错误一次。

46、喝茶人品味的,往往不是茶叶的售价,而是泡茶人的身价。

47、老鼠总是耐心地对猫说:冤家宜解不宜结。

48、十年杉树挑大梁,百年榆树做砧板。

49、腐臭物的价值,只有苍蝇懂得珍惜。

50、苦楝树发誓:下辈子一定要投香樟树的胎!

51、如果说,人生是一种过程,那么每一段过程就该有一片人生的绚丽。

52、俞伯牙常常嘀咕:如今这钟子期怎么老出差呢?

53、一棵侏儒树——地上无人问津,盆里满眼风景。

54、藤蔓虽然长得柔弱,却从未放弃并向上攀登。

55、狐狸的狡猾,不是狐假虎威,而是遇事都会狐疑四



起。

56、赵子龙扶不起阿斗，原因当然是阿斗不争气，但赵子龙的扶法是否得当呢？

57、挫折是磨砺人意志的砥石，越磨砺，人的意志越强。

58、都说蝶恋花，其实花又何尝不恋蝶呢？

59、闪电提醒的，不是瞬间的雷声，而是雷声过后的暴雨。

60、世上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却有一颗相同的心：给生它养它的土地送去一片绿荫。

61、一弯月儿，满载着如水的眸光，洗亮昨夜的一帘幽梦。

62、蝉从地里出来，就没想着要回去。尽管生命短暂，歌颂夏天的热情始终不变。

63、耕牛说，稔熟的土地是我深爱的糟糠之妻，可如今“铁蹄”的插足，已让我无家可归了。

64、树大招风，不是树想出风头，而是甘愿把风雨都揽在自己的头上，

65、荷花虽然出污泥而不染，可藕的晚节如果不自爱，也会钻进污泥的。

66、浪涛是冲浪者的土地，浇灌的是勇敢与胆识，生长的是海一般的胸怀。

67、松涛的旋律时而激越，时而舒缓，让人想到了一场气势恢宏的大合唱。而指挥这场大合唱的，却是名不经传的风。

68、东山每天用它宽厚的肩膀把太阳托起；而西山却总是用它同样粗壮的手臂把太阳揪下去，太阳竟然没抱怨一句。换了我，不知行不行？

69、第三者一旦柔情似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因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70、夏天越热，井水越凉；冬天越冷，井水越暖，这是典型的叛逆，只不过井没说出口而已。

71、红花绿叶扶，其实已经把绿叶上升到一种精神高度了。而绿叶觉得，这样的高度应该给它的根。

72、水与火尽管不相容，可经过火的锻炼的铁，只有经过水的鼓励，才能变得更坚强。

73、音乐是一双长着眼睛的手；音乐是一剂无味无色的药；音乐是一艘普渡你心灵的船，就看你生活的磁盘上有没有



设定 YES。

74、蚕对桑说：“看你多可怜，要是世界上没有我，那你还有多少价值呢。”

桑对蚕说：“不错。可你的价值又是靠谁滋养出来的呢？”

75、“妈妈，老师说我的画画错了，眼睛不该是白色的。”

“傻孩子，眼睛的颜色应该是黑色的。”

“那在家里，我怎么老见你给爸爸白眼呀？”

76、湖对山说：“啊，你真伟大，可是从你身边回来的游人，没有一个不气喘吁吁的。”

山对湖说：“是的，因为在你的心中，我的形象永远是颠倒的。”

77、书虫一辈子只有一个嗜好，那就是啃书。可它啃了一辈子，还是一条书虫。

78、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历史沉下去了，便不再出现；有的历史即使沉下去了，仍会浮出水面。于是便有了历史长河中的潮涨潮落……

79、只有把真情掷进别人的心湖，漾出的，才会是两朵怒放的心花。

80、鞘的目的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保护剑的勇气，一个是包容剑的直率。

81、故土是一杯永远喝不淡的茶，离得愈远，愈想喝。

82、只有籍贯是夜的灯，才是明亮的。不管灯走多远，有多高；只有籍贯是阳光、雨露、大地的花，才是美丽的。不管花开多少，有几回。

83、书可以筑你智慧的长城，也可以垒你精神的家园，关键看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泥瓦匠。

84、老虎一旦失去虎威，还不如一只猫。

85、火在夜的故事里添了一节亮点，让飞蛾读得心血来潮时，一头扑了上去……

86、诺言一日缺钙，信仰便会常常疏松。

87、你想，出污泥而不染的又何止是莲，譬如茭白，譬如芋艿，它们同样出污泥而不染。问题不在污泥，而在于能不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

88、毒如蛇蝎，苦似黄连。其实世界上还有比蛇蝎还毒、比黄连还苦的东西，等你碰到了，就会知道。

89、炊烟如线，串起一个粗茶淡饭的日子；日子如昨，堆积一段段平淡无奇的往事；往事如梭，编织一匹匹素雅大方的生活；生活如钟，敲响一生的精彩！



90、大自然以它博大的胸怀把爱洒向万物生灵，当然也包括人类。可人类不能老惹大自然生气呀。

91、当你对某一件事情“知了”的时候，你最好别说“知了”，因为“知了”这句话的版权是属于蝉的。

92、花儿知道自己的青青短暂，于是竭力用自己的生命激情点燃花蕾。

93、骏马奔腾，不是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就是迫于主人的鞭子。

94、航标灯的夜生活比礁石丰富多了，但浪的流言还是一咕脑地泼向了礁石，不知为什么？

95、用情趣垒筑的小屋，即使回壁漏风，也是一隅不错的风趣呀。

96、根说，如果没有泥土的压力时时激励我奋发，就没有树的参天宏愿了。

97、这世界如果没有漂亮的女人游弋其间，恐怕男人的目光都要枯萎了。

98、蜜蜂采蜜，其实是蜂的本职工作。说它是爱的奉献，也许是人的另有所图吧。

99、秋菊傲霜，并不是秋菊的能耐。相反，如果没有霜的严厉，秋菊能有这样好的口碑？

100、提起浮萍，总有人说它随波逐流，没有主见。其实随波逐流未必是一个坏习惯。它也有根的信念，只是这样的信念生长在流动的土地上。流动，便成了它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



# 母亲

## 1

……此刻，小屋很静，静得只剩下母亲凝睇的目光穿越岁月脚步时的“呼呼”声了。

是一次不经意的闪失，打翻了一瓶霜，染白了母亲原本乌黑发亮的秀丝，还是无数次的耕耘，犁钝了生活的铁铧，留下了母亲额头间的沟沟坎坎……而今，母亲那双又黑又粗又老的手，所能抓住的，依然是昨天的那根细细长长的心思；依然是昨天的那份厚厚实实的日子？

## 2

其实，母亲是在用心的叮咛为我纳一双人生的鞋样呐！

母亲把勤劳、朴实和节俭纳进鞋底；母亲把慈祥、爱心和温暖纳进鞋底，母亲同时又把一份做人的道理纳进鞋底呢。穿着母亲为我一针一线缝纳的冀望，明儿跋涉千山万水，脚步便会更稳重、更矫健！

3

读一读那张脸吧，那张被我唤作母亲的脸！你会惊奇地发现：世界上最大的山，只是母亲脸上的一个痣；世界上最深的海，只是母亲脸上的一条小沟沟。而母亲，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山，才是世界上最深的海！

4

沿着母亲亲切而温暖的体香走近母亲；沿着母亲青翠而枯黄的慈祥走进母亲……每每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却远离了母亲，远离成一段长长的思念和不尽的牵挂。人为什么非要在失去的时候才想着去挽留去追寻呢？日历撕了一张还有下一张，叶子掉了还有明年的绽放，可孕你生你养你育你的母亲只有一个呀……这样的思想常常在我触手不及的夜空扩大成一种抚摸母亲的真切。而醒来时母亲却又走远了，走在我绵延不尽的张望里……

5

年青茂盛的母亲之树而今已落叶纷纷秋意绵绵了。生命的景象与母亲而言，已缤纷不出原先的那片春色原先的那分激情了——母亲老了，母亲的骨质已经疏松了——母亲已走进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淡季。淡季里的母亲还能生动出以往的那种旺季吗？

母亲无语。



季节无语。

可母亲根旁的那棵儿女却是长势喜人的呀。母亲把自己的勤劳、辛劳、耐劳复制给了儿女，做儿女的是否已好好保存好母亲的这些个优秀的资料呢？一代一代，周而复始。母亲年青着我的年青；衰老着我的衰老，母亲光耀着我的光耀；暗淡着我的暗淡……但在儿女的心中，母亲永远是四季中最耀眼夺目的景致！

真该好好膜拜你呀，母亲！

## 蜻 蜓

——笔端深入的岂止是一对蜻蜓的生命嬗变

——题记

### (一)

郊外的水塘边，一簇簇无名的小花相呼相拥成一片片有声有色的美丽，柔情兮兮地铺张成一隅有梦无眠的静谧。一对斑斓俊俏的蜻蜓，绵绵深情地携手相约在小花众目睽睽之下，将一个古老而经典的故事，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又通俗易懂……

透明的流水思绪万千，所有的杂草、花卉一齐打开记忆的天线，全神贯注地接收这隆重的实况转播：此时的这对蜻蜓是幸福而亢奋的，它们时而展翅在水面上画出一个个涟漪，时而钻进荆棘丛窃窃私语一番……终于，它们在临水的白花绿叶上停下了脚步，循着一条浓重的爱意，肌肤相融，脉脉相吸。雄蜓勃起蓝光熠熠的尾部，有的放矢的伸向雌蜓的向往里，白花绿叶忍俊不禁地一阵摇曳……

### (二)

白花依然笑容满面；绿叶依然灿烂如昨。一对蜻蜓下榻白



花绿叶的过程，就是白花绿叶下榻蜻蜓的过程。植物与动物，尽管生活方式、生活内容不同，但生命所赋予的，原本就是一次轮回千百次的搏争。生生灭灭，灭灭生生——此刻，这对蜻蜓完成了它们一生中最恢宏最隆重的仪式，雌蜓收敛起舒展的双翅，收敛起生活的最后一个驿站，面带安详地走向液体的路面……雄蜓瞪大双眼，痴痴地望着雌蜓渐入水中……忽然，雄蜓“哗”地展开双翅，迫不及待地飞向雌蜓，目光之手死死抓住雌蜓，一步一步把雌蜓送入水中——其实，雌蜓走向的该是何等辉煌的殿堂呵。雌蜓的产床在水中，水是蜻蜓生命延续更为温暖的家园，生离死别仅仅是一种过程，送行，是为了一种新的重逢。

### (三)

水的姿势流淌成音乐，梳理着水草锃亮的羽毛。在这良辰美景时，所有生命的意象，都是一种记忆咀嚼不堪的生息，或是等待，或是渴念，都将使人怦然心动。雌蜓翘首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丰美的尾声紧扣水草的体贴，带着感激的阵痛，一滴一滴精华播种在水的宫腹内……雄蜓面红耳赤，颤弱的心弦支撑不住水的压迫，涟漪微微地荡开，身躯缓缓向上移动。雌蜓有意无意地向雄蜓挥挥手，雌蜓知道，它在完成一种使命，产完了卵，它将以自己的身躯自己的信念化作一泓母爱，哺育生命的再次飞翔。而雄蜓走向陆路，弥漫心间的，是否依然是驮负无法排遣的孤独与痛惜？

## (四)

碧水睁大透明的大眼，看雌蜓牢牢抓住水草之躯，双翅拢合向上，纤细的腰肢拱成月牙状，将生殖之门熨贴在水草纹路清晰的产床上，剖析并昭示生命的痛苦与辉煌……此时，水蚤的啼笑声穿越水的窗口，渐渐传来。这用幸福的母爱孕育的哭声，不就是雌蜓用痛苦的心声换来的笑声？尽管产完了卵，雌蜓将无奈地死去，幼小的生命也将根本不知道它的生身父母叫什么。在这诀别的时刻，雌蜓把心中的千言万语和这幼小的生命托付给了慈祥的水草，而水草也将一岁一枯荣。于是，水草又将这幼小的生命托付给了终年忙忙碌碌的流水。流水的日子尽管也很清贫，但对所有的生命寄托，流水总是无怨无悔，无微不至的给予关爱！

## (五)

蜻蜓的生命过程，是一段故事一片心情，没有言语的故事，无法解说的心情，在水的舞台上诠释着一种动人的境界：新生是一种回答，消亡也是一种回答。雌蜓以它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它所期待的结果，身躯浮向水面的阳光，让时光爱抚的身畔，竖起一道无字的景观，招领一种望眼欲穿的想法深入。



## 鹈 哥

一日与儿洗澡回来，路途见一卖花鸟的摊子，各种各样叫不上名的鸟儿在笼中叽叽喳喳唱着我听不懂的歌，煞是可爱。养鸟我是有瘾的，读书时单单鸽子我就养了10多年。后来母亲嫌脏，不让养，我又偷偷养了“娇凤”。一直到自己成家立业，才与鸟断了关系。这回见了鸟，手又痒了，心想家里有花香，就独缺鸟语了。要买就买只好一点的，便指着竹制鸟笼里的一只黑白相间的鸟问卖鸟的老王，老王说这只鸟叫“鹈哥”，年纪还轻，又特别聪明，回家调教调教，以后叫起来比“八哥”的声音还好听。听老王这么一说，我也不还价了，150元拎了就走。

这“鹈哥”还真乖巧，不出三天就服我家的水土，主食当然是颗粒饲料，间或还给它弄点鱼呀肉呀什么的改善改善伙食。当然，维生素是必不可少的，我吃苹果总得给它留一块，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只要它爱吃的，我都给它送去，这日子肯定过得比我快活。虽然少了点自由，但总比我每天为了生计要不辞辛劳地工作要好得多、强得多。一日清晨，忽然被一阵嗒声嗒气的猫叫声吵醒。咦？我家没养猫呀，哪来的猫叫声？循声而听，原来是“鹈哥”捣的鬼。心里不禁一阵窃喜：这下可好，养鸟养出猫的成效了，这几可乱真的“鸟学猫叫”，不要说懵懂

一下不懂人情世故的老鼠，就连聪明的人也给蒙了过去。这“鹁哥”也怪，平时总听不到它的“猫叫声”，只有在每天清晨6点来钟，这惟妙惟肖的“猫叫声”才会响起。一段时期，我们简直把它当成了一只定时闹钟，猫叫三遍该起床罗。

这样高难度的“猫叫”它也能学，其它诸如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叫唤它就更不在话下了。只要笼子往阳台上一放，它便放声高歌了。因了楼与楼之间的距离不是很远，这歌声犹如在山谷间回荡一般，清脆悦耳，令人荡气回肠。每每听到这样的鸟叫声，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做了好事不留名的得意感。有次在街上偶遇卖鸟的老王，我把“鹁哥”的种种优秀表现跟老王一一作了汇报。老王似乎并不惊奇，就像父母了解自己的子女一样：“鹁哥”还小，有空多调教调教，以后它还会与你聊天呢。恐怕因了我平时工作实在太忙，除了每天匆匆给它吃的，就再也没有多少时间陪它说说话了，以至一年多下来，“鹁哥”还无法与我聊天，仅仅说着它自己的语言，而这样的语言我又听不懂。久而久之，我的心里渐渐对它能否会说话产生了怀疑，但又不能全怪它，毕竟我没有好好地教它，况且鸟学人话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人学鸟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样。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几乎每天早上多多少少陪它说说话。尽管它没有告诉我能否听懂我的话，但我相信它能听懂我的话。为了能使它尽快与我说说话，我对它当然要更加悉心呵护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么。譬如经常给它洗洗淋浴，这是它最喜欢的，每次为它身上淋水时，它总是兴奋地拍着翅膀，竖起全身的羽毛，好让水直接淋到皮肤上，那个舒畅淋漓的痛快劲别提有多高兴了。它那个喜水的“隐私”其实已经暴露了它的身份——它并不是“鹁哥”，当然这是后话了。

有次遇见了盛泽的周公，跟他说起了“鹁哥”的事，不想周



公很是热心，说有便把“鹈哥”带到盛泽来，他隔壁也有一只“鹈哥”，会说好多人话，特聪明，不妨让我的“鹈哥”跟他隔壁的“鹈哥”见习个把月，动物之间的“心灵感应”是人所难以言表的，相信总会有收获的。这主意不错，既然我不能胜任它的教练，何不请它们同类的教练呢？于是专程把“鹈哥”送到盛泽。可不出三天，周公打来电话，说我的“鹈哥”不但不好好拜师学艺，每天清晨还勒起嗓子大喊大叫，闹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说是哪家来了个野鸟，怎么这样不讲文明！无奈之余周公只能先代我向众邻居说声抱歉，再把这只令人生厌的“鹈哥”领回他家暂时寄存，并叫我尽量快点来把它带走。

凑个星期天，我又专程去了趟盛泽，把“鹈哥”带回了家。他们不欢迎，我还喜欢呢。不会说人话的鸟儿不要太多噢，不照样生活得有滋有味吗。假如某一天鸟类主宰了这个世界，要人类也学鸟话，保不准也会落了个“鹈哥”的下场，到时候还不一定会有如我一般的“鸟类”去同情呢。那天周公又打来电话，说为了确切地证明我的这只“鹈哥”的身份，他特地去查了动物分类学方面的书籍，并肯定地告诉我说，很可能是只“涉禽”类的鸟儿：长脚、尖嘴、黑白相间的羽毛，特像他们屋后桥北荡边经常看到的在浅水滩上啄食小鱼的那种鸟，还说我这回可上了那个卖鸟老头的当了。听了周公的话，我心里立马就有一种逆反情绪，好像有一种被揭短的蒙羞感。心想即使你把我的“鹈哥”数落得像荡滩边的流浪鸟，但它毕竟与我朝夕相处了二三年。人么，这点感情还是要有的。不然，且不要被鸟类们笑话了。

可话又得说回来，这“鹈哥”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还真让我大大地失望了，不说早些时候的“猫叫”，就连它职能范畴内的“鸟语”也懒得说了。它这种不思上进的行为让我很是不满，

这在如今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现在一拨一拨的人都在“下岗”，更何况鸟类了。我的这样的想法的产生，对“鹈哥”而言恐怕是一个灾难了。但作为一种人为的灾难要真降临到一个弱小的生命头上，我又于心不忍，想想有次它从笼中流窜出来，刚飞两下就掉在了地上，翅膀对它而言已经失去了作用，要是真让它飞回天空，它已无能为力了——至少对于我的这只暂且还叫“鹈哥”的鸟而言。原本以为鸟是属于天空的观念恐怕已不能适用于如今的客观情况了，因为有的鸟已经适应了人类为它们建造的“安乐窝”；已经适应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对它们而言，天空已经不属于它们了，飞翔的快乐已是它们的一种负担一种痛苦。

这到底是一种鸟类的悲哀还是人类的悲哀呢？

面对不愿说话的“鹈哥”，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 丑 树

原先老屋的后面，有一大片莳弄得很好的菜地，那是外婆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外婆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裹着小脚，穿着粗衣粗布，很勤快也很勤俭。菜地在外婆的勤劳里一年四季更迭着家里的贴补和我们一帮孩子的欢喜。

菜地的外围有一条小河，外婆在沿河边栽上了一圈“元宝树”。这树连外婆也叫不上名，只是后来长大长高了，枝枝桠桠间绽出一串串小元宝似的果实，于是便把它叫成了“元宝树”。在靠墙沿河的角落里，也有一棵又高又大的“元宝树”，树下有一棵枫树却怎么也长不大。外婆说，这枫树与“元宝树”差不多一起栽的，“元宝树”兴高采烈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可这枫树却像受了委曲似的，不情不愿就是不肯长大长高。而今，“元宝树”已有了参天的风姿，可枫树还是歪歪扭扭一副萎靡不振不思上进的样子，全然没有“元宝树”的那份心志和感恩阳光雨露的心态。

年复一年，枫树终于瘫痪成一棵有生命但没有生机的“丑树”。

“元宝树”一如既往地长高长大长粗，精神抖擞且风华正茂；

“丑树”一蹶不振地变怪变丑变态，精神颓废且形象萎缩。

季节轮换。春夏秋冬渐次去“元宝树”家里串门，乐得“元宝树”又是爆绿又是展枝，生活得很是兴旺很是热闹。而“丑树”像被遗忘了一般，门前终年冷冰冰落寞寞，没有哪一个季节愿意去它家串门。即使去了，要么像春天呆了没几天便吵着闹着要回去；要么像冬天一去便赖在那里不肯回去，以至使“丑树”的性格变得像冬天一般没了生气没了生活的热情。

“丑树”一声叹息，百无聊赖。

“丑树”独居在菜地的一隅，五彩缤纷的蝴蝶在它身旁的菜花上翩跹舞蹈；活泼可爱的小鸟在它身旁的“元宝树”上嬉戏欢闹，就连爱凑热闹的“知了”也不敢落脚在“丑树”上，觉得在它那儿没有安全感。

“丑树”独居在菜地的一隅，小河里的船靠在菜地旁，宁愿多走几步把缆绳系在“元宝树”上，也不愿就近把缆绳系在“丑树”上，生怕系在它的身上不牢靠；一对喜鹊飞来菜地旁的“元宝树”上搭建新房，所需的树枝都是从很远的地方啄来，根本没想到从“丑树”那儿就近取材，就连亲手栽种“丑树”的外婆，晾晒衣服的时候，也总是一头撑着一个三脚架，一头搁在“元宝树”上，全然没有想到“丑树”还能派什么用场。外婆曾想干脆砍了它当柴烧算了，可动过这个念头有半年了，仍然不见外婆当真去砍它。有一天便去问外婆，外婆说，吃吃力力地砍，也没有巴斗大一捆柴，犯不着了。

“丑树”因了丑、因了不起眼、因了没有巴斗大而终于逃过一劫。



倒不是什么偏见，“丑树”确乎是很丑了，有树杆但直不起腰来；有树枝但伸不开手脚；有树冠但终年不修边幅终年蓬头垢面，身体长不直长不高长不大，但树根却是长得奇形怪状，要么像被谁吃了一块似的凹陷，要么像长了一块瘤似的凸现，该直的地方不直；该粗的地方不粗；该高的地方不高，似乎全世界的缺点都降临在它的头上一一般，终年匍匐在菜地的一角，与世无争也不怨天尤人，过着它的小日子，打着它的小九九……外婆实在是有点嫌弃它了，请来木匠问，造不了房修不了凳，能不能连根刨起做块砧板呢？木匠摇摇头走了；请来船匠问，造不了房修不了凳，撿下做个系缆桩怎能？船匠摇摇头走了；请来柴房掌柜问，造不了房修不了凳，砍下当柴禾成不？柴房掌柜摇摇头走了……当砧板、当缆桩、当柴禾都没人要的“丑树”，就这样独居菜地的一角，看人间喜怒哀乐，观自然阴晴圆缺。

有一天，外婆的菜地里来了一个园林花匠，外婆问，造不了房修不了凳，放在我这里看了来气，你拿去放在园林里吧，树多成林呐。花匠扳开乱七八糟的树枝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也没吭声，走了。第二天，花匠拿着锄头锯子、摇着船又来了。一阵忙乎后，“丑树”上了船，随着“咿呀”的摇船声离开了外婆的菜地。外婆站在岸边目送小船远去，眼里竟有了一丝的潮湿——就像家里的孩子，在家的时候也烦，可一旦离开了，心里难免也会酸楚。

“丑树”到了花匠那里可是脱胎换骨了：用锯子把“丑树”拦腰锯断，留下光秃秃的一段树桩，种在了一个很大的紫砂盆里，放在阴凉处疗养。不出三个月，“丑树”醒了开始有了动静，先是龟裂的树皮里绽出了星星点点的绿意，继而绿意渐渐长

大长高，成了几枝亭亭玉立的枝节。枝节又开始变粗变硬，经过花匠一番匠心独运的摆弄，曲曲弯弯成一道道龙飞凤舞的姿势——粗扩的树桩、婀娜的枝条、精致的花盆，形成了一隅独特的景致，引来了游人不簿的艳羡。在一次全国性的花卉盆景展评中，这盆取名为“枫韵”的盆景，居然还获了个大奖呢。

在地上，它是一棵残疾的“丑树”；

在盆里，它是一棵艺术的“盆景”。



## 小 芹

小芹是我在绸乡采访时邂逅的一位安徽打工妹，高挑的身材长得俊俏健美，该突出的恣意鼓凸出来了，该收敛的吝啬细凹了。源于绸乡绫罗飘逸的连衣裙裾，如瀑布柔水般笼罩着丰乳肥臀……这样飘飘渺渺，有动感，有灵性，透而不露的朦胧美，让人迷离，让人想象着在那风景最深处的妙意与真情。天意造化，巧夺天功，耳濡目染如此神姿仙态的曲雅俊美的塑造，仿佛心意失控，惶惶然随那忽闪忽闪的美意润泽泅渡了一般。

小芹白白净净的鹅蛋脸上，总荡漾着一涟涟的笑意。小芹知道，那是在工作，工作的时候就该铺张一点笑容；小芹知道，顾客来就餐，同时也来就餐她的笑容的，这样的笑容的配制，丰满了她的工作，丰润了老板的钱袋——一个很廉价的外来妹，以她很廉价的笑容，博取了取之不尽的觥筹交错、钱水叮咚。不久，老板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地把小芹提升为餐厅领班。黑色工作服再次勾勒出小芹的动人细节和一个外来妹的风韵。

20岁的小芹正值风华正茂无忧无虑的年龄；20岁的小芹拥抱的正是春光明媚、万紫千红的季节。

然而，20岁的小芹远不是我可想象的20岁的小芹；20岁

的小芹也不是她所期望的 20 岁的小芹——一个令人可爱又可怜的小芹缓缓地向我走来……

### 那一年,小芹 4 岁

小芹的家乡在安徽贵池农村。广袤的田野铺开小芹撒欢嬉闹的一页页童稚的无忌,宽阔的谷场迷宫般伫立的稻垛成了小芹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的天地。天真烂漫的年龄本该有天真烂漫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在田野里在谷场上在小芹的向往中,唯独不在小芹的家里。小芹的家是一个小船进港而无法避风的家;小芹的家是一个撑着伞而地上泥泞的家。那天晚上,阿爸酩酊酩酊跌跌撞撞回了家,嚷嚷着要阿妈为他倒洗脚水。阿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她爸喝醉了酒瞪着血红的眼睛瞅她,直瞅得她心里下雪外面酷暑难捱,便忍气吞声忙不迭为她爸端来了洗脚水。阿爸心里酷暑难捱外面冷若冰霜,嫌水烫便端起脚盆把水泼倒在阿妈身上。阿妈索索抖,阿爸更来劲,一把抓住阿妈的头发就是一顿老拳…小芹一声嘶叫死死抱住阿爸的脚,不让阿爸打阿妈,可阿爸像一头发怒的公牛,根本不把小芹放在眼里,一抬脚便将小芹掀到一边,又抓住阿妈打…直到阿爸打累了才松手。阿妈身上被打得色彩斑斓,体无完肤,鼻孔里流淌着阿妈血红的愤懑。小芹像受惊的羔羊死死抱住阿妈失声痛哭……夜深了,月亮走过重重山峦漫漫田畴,露出了疲惫而漠然的眼神。隔墙传来阿爸熟悉而又恐惧的打鼾声。小芹偎着阿妈透过窗棂仰望天空,满头的星星眨着眼不知所云。突然,阿爸一脚把门踢开,一把把小芹叼开,迫不及待地撕开阿妈的衣扣……天终于亮了,阿爸打着哈欠去上班了(昨晚的事,对阿爸而言,太平常了),阿妈却不知了去向。阿爸不



管不问小芹，小芹整天哭喊着要阿妈。隔壁爷爷奶奶心疼小芹，便收留了她。

### 那一年，小芹 12 岁

12岁的小芹，双唇鼓满不绝的温热，双眼噙满憧憬的世界，像一朵田边无声的小花默默打开自己，打开一片少女鲜亮的景色……心灵奢侈时的幻像，重重叠叠而又缈无踪迹。这个以家的名义而存在着的、却失却了家的内容的家，像一片乌云笼罩着小芹 12 岁的蕾季。小芹无力排遣，小芹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欲飞不能，欲说还休。阿爸对小芹说，我打你妈是因为你妈太贱。小芹瞪大黑夜一般的双眸，愤愤地说，阿妈贱，也是给你打贱的。话刚落，阿爸如岩石般的巴掌便打在小芹幼嫩的脸颊上：跪下，是不是你把你妈弄走了？既然弄走了你妈，以后就不要再叫你妈，不然，就永远不要再进个家门！

刀刻一般的话，果真是亲生的父亲所言？！

进不进这个家，对小芹已没有多少重要。这个家门也不挡风窗也不挡雨，家的概念对小芹而言，仅仅是一种苦熬的栖宿和难忍的蜷居。小芹倔强地一声不吭，走进寒冷的卧室收拾自己的牵挂……那晚，阿妈得知阿爸不在家，便战战兢兢而又迫不及待地偷偷回了家，阿妈搁舍不下一儿一女两个亲骨肉呀。可偏巧阿爸从外面喝了酒也跌跌撞撞回了家，阿妈像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腥味，赶紧躲到了房里。阿爸也像嗅到了一股下酒菜的味儿，径直去了房里，气势汹汹一把抓住阿妈又是一顿毒打。小姨来劝，阿爸竟抓起桌上的热水瓶就砸。热水泼在小姨的孩子身上，孩子烫得嚎陶大哭，小姨气得抱起孩子就走，从此就再也没来过小芹家。阿妈的腰被阿爸推搡在桌角上，腰

至今落下病，天一下雨就酸疼。那晚，小芹吓得躲在隔壁不敢回家。半夜里，突然有人来叫，说小芹的阿妈吃农药了，赶快去看看。寒冷的冬夜，小芹吓得顾不上穿衣，光着脚跑回家。家里一片狼藉，地上农药瓶上的骷髅瞪大空洞的眼睛虎视眈眈，屋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农药味——阿妈已被人送去了医院，而阿爸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小芹像受惊的兔儿发疯似地奔向医院。阿妈已洗好了胃，那野性十足的农药从阿妈痛苦的表情里快快而去。小芹抱着阿妈失声大哭。阿妈微微睁开双眼，两眶浑蚀的眼水潜然而下：小芹，阿妈搁不下你们一双儿女呀！

病房是宁静的，昏暗的灯光在母女俩的脸上跳动，所有可亲可憎的往事都羽化成没有装饰的哭泣，没有改编的嘶哑的敲喊：日子呀，咋就这么难捱……那晚，小芹一刻不离地厮守在阿妈的身边，稚嫩孱弱的身躯，终究是母亲最宁馨而又温暖的衬托！

第二天，小芹的姑姑来医院看望阿妈，开口便是一句不冷不热的话：现在好了，终于没事了。

阿妈把脸侧向里边，不语。

小芹硬硬地站起，说：现在好了，好的时候是不需要人来关心的。

### 那一年，小芹 16 岁

花开无声，落花有音。

村口那棵瘦小的楝树，到了春水暖脚的时候，便悄没声息地努力着绽放一簇簇的心绪邀一缕缕的阳光缤纷一年守望的灿烂。尽管到头来的结果依然苦涩难咽，可苦涩的结果并非是



春光明媚的初衷，一切载负信念的思想，终究会开花，终究会结果，一如村口那棵瘦小的楝树，在每一缕温情阳光的注目里蓬蓬勃勃、郁郁葱葱，开出的紫色小花招引着无数的蜂蝶憧憬而又向往……

小芹便是村口的那棵小楝树。

16岁的小芹穿不上家庭温暖的体贴；16岁的小芹吃不了父母和美幸福的呵护；16岁的小芹的童年被挡不住撵不走的瑟瑟寒风挟裹着掳拐去了；16岁的小芹的花季又倔强地在贫瘠的田亩间绽放了——绽放的花季该是何等的鲜活而诱人呵！

村上人说，不宁静的家庭里竟出了个恬静的俏丫头，真是凄美。这不，艳若桃李的脸颊，袅袅娜娜的身段，明晃晃的眸光如煮沸的溪水，漫溢着澄明透亮的眼帘，把最初的纯洁和美丽，升腾成神话般的偈言，从冷寂的家里，从田园的垄边鸣转啁啾……

转眼又到小芹报名读初二的下半学期了，家里几只大母鸡下的蛋，阿妈已攒了满满一藤篮了（小芹的学费，阿妈总是这样慢慢地攒着，一藤篮的鸡蛋就能换小芹一学期的学费）。可小芹却沉沉地对阿妈说：我不读书了，我再也不读书了，我要挣钱养你。是啊，这些年，阿妈没过上一个像样的日子，家里田里的活全搁在阿妈斜坡一般的肩上。阿爸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充实了他：赌博、喝酒、打老婆。女儿改变不了阿爸，可女儿毕竟长大了，在父母亲寒意绵绵的峡谷里长大了，女儿多想用羽毛未丰的身躯为阿妈挡一程风遮一片雨呀！

92年的春节到了，邻家的孩子都穿得体体面面，三五一群欢天喜地或走亲戚或逛街去了，这欢乐祥和的气氛越发衬



得小芹家冷清而又寂寥了。别人家的孩子盼过年，而小芹却怕过年，这欢乐似乎天经地义是别人的。又过了一年，而在小芹的心灵里却又多了一道排遣不去的凄楚……捱过了春节，小芹穿上新衣服——粉红加长衫，梳了一个学生式的齐耳短发，拎着一个包裹跟着舅舅和哥哥一起去了深圳。小芹平生第一次乘火车，南下的人像抢水之鲫，唯恐落后了那道改写命运的闸门。普快列车哪里还有坐位呢。起先，小芹亭亭玉立的姿势倒也缤纷了不少贫瘠枯寂的目光，渐渐地，原本一丝丝缤纷多采的目光随着小芹眸睫菱蔴的困顿和胸中翻腾作呕，死寂一般地衰老了。三天三夜的颠沛，小芹丰满娇美的春色风抢雨掠一般消褪了，浑浑然惶惶然的视线撩拔得飞絮一般扬扬洒洒……

终于到了深圳一家大型皮鞋厂。五光十色的深圳街头和椰树下间或出视的一对对男女变焦的镜头，令小芹光滑的肌肤上直竖冷瑟的惊悸，小芹再也不敢贸然光顾这充满主意的世界了。一天10多小时地工作，每月300多元的工资全由小芹的哥哥代领。小芹天真地想，整天不出厂门，这钱又有何用呢？哥哥在谈恋爱，哥哥用这钱去浇灌他的爱情，去发酵他的私欲，而根本无暇去照顾一下他的亲妹妹。久了，哥哥的概念在小芹的心中仅仅是一个符号罢了。小芹多想和别的女孩一样，拿着自己挣的钱，去街上买一件新潮一点的衣服呀，可小芹身上没有钱，小芹穿的衣服都是哥哥的女朋友替换下来的旧衣服，可小姐妹说，小芹穿红穿绿，穿花穿素，穿啥都好看哩。

小芹与哥哥的女朋友睡一屋。晚上，哥哥总要来屋里，来屋里总要与女朋友干柴烈火、云雨一番。小芹无处可去，只能在一边背着发呆，发呆的小芹也难免不羁那颗心呵。有时，只



能孑然去屋外溜达，溜达溜达，便溜达进了母亲的亲切里……哥哥见妹妹出去了，便欣然把门关上。小芹知道，哥哥关上的又岂止是一扇门。等哥哥把门重新打开，已是凌晨了。这样的生活所支付给小芹的，还有多少兄妹的感情积蓄呢。小芹想到了回家——这里的生活不见得比家里强多少。

小芹回到家里，把瞒着哥哥偷偷省下的300元加班费给了阿妈，阿妈高兴得逢人便说：我家小芹真有孝心，知道疼阿妈了。

在阿妈的欢心里，小芹却面黄肌瘦。

家乡，原本是一道可心的风景，是一首不绝的谣曲。而眼前皴裂的，却是一片畸形的叹息。村上握大犁的人走了；拿织梭的人走了，村里留守的是一个清晨和黄昏摇曳不去的冷清和寥落，浅棕色的太阳，在灰暗的土地上，倒伏一片秋草的憔悴……土地的经纬太宽广了，小芹不甘的心思泛滥于村口那条滔滔东流的江河。与其沉默咀嚼着困顿和无奈的青果，不如跨一步酌一杯人生的激情，滋补那潮红般的黎明。

飞翔是一种回避，也是一种回答！

16岁的下半年，小芹与村上三个小姐妹匆匆打点微薄的行囊，走出村庄走出狭窄的昨天，开始了茫然无边而又充满幻想的追寻。

小芹依稀记得有一个表姐在杭州工作，但不知在哪个工厂。小芹身上只有200元盘缠，摸到嘉兴后，在一个老乡那儿得知表姐在嘉兴的一家丝织厂工作。偌大一个嘉兴市，倒底哪条路能找到表姐呢？三个女孩在嘉兴找了三天，身心疲惫地在一家工厂的门卫旁停息了脚步，门卫老伯热情地招呼了她们。（另外两个女孩，一个24岁，一个23岁）小芹告诉老伯，她们已找了好多地方，身上的钱都化光了，还没有找着工作……



小芹像迷失的羔羊委屈地哽咽了起来。茫茫人海，涛涛无语。所幸所运的是，这惊涛骇浪的表层里，总有一些慈仁的浮标招领着某些失手失意者的泊岸。而小芹此时所遇的老伯，无疑便是这样一位无法挂失的慈仁的浮标。老伯挽留三个女孩吃了一顿饭，三个女孩欣喜不已，总算遇上好人了。老伯说，你们别急，我先带小芹去找厂长说说。厂长还真同意小芹留下来呢。可小芹一嘟小嘴对厂长说，我还有两个姐妹一起来的，求厂长也让她们留下来吧。厂长倒也是个菩萨心肠，见三个女孩可怜，当真都把她们留下来来了。

来之不易的工作，小芹分外珍惜。跟师傅学了半个月就能独立挡车了，第一个月开一台车；第二个月便开两台车了。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小芹想家的念头也便渐渐地淡了，而渐渐加深加浓的，便是打工妹由表及里的属性。小芹知道，人生的履历一旦注上打工妹的胎记，那么，自己所能填写的，唯有勤奋、刻苦和不卑不亢地做人了。这多少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每天食堂里所能选择的，仅仅是白菜、豆腐而已。有时，美味佳肴飘逸的阵阵诱惑，也仅是一种幻像叠现的奢侈所能慰藉的片刻意义上的满足……时间久了，原本丰富多彩的青春胃口被白菜、豆腐连篇累牍地强调得苍白无味，就常常上街卖大大小小的红红绿绿的辣椒吃。一辣生百味，白菜、豆腐也养人呢。那年春节回家，身体养得丰腴白嫩，还带给阿妈几百块钱，乐得阿妈逢人便说，我家小女儿养胖了（胖在当地农村，无疑是体面而光彩的）。

### 那一年，小芹 17 岁

曾是贵池镇镇长的大伯对小芹的阿爸说，“丫头都 17 岁



了,不能再放在外面飘了,飘远了,怕是收不回了。大伯毕竟是贵池镇上有头有面的人,一句话便将小芹安排进了镇上的毛巾厂工作。因厂子在镇上,小芹便住在阿爸那儿。可父女俩几乎每天吵嘴,小芹看不惯阿爸喝酒后那副凶神恶煞般的样子,阿爸也常常瞪着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瞅着小芹。在与阿爸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阿爸竟向小芹提出要缴生活费。毛巾厂工作,一月才90块工资,小芹本想多攒一点钱给阿妈的,可到年底才存了300元,被阿爸知道后,死活要这300元缴给他作为一年的生活费,而此时哥哥要学驾驶员,也要这300元。

300元钱终于留给了哥哥,可留给小芹心里的,却是绵延不绝的痛楚。一脉相承的兄妹,理性的原野却荒芜得不长一丝一毫的手足之情!小芹无奈地将酸酸涩涩的情感装进受霜的心袋,抖落岁月的蒙尘,双手攥着母亲的体温,无可挽留地沿着村口那条板结的河堤走了,走进自己的祷语里……

### 那一年,小芹 18 岁

漂泊不定的浮萍,无根而漂;

漂泊不定的浮萍,有根而漂。

浮萍,似乎命中注定只有劳役的洒脱而没有行役的蹇倦。那浮萍,不经意间漂到了绸乡——一个水乡泽国而又被丝绸喧哗了繁华里。

那浮萍便是小芹。

小芹小心翼翼地敛起出门时的悸动,带着青春配制给她的所有气息,叩向一个叫“商城”的店家,回答是不要服务员。小芹在绸乡的繁华里漂了两天,依然没有一处能种植她的青春。那天,小芹无望而望地走进街边的一家小酒店,问要不要

服务员？老板打亮眼光仔细瞧着小芹，忽有所悟地说，好吧，看着你可怜，就留在这儿做吧。可才做了三个月，老板因赌博而啣铛入狱，小芹只能再次走向马路。绸乡的马路多呐，仅是小弄便有七十二条半，可哪一条能为这无助的异乡他地的弱女子洞开一条生存之路呢？

小芹得知一个小姐妹的姐姐在绸乡开一爿店，便贸然去试试。女店主粉饰得异常生动，一双繁华的眼睛膘了小芹一眼，便不加思索地说：行，你明天就上班。

女店主膘准的，或许就是小芹的漂亮，漂亮是所有店主取之不竭的财富。

第二天小芹来上班，女店主便热情地问小芹会不会喝酒？小芹诚惶诚恐地连连摇手：不不，我从来滴酒不沾的。可不沾酒的小芹既然到了酒的世界，酒只能是小芹的一个重要内容了。而没了酒的内容，女店主的那一碟好意也只能是煮不烂的腥臊味了。那回一个老板来喝酒，非要小芹陪酒，女店主也在一旁美言相劝。从不沾酒的小芹，违心地灌了好多白酒。老板酒色佳肴，美餐一顿便扬长而去，女店主手里盛开的钞票映着分外娇艳迷人的景色，而此时的小芹却呕吐得肝胆撕裂，痛不欲生。酒醉自有酒醒时，小芹知道，这个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半个月后便不辞而别。

繁华的绸乡总有层出不穷的繁华景象从这个日趋丰腴的富态里茁壮成长着，为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们复活了一片极为温情的妥贴极为惬意的体会。大街的招贴栏里，不时有招工、招商、招学的海报招收着一双双沉浮不定的眼波，绸乡也便在这一波一波的眼眸里喜新厌旧推陈出新，从而攀沿着一条改革之路不断更生着、发育着。又一家名为“雅都”的大酒店向社会招工。小芹按图索骥去报了名。尽管考官以她“不会说



本地话”而略显愁眉，但依然没能挡住小芹玉树临风、沉鱼落雁一般的姿色。这样的姿色灌溉在哪儿，哪儿便疯长一片诱人的春色。

小芹雀跃着踮跣在雅都这棵葱郁繁茂的大树上，恬静、甜美的笑容，结满树冠的枝枝桠桠。

好花惹蝶来。

A 经理的春心一夜不眠十夜不醒地缱绻在小芹的身影里，芬芳簇拥的树枝上，日子大片大片地倒挂在树叶的掌心；B 经理钟情的目光掀起年龄泛黄的日历，试图洞穿恍如隔世的寓言，润物细无声地潜入小芹的间隙里，捕捞泥泞后的那份晴朗。

A 经理与 B 经理都在一棵树下等待果实烂漫。淅淅沥沥过着的日子沉重而珍贵，毕竟两人的心里都装着美好。

A 经理 B 经理因此而成为朋友；A 经理与 B 经理因此而成为情敌。

太阳和月亮依然东升西降。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以爱的籍口开始，情的目的结束。只是小芹背负的诺言与谎言已沉重得无法构筑原本所设计的那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面对太阳与月亮过度的品质，所有的虚饰和矫情都令小芹眼花缭乱，小芹实在分辨不出热情与真情的籍贯，只能摒弃一切情绪，举步维艰地走下树来，让泪水的感怀演绎浮云般的梦幻……

丝绸之乡素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之称。东方丝绸市场商贾云集，车水马龙，到处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一个叫王春的小姊妹介绍小芹去东方市场的一个门市部工作。老板看小芹长得蛮登样，便让她站柜台卖绸布。在东方市场，像这样的门市部有几百个，竞争的激烈程度，局外人怕是很难想象。但在这个满盈世俗的尘世间，最难想像怕也不难想像——一个漂

亮的女孩站在舞台一般的柜台前卖绸，背后一定有一个老板撑着，而这个老板必定与这个女孩“缠不清”。

起先，目光的钱币和钱币的目光，购买小芹的亮丽也购买丝绸的美丽，门市部一时门庭若市。渐渐地，这样的亮丽和美丽开始在另外一些门市部眼里定格成滞销的唾味，四起的流言跌跌撞撞成一种脑胀鼻塞的重感冒。亮丽的小芹和美丽的丝绸一样，开始无精打采，失却原本那份质地考究的手感。小芹漂不出那死海一般的雾帐，也不甘就此去为盐味浓重的流言所淹，唯一能做的，只有挣脱沙眼俗目的包扎，让今天握在今天手里，让自己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正当 18 岁的正午间或下着零星小雨，爱情的跫音已穿掠孤寂的寒夜，为小芹轻轻揩去昨日的嘈杂。小芹缓缓折叠好饱尝了丛生的艰辛，捋一捋三月散乱的青丝，诚惶诚恐地双手接过爱，不敢重看，不敢轻吻。展翼到他乡寻找臂膀，可臂膀的标签还没有注册，只能宕欠初恋的预热，作为爱情故事的唯一相许。

M 君是绸乡本土人，父母膝下唯一的“龙的传人”。M 君在东方市场有一份自己的场面，其父母也因这份场面而深感体面。

M 君深爱着小芹。

小芹深爱着 M 君。

花前月下，霓虹闪烁之中，情人之镰在收割最经典的情节。

M 君带着小芹来家里拜见父母。如此美貌而又礼貌的姑娘，直乐得 M 君的母亲连夸前世修来的好福气。

然而，这样的福气毕竟底气不足，毕竟包裹着一层薄薄的隐匿。当 M 君的母亲得知小芹是外来妹时，顿时如临大敌，表



情的指针霎时降到冰点。发号施令断然不准 N 君与小芹来往。两颗年轻的心既然已铆住了一段情份，想分又怎么能分开呢。花前不能叙情，月下再续一段缘吧。可感情路上有了隔离栏，爱情之车便无法正常行驶。M 君屈服于母亲的威风，便早早把爱情熄火了。M 君的母亲一不做二不休，依旧迁怒于小芹，隔三叉五守在小芹往来的路段破口大骂……女人是水做的，可水做的女人一旦汹涌起来，却会无情地将另一盆水泼翻！小芹实在无力抵挡这样的洪水的汹涌，也实在不忍这样的屈辱和伤害，带着莫名的撕裂和弱质的缘份，泅渡出海。

“讲什么我爱你，千千万万年，原来你是空嘴薄舌，达到目的作你去……你的良心到底在那里！”小芹悲切欲泪的歌声，在嘈嘈杂杂的心雨里随风飘洒……

### 那一年，小芹 19 岁

光阴荏苒。又一个春节的步韵已错落有致地款款而来。小芹打点寄存他乡的一个个日子，把一绺一绺不期而至的唏嘘，挽成一种脍炙人口的归家姿势，盈盈感动自己。可归家的锁孔已陌生了原本配合默契的钥匙，外来妹的代词已无法诠释归来妹的涵义。小芹把自己打扮成桃红柳绿的方式，出现在村口的张望里，村口的张望便有绘声绘色的解释：一个包裹一个人出去的，归来穿得花枝招展，鬼知道在外干什么营生的；小芹穿得暗然失色，村口的张望便有另一种惟妙惟肖的说法：不长稻子不长豆的命，在外能混个啥模样回来……

雨打芭蕉，音听两面。可哪一面是外来妹心灵栖息的家园呢？

一滴唾沫，淹死一棵树。

这世俗的村口已容不得归来妹种植自己的本质。

可日子依然在世俗的缝隙里彳亍而行，斑驳的往事像执着的旅人，昼夜不怠地对接一些年迈的故事。

正月初五，小芹的大伯为她在贵池镇上找了一个对象N君。N君人样儿不赖，在镇上的机电站工作，又是吃商品粮的。小芹在镇上找个婆家，将来父母也好有个照应，也免得村上人背地里指指点点。小芹思前想后，也便允了这桩婚事。N君的父母委实喜欢小芹，吃饭时，小芹饭碗里的菜总是堆成了小山……这样的礼遇，小芹似乎太久违了，流离的心境里总有一些归家的感觉……

宁馨的日子，总是过得舒坦而不觉时日。

小芹：总算有了一个可枕可依的臂湾；N君：放野的情爱可有了可栖可息的爱情。

久了，N君辅陈完好的表面，渐渐裸露本来的段落大意，成天沉缅于扑克抑或麻将的剧情里，或悲或喜、或沉或浮，全然没了先前对小芹的那份爱恋和对婚姻所表达的那些个优秀的词汇，这便使得小芹刚刚返青的爱意又一次遭遇了寒流。父亲嗜赌如命、母亲倍受欺凌的情景驱散不尽地浮现在小芹的眼前，小芹不寒而栗地拧紧了春寒料峭的爱情，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下的班车……

也许绸乡太女性化了，柔柔的水软软的绸，连绸乡人的目光也糯笃笃的。小芹把她该有不该有的想法统统关掉，唯一打开的，便是她心中的那盏温暖自己的孤灯：保质人生。

……小芹终于在绸乡的鹰翔大酒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绸乡，漂亮的女孩找一份工作并不难，难的是能否有一份漂亮的工作），那工作依然延续了小芹的模式——服务员，在绸乡，或许女孩的靓丽便是她的特长。但特长的发挥往往并不处决



于自己,而是启用人的合理使用。而使用与效果也并非均成正比,这就全仰仗自己的造化了。

应该说,这方面小芹的造化不错,工作不久,便穿上了领班的标致,原因自然通俗易懂:理解自己;理解顾客;理解经理。

就这样,日子在小芹白天的微笑夜晚的沉寂里不紧不慢地来临又离去。幸与不幸都无法揣度它的玄机。在鹰翔的姿势里,小芹独自抚摸凋谢和开放的青春,抚慰一段自己的心路……

## 后 记

心情，实际上是一种感情状态——喜怒哀乐组装了人的心情状态；阴晴圆缺配制了大自然的心情状态。

小草有小草的心情，大树有大树的心情；

鸟儿有鸟儿的心情，鱼儿有鱼儿的心情；

太阳有太阳的心情，月亮有月亮的心情；

……

世界万物长满了心情；心情包裹着世界万物。

心情是一个很大的承载物；心情是一个很小的飘浮物。

心情扛得起高山、大海乃至整个地球；心情容不下悲伤、委屈乃至一滴流言！

生活中，常常与心情莫名其妙地吵架，又莫名其妙地与心情握手言欢——其实还不都是为了心情！

没心情的生活便觉意乱便觉无聊便觉穷途未日。

有心情的生活便觉惬意便觉快乐便觉阳光灿烂。

——既然如此在意心情渴望心情怜爱心情又无时不刻在酝酿心情发表心情，便干脆把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取名为《心情》。不为别的，就想把近 10 年中走失的心情，招呼回自己熟



悉的家园。这似乎是在照应着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心湖》——《心湖》里的《心情》，该漾出什么样的涟漪呢？

十年磨一剑。现在我将以我的文字挽留住的《心情》结集并且以出版的方式呈现于你，是眷恋是回顾更是一种检阅。作为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该是一手拿针线一手拿剪刀为他人的文章缝缝补补，多一点心思放在作者身上，少一点心思留给自己，这是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其实我也一直在努力地配备一点这样的境界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持续久了，便也渐渐地淡薄了我原本烘焙得很热很熟的文学之心。可我毕竟嫁给文学 20 多年了，一天文学又何尝不是百日恩呢。于是我在为别人作嫁衣的间隙，也为自己缝纳些许的粗衣粗裤。尽管针线活不太精细，衣裤的款式也不太时尚，但终究是我挑灯伏案一针一线缝制的呐。当然，这样的衣裤是否适宜你的目光，我是诚惶诚恐的。但既然已经做好了，又何必压在箱子底下呢。

在我着手准备出这本《心情》的这些天里，我的心情无疑是压抑的，我的老母因为股骨坏死，去年动了手术后，让人揪心的疼痛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尽管我不能时时左右她的身边，不能为她分担丝毫的痛苦，但为儿的心里却每时每刻萦绕着母亲痛苦煎熬的呻吟……我的儿子这几天正是中考临考的冲刺阶段，为父为母的总希望他能考上省重点中学，希望他将来能有大的出息——我把我这一生欲能不能、欲知不知的事都指望我儿子了，他稚嫩的双肩能背负起父亲的重托吗？……揪心的愁心的事儿搁在上有老下有小、做儿为父的我的面前，我该如何苒弄出《心情》里的那片春色呢？

好在我的这份《心情》在即将付梓的时候，有我妻子默默

无闻的关爱；有苏州市文联副主席、我的文学老师吕锦华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有报社领导多年来的培养教育；有我的好友吴江市泰山经贸总公司总经理傅行宏、吴江市龙盛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盛友泉的鼎力相助……在此，我只能捧着我的这份薄薄的《心情》，来向他们作深深的叩谢了！

同时，我奢望我的这份《心情》，能为你的心情作一次缤纷的尝试。

不仅仅是后记。

2001年6月13日